

第 四 期

第 二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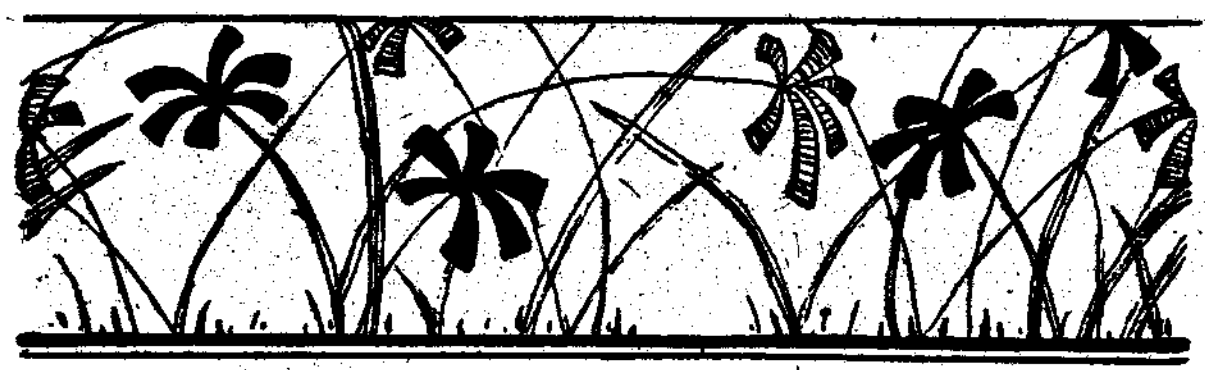
中日文化

汪兆銘

第 二 卷 第 四 期



R
678.231
454
3



中日文化月刊第二卷第四期目錄



通論

大麓與大陸……………何海鳴(一)

論真知與人師……………朱右白(五)

東亞政策與民族問題……………內田繁隆著 馬步武譯(八)

專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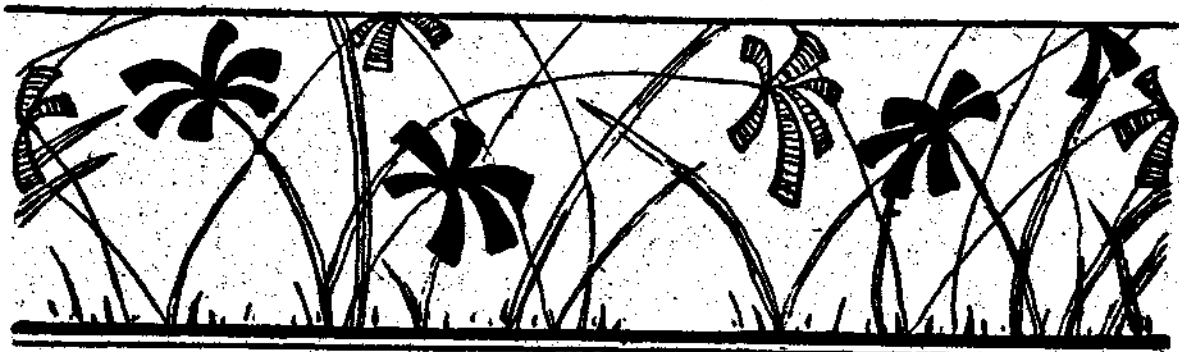
魏晉韻書構成考……………劉詩孫(三)

經學闡微……………賴伯(三)

先秦學術檢討……………諸君毅(三)

宋遺民鄭所南心史評價……………顧蔗園(三)

日本中古時代的漢文學(續)……………朱明(完)



中世南洋華僑發展史……………李長傳(四)

雜著

陶然亭小志……………張次溪(四)

守玄閣書畫題跋……………陳柱尊(五)

初印樓散記……………陳寥士(五)

中國書法及石刻雜記……………辛夷子(六)

新詩途徑的介紹……………諸瘦鷺(六)

文藝

祝頭山立雲先生米壽(有序並註)……………褚民誼(六七)

江行詩選……………江亢虎 蔡培
今關天彭 山口容軒(六八)

附錄

會務動態……………(六九)

編輯後言……………(七四)



大麓與大陸

何海鳴

由尙書舜典的大麓解說到大陸文化

寫這篇文章的動機，茲願聲敘，不敢掠美，實有藉于袁實秀氏尙書政鑑舜典一文的啓發。不過原文僅研討到大麓一辭的考證為止，而由大麓以推想大陸，兼論及于今之大陸文化，以成爲有關時事之作。

原文所研討的是：古文尙書，別舜典於堯典，今文尙書併堯舜二典爲一，在舜典中并無「曰若稽古」下二十八字，或以此即證古文尙書爲僞？但袁氏之意，堯舜二典同爲中國數千年來政治的楷範。治古文尙書的，以堯典卷長，分而爲二，加入此舜典二十八字，亦無傷於古書大義。抑或尙書經秦火之厄，伏生所傳，或有所忘，亦未可知？蕭齊姚方興以此二十八字加於「慎微五典」之上，子王子謂玄德二字，經無此語，乃疑是莊老之冒，晉宋六朝所尙，而欲斷爲宋齊間僞作。但金氏履祥所考證，二十八字請辭中，重華見於楚辭，玄德見于淮

南子，則此等語文，虞書當已有之，非至宋齊間方爲附會。我讀過此文，也是以金氏之語爲然的，而所注意之點，乃在二十八字中最末的「乃命以位」四字。

這誠如原文所說，堯舜爲天子，而舜究能適任與否，尙不可知？故堯亦須對舜先加一番考試，歷試以位，以期試以職司，此所謂「乃命以位」，即是歷試以位的考試方法。故「乃命以位」四字，在茲篇中實甚居重要，以見堯舜與試用舜的手續，並以貫注到篇末「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的受終大典，方足以完成此禪讓的禮節。蓋「乃命以位」，乃禪讓大典之始，而「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乃禪讓大典禮告成之終，其關係重大若此，便可證此二十八字非全僞了。

再說到堯所試舜與所命舜的各位各事，曰：「慎微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敘，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納於大麓，烈風雷雨

大 麓 與 大 陸

爾弗迷。一側也是分類繁多，可見舜之多能，與其任事之無所不治，誠不負於堯之一薦與歷試了。然而舜真是那樣的萬能，能一一親任天下許多的事嗎？是也不過如堯之能明俊德之人，也能引用些賢能之才出來幫助他，分工合作，分掌職司，由舜居上以總其大成而已。故舜之慎微五典，僅是舉八元以敷五教，納于百揆，是舉八愷以治百官，賓于四門，是以四岳爲輔，納于大麓，是以有益爲山澤之官，順上下鳥獸草木，皆無非是用人得當，則百政悉舉，原不是要責舜一人躬親兼任這許多煩瑣之事的。至於上述那些命試的項目，如一一解晰其作用，朱子語類問釋得最好，微五典是掌教以敷五教，納于百揆是使之宅百揆以治百官，賓于四門是使爲行人之官，如今之外交官然，而納于大麓，則恐是山虞之官，或山澤之官？但由於道山澤山虞，大麓一辭，便發生少許疑問。或以爲道山澤山虞之官，其職甚卑，堯既歷試舜以五教百揆，所任均已甚重大，又何須設後再添贅以此項瑣事？於是孔安國乃釋大麓爲大錄，以示大錄萬幾之政，仍屬非常冠冕。而林氏之奇駁之曰：「孔氏云，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幾之政，此說不然，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則當時官無尊於百揆者，大錄萬幾之政，非百揆而何？既納于揆，又納于大錄，必無此理。」是錄與揆誠重複，孔說實非，林說當是可知。其所以還多少留有疑竇的，仍只在一般人腦筋中，山虞山澤之官太小，却不知多從大麓一字面再一着想，而忽視了大麓辭義的重大了。

我於此另有新的創見，以爲大麓直可釋爲今之大陸一名詞，再由此大陸以聯想到今之所謂大陸文化，運指大麓卽治理大陸文化之官，則其地位與責任均甚重大，亦足與五教及內政外交並列了。但大麓何以能釋作大陸？則其理由亦甚簡單，麓字實可以釋同陸，於字書要可證。

愚按：麓字義，山足曰麓，故魯之于詩，有「瞻彼阜麓」之句。麓在山足，當不在山上可知，由山足而下，蔓延至于原野，以迄平原，自又不盡屬於山林，而可謂全關夫大陸。詩以「阜麓」聯繫爲一名詞，其所指之阜，原與水爲對稱，自亦屬於陸，因水陸亦同是對稱之故。俗語，以陸行爲「起旱」，又分稱水旱碼頭，初不意此旱字實甚古，與陸字同用，却并不俗。其所以名陸曰旱，當由于古代之治洪水，水患既除，何流有序，凡昔屬水淹之地，均因水退而乾旱，尙爲大陸，以便耕種，故以其旱爲可紀念，乃有此旱陸與旱麓之稱。

又麓字從林，復從鹿。林，自是山林，不限於在山足，而山上亦自有叢林。但下從鹿，合林與鹿爲一麓字，便成山麓下之一片原野，可以供樂鹿之馳騁，而帶有平坦寬廣的大陸性了。又考夫鹿，獸名，棲息森林，性質溫順，雖似非大陸馳騁之獸，但以其性馴，久已爲人所馴服與養，遂以代表衆獸與家畜，以及有益于人的馴獸，其意義固不盡限于吉祥。觀夫古先王均築有鹿臺，鹿園，鹿圃，以備作公圃，與民同樂，是鹿已並非全在山嶺深林之內，實已可久供旱陸上的馳騁，如王母以之爲使，老子以之爲乘，嚼柳銜花，隨車入畫，誠爲平原中常見的動物了。故麓之下從鹿，正充分表現其爲原野馳騁的狀況，而與陸同義。

又考之陸字，爾雅：「高平曰陸」，卽指平曠之原。又因陸：「作車以行陸」，更卽是以旱道爲陸，與詩之「旱麓」一辭，可互相引證。故尙書舜典的大麓，絕非大錄，而卽是旱麓的大陸。我今有此發見，以大陸釋大麓，則其名之于位者，當亦是治理大陸之官，非不重要可知。

後儒之所以誤會大麓爲不重要之官，以其可作山澤山虞之官解，遂疑此官甚小。但山虞山澤之官，豈真是甚小嗎？考之尙書：「汝作

朕虞」，即是掌山澤之官一解之所自來。可是這虞字在地名上，原是復重要的，舜受堯禪為天子，即稱有虞氏，以虞地為舜先代受封之國名，而其地又即今山西平陸縣的虞城，虞地原有平陸之稱，可見山虞并不僅指夫山林，實亦可兼代表平陸，故同時又即是大麓之官，與治理大陸之意義極近，即拾山虞而專言山澤，似夫澤字全屬水性，釋為水所屬。但尚書又有云：「九澤既陂」，是以陂為澤之鄰，與障通。釋之謂蓄水日陂，有禮記，「毋灑陂池」一語為證，要即治水疏水之道。等到洪水治好了以後，九澤疏暢流通得宜，蔚為安定的陸地曰九州，仍為大陸之所自始。且陂陀更為地勢高下不平之象，以九州大陸，究係由治水而蔚成，按照原來水流狀況，自仍多傾邪之形勢，故易有云：「無平不陂」，言平坦大陸，由于舊日水流氾濫的關係，仍無一不成陂陀的原狀。則九澤之陂，究又即是後來九州大陸上無平不陂之陂，澤也而亦有大陸之性了。

因是斷定，無論為山虞或山澤之官，均不全在職掌上純屬夫水或山，而仍是注重在大麓之陸。以言大陸，即僅從字面看，已較狹義的山虞山澤為重要得多了。至于堯之試舜，與舜之治國，其所以重視此大麓之政的，殆又無非完全在治理大陸上的洪水。舜之受試，凡事皆非重在躬親，只在用人得當，故山澤之官，所用的是益，而治水則會先試用了鯀。然鯀不知治水之道，不善于疏水，而只知障水，故禮有云：「鯀鄴洪水而殛死」，致為舜以三考乃退而繩之以法，已可見舜之重視此。及鯀之子禹，繼父職而亦為舜所用，有鑒于鯀之失，改鄴水為疏水，九年而水治，九澤以通，九州以平，洪水不再為人患，大陸的治安，與大陸的文化，得以確立，故禹亦最有功，終于受舜之禪，亦為有夏氏一朝的天子。禹死後，原一度欲讓位於益的，益即是虞舜所命的山澤之官，可見曾與禹之治水，續密合作，同樣有功，故亦

得有受禪的機遇，而可見即是純粹的山澤之官，也並非絕不重要了。

此種重要性之所在，即全在夫大陸。堯舜時期，洪水為患，人民生活不能安定，縱是古先王已多發明稼穡畜牧之道，可以使民耕種生產，增進洪荒時代的人類的文化生活，但洪水不除，大陸不能確保穩定，致使耕稼末由，足為一切進化之梗，故堯于試舜時，即首重此大麓之故，欲舜收其治理大陸安定民生之功，而舜不吝厥命，先後用益，用鯀，用禹，分別整飭山澤，疏治洪水，卒成有虞氏九州大同的一代的盛治。故舜與中大麓之官，尤為中國古先王政治注重大陸政地之所自始，旁及于中國自古的大陸文化，與大地域經濟制度，民族民生主義等，要莫不均由是發軔。舜雖將此種大政，委用得人，而自身亦時復多加注意，故每每躬自出巡，作各地名山大澤及大陸諸區的實地考察，以致客死在外，有舜野死之謠，亦不置惜。禹治水有功，因而得國，其在中國歷史上，首創經濟制度與民生主義，以肇創中華民族的東方大陸文化，功勳自不可沒。故從此亦未免稍傾重于功利主義，致使禪讓共和的古政治，從而中斷，另開創其家天下的朝代的遺制，這也是由功利主義而引起的家天下的權利的自私。單是做一部分的山澤之官的益，縱也與治理大陸同樣可稱，便終不能奪禹之功以繼禹位，而天下人民均趨向禹之子啓，不投向益了。但天下從此有「有德者則居之」之言，雖遠近功利，而仍須修德，遂又另開征伐篡奪之風，以見古大陸文化究亦尚德，其於大陸文化的演進，乃更有其進化者在。後來中國的儒家孔孟，祖述堯舜，以古先王之遺為王道，雖鄙視功利，而仍是注重愛民的民生之道，以堯舜的王道為中邦一切大陸文化的始基。孔子曾屬稱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又言「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當還是注重民生主義中大陸文化的安定與向上。孟子在戰國時，不言利而言義，以矯末俗，但所重者，

只在民爲貴，以見民生更居重要。故屢對梁惠王建議，以不違農時，求穀之不可勝食，以數罟不入洿池，求魚鼈不可勝食，以斧斤以時入山林，求材木之不可勝用，使民養生喪死無憾，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便可以強國圖治。是又可見數罟洿池，斧斤山林，那些職業山虞的政績，又何嘗不重要？舜典中的大麓之政，只須引證到大陸的文化生活上面來，自然就重要萬分了。

在舜典中，納于大麓句下，更尙有「烈風雷雨弗迷」一語，是更可見大麓之政，尙不僅在治洪水以平大陸，使風濤不復再爲患，甚至可謂山澤之官，以順上下鳥獸草木，可見一切實業振興，農林漁鹽，無不開發適用，天時地利，風雨調節，亦無不祥和有序，直因此以揭發天地的祕藏，而利用厚生，并增進一切科學文化的進步，以致如今世之利用水電，聲光化學，也全在雷雨弗迷一句中包括到，成爲科學的無限發明的進境了。故今日把這句「納于大麓」，創解作「納于大陸」，引申到中國古文化古王道之早已注重及大陸文化的施政，其意義便更爲重大得多。

由斯以論，大麓卽是大陸，舜典所謂納於大麓的諸官守，應包括到山澤山虞之官，以及治水之官，而合并成爲一種治理大陸的政治。且由此政治體制的確立，治山治水，咸得其宜，形成九州大陸的安定，乃愈以完成中華古代的最高尙最優秀的民族文化生活，而傳留發揚爲中華民族的大陸文化，直又可稱爲亞細亞洲的東方大陸的古文化。其中雖有治水一端，似若古大陸之政，所重者祇在水，但所治者雖水，而受其功得其益者仍在夫陸。本來，水流的發源，無不在山嶺，山嶺固仍是陸地中所有的；而水流所經過處，亦仍純屬夫陸岸，藉治水的成功，與河流之就範就序，形成九州大陸永久的安定，與大陸

野田的豐沃，古民生經濟，遂於以開始確保與向上。以得發揚大陸的文化，自仍是概稱之爲大陸之政，最爲適宜。且由此可徵，中國自古在唐虞之世，號稱爲堯舜王道的古文明政治，爲後世儒家之所稱頌，及中國歷來政治之所奉爲圭臬的，卽已首先注重到有關民生經濟的大陸的政治，與流傳爲東方古大陸的高尙文化，則今日我東亞人士所盛稱的東亞古文化，也當以此種堯舜時代的古大陸文化爲其代表了。

故今中日溝通文化，使蔚成爲東亞的近代新文化，如不欲忘其本，則自當共同以此種漢文化，儒家文化，與堯舜的古大陸文化，同一爲最大的基本。而大東亞戰爭順利進行之中，中日共同協力，謀樹立東亞的文化，期以東亞文化普徧發展于大東亞共榮圈內各地區各民族之中，是其所推行的文化，也當仍是這種東方古文化，與夫中國堯舜時期所孕育而來的古大陸文化了。

論者或又謂：近代于大陸文化的對稱上，另有其海洋文化，亦甚居重要的地位，曷可完全以中國的古大陸文化，代表了東亞文化，而忘記了海洋？我卻以爲，世界一切最高最古的文化的產生地，殆莫不全在大陸，而充分具有大陸性的。縱因流衍而進化了海洋，終仍是以前大陸文化爲基本，并純以大陸爲其出發點的。固然，自近世紀科學昌明，發明了蒸汽機關，海洋航運大通，乃有海洋文化的新生，但海洋上航運之發達與便利，其功用不過在縮短世界各地區所距離的旅程，使各地大陸文化中所有的物質與學識，愈可以短長相輔，有無相通，得到交通運輸上的便利，而促成世界的大同。是則此種海洋文化，固還是大陸文化的附庸，甚至可專謂是輸送各地大陸文化，以匯萃爲世界新文化，其基本自仍在大陸文化，原無所謂海洋文化新建構的獨立，卽以今日大東亞戰爭之確立東亞文化言，其所傳布，亦純是重在大陸性的文化，故所謂日本對大陸的發展，與夫大東亞大地球經濟

文化的擴張，皆是東方大陸性的，而絕非只限于狹義的海洋性的，不過以東方大陸為出發點，包括到一切大東亞共榮圈中的海陸各地區罷了。將來如此種東亞新文化得以確立，除却以漢字文化中的堯舜時期的舊大陸文化為其基本，殆別無其他文化與什麼海洋文化的存在。如僅指狹隘的海洋文化，則以今日馬來半島檳榔嶼一帶的馬來民族，與印度錫蘭島旁的印度民族，固有專從事于海洋捕魚生活，世代相傳，永遠以海為家的，而其人却并無文化可言，一般生活，均甚簡單貧陋，可見世上原無狹隘的海洋文化，其被稱頌為海洋文化的，無非仍在其所包藏的大陸性文化的胚胎。此猶如唐虞治水，概納于大麓大陸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之中，其代表的稱謂，也仍是大陸與大麓的一名詞，故我今日解釋了古大麓意義之與大陸相同，要可謂為一種最有意義的創獲，遍沾沾自喜，而不憚煩瑣作如許引申的語文，以期研考中國古政治與東方古文化的博學之士，賜以教正！

〔附注〕許氏說文，麓，守山林吏也。段注，左傳，山林之木，

論真知與人師

朱右白

宇宙奚自生？曰：「生於人類對宇宙認識之心」。今夫芸芸萬類，唯潛動植之衆，棲生食息於宇宙間者，誠非數字所能殫載；然奚必恃人類而後對宇宙有唯一之認識乎？則以人類有最靈異之心知故。然以宇宙之大，人生之微且暫，其能盡其知於宇內者，能有幾何？莊生所謂：「其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矣！」其說誠然。然謂人類即以此自限，不盡其性分所克知所應知者而知之，是謂自暴自棄。故孟子謂：「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

衡鹿守之，杜預曰，衡鹿官名。天子曰林衡，諸侯曰衡鹿。晉語，史黯曰，主將適樓而鹿不聞，韋注，麓，主君苑囿者。是即為山林之官所自始，而主苑囿一辭，因鹿苑所在，便也不盡在山林了。說文又云，從林，鹿聲，故在林部而不隸鹿部，不過假鹿字之聲，而兼會意，故段注，山林之吏，如鹿之在山，因而有衡鹿之官名，是衡鹿仍即是衡麓與衡麓可想。說文又云，林屬於山為麓，春秋傳曰，沙麓崩。段注，周禮王制，皆云林麓，鄭云，山、木生平地曰林，生山足曰麓，詩大雅旱麓，毛曰，山足，虞翻曰，山足稱麓，鹿林也。是林麓直包括平地與山足，并從苑囿以推想到愚說鹿之馳騁，要皆無不可通。本來，一般字書，雖不明引說文，而皆本於說文，極言之，又莫非是宗經而已。本文初未以說文為證，有友見之，以為未備，我固也略曉得一點小學的，乃亟假得段氏說文解字注，再一校證，并補識數言於後。

，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謂受着命祿適遇的限制，見趙岐孟子註。）有性焉，（言性分中所有）君子不謂命也。（不藉於命而不盡性）。此儒道二家精神之離異點，亦即吾人所以發憤自強之故。

夫知亦多術矣；有大人之知，有小人之知，有迂儒曲學之知，有強不知以為知之知，有半明半昧之知，有支離破碎之知。若是者，孰可謂之知乎哉？故知而不真，聖人不言，季路問死，問事鬼神之例是

也；真而不知，聖人強學焉以知，故曰：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能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能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又曰：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皆所以致夫知也；皆所以致夫真也。

然知與行，畢竟可離而不可離也，故真知之下有力行，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於真也何有焉？

當今世界之亂源，一言以蔽之，曰：「學術敗之也。」此亦一是也，彼亦一是也；此真不非彼而自是，彼亦莫不非此而是彼。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有心物之爭辯，以是其所喻，而非其所不喻。一切爭端，胥由是起，小則玩物喪志，大則貽害民族國家，為禍亦可怖矣。

今試有問我者曰：「天下何時定？」曰：「定於一。」「天下何時治？」曰：「治於一。」夫有一必有二；二者亂之始。撥亂世，反之正，則莫若以一；一者何？曰：「真理而已矣。」知其真，守其一，而天下平矣。

夫以百家學說之龐雜，中外思潮之起伏，絕拘牽之見，廢空疏之論，補偏救弊，截短取長，宏其指歸，一其思想，共趨於利民淑世之途，則有非絕大動力，莫易奏效，而此動力又必藉助於羣思羣力，向既定之方針進行，譬之，萬派競流，歸宗於巨海；諸星朝映，統攝於太空也。

然所貴乎「真知」之士者，有兩種：一曰經師，二曰人師。

經師者，扶輿指微，履歷獨闢，識往聖之用心，傳千秋之絕續，或續一史，或研一經，緣是以名其家，是為經師。

人師者，開導風氣，指點迷徑，救時代之利病，為學術之匡正，謹論宏議，悉中肯綮，緣是以宏其業，是為人師。

其在先秦，孔子，經師，亦人師也；卜商，經師也；孟軻，人師也。

其在炎漢，伏生賈鄴，經師也，董仲舒，人師也。其在清初，顧炎武，經師也，黃梨洲，人師也。其在近代，餘杭（章太炎），海甯（王靜安），經師也，梁任公，人師也；而康南海則以經師而兼為人師者也。

斯經師、人師之分也。

然經師要，人師尤要；人師開一代之風氣，經師垂萬古之經綸，不有經師，孰先傳焉，不有人師，孰後繼（按：繼作勸解）焉？吾人生今日之世，立言垂教，不為經師，即勸為人師乎？

抑吾聞之：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斯則固矣。大抵為人師者，必具有下列數種條件：

（一）必深知一國之國民性

（二）必深知一國立國之大本

（三）必深知一國國民過去活動之蹟與其因果關係

（四）必深知現下所處之環境與應付之方針

此四者，真理之所在也，四者具，而後得為人師焉，不然，則所謂賊夫人之子者也。

何以必深知一國之國民性

一國有一國之國風，凡立國於天地之間者，必有其獨特之風格？

此風格見之於一國之國民性。前者如封建時代之十五國風，近者如現代之世界各國。英不同於德，德不同於法，法不同於俄，俄不同於美，美不同於日。英人工保守，重經驗，不輕委隨於人，而輒苛求得其所失敗與成功之原理；德人富開創，擅氣魄，重計劃於事先，且一經熟計，輒以不屈不撓之精神，求副其原來之計劃；法人樂自由，尚工藝之宣傳，於文獻有活潑之天才；俄人富沈毅性，遇事有擔當能力，亦尚主義之宣傳；美人尚實驗，有獨立自尊之心理；日人工摩倣，舍短取長，視己若後，尤富愛國觀念，故不數十年間，一躍而與諸先進國家並數而齊驅。（此節略參考梁任師說國風）

此諸國國風之異也。

夫不知一國之國民性，而貿然與談建設，是猶之乘而南其轅，往楚而北其轍也，可乎哉？不可也。然試問吾國之國民性，固若何乎？曰：若是乎固泱泱大國風也哉？然彙也，世風淳，今也，世風偷，異也，世風質，今也，世風薄，彘也，隆禮而親師，今也，寡廉而鮮義；彘也，嘉善而容衆，今也，妒賢而妨能；彘也，因私以爲公，今也，損人以利己；彘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今也，不顧父母之養，骨肉之痛，而呻吟無咎者，相望也，豈本性之使然哉？世風之趨日下也。

孺之揉之，癡之填之，匡之扶之，是在人師。

此其一。

何以必深知一國立國之大本？

曰：土地，人民，政事，三者國之所與立也，亦凡立國於天地者之所有事也；所不同者，一國之先民，所負文化上之責任，與所貽於後代之遺傳也。我國先民之所成就者至大，有史以來，即以仁讓爲立國之本，有公天下之心，而決無以天下爲個人利益之企圖，堯禪舜

，爲例昭然，易著曠曠，禹卑宮室，若之頃道自持，孔之禮讓爲國，墨之非攻尚賢，皆純粹東方思想之色彩。近世實利主義之科學家，雖或非而笑之，然彼西方之文化，努力於開發宇宙，以求充分物質上之享受；詎知物力有限，人欲無窮，遂導以循環復之液機。此次與前次之世界大戰，皆西方文化，過分膨漲，人類縱欲無厭，所貽世界之禍種。今欲爲救東亞，救世界人類，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以衡情節欲爲準，而求人性與自然之諧適，提倡先民禮讓爲國之精神，庶有焉乎？

次則須講明人與人相處之道。「人倫」一字，先民所恆言，今人所諱言，然人類能一刻相處而不至犯分非理，其道即不外於人倫者矣。孔子對魯哀公之言曰：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又曰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此人與人相處之理，爲成立社會與穩定社會之基本原則，亦即吾國先民所盡瘁努力之點，今欲闡而揚之，以利羣衆，其責亦在於人師而已。

此其二。

何以必深知一國民過去活動之蹟與其因果關係？

古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吾人佔世界之空間，既渺乎其微，生命又極倏短，然以全人類不斷之社會生命觀之，亦可謂有世界一天，即有人類。所以不檢討過去，即不足以應付未來；吾人所以研究歷史，明於過去消長存亡之數，又何嘗非爲今日處事之鑰鑰也？緣過去種種史實。雖已悉成陳蹟，然所以興、所以亡、所以盛、所以衰之原理，初無今昔之殊。論語：

東亞政策與民族問題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禮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漢興，高祖詔陸賈書秦所以失，漢所以得之故，成新語一書。意在是乎？意在是乎？

夫易代之際，其始興之代，恆規隨於前代之禮樂政制，以爲之因而革焉；或有懲於前代之失，而爲之改弦更張者，如秦之於封建，宋之於藩鎮是也；亦有利其可行，沿而不革者，唐、宋、元、明、清之於科舉是也。

夫惟其因果相關之切，故言一國之政治、學術，必深明於其過去文化之蹟，方能對症下藥，不爲空言以衍世。

斯又人師者所當知也。此其三。

何以必深知現下所處之環境與應付之方針？

國與國之相處，亦猶人與人之相處也，其間必有道。故假定爲一人之宇宙，則無道德問題之發生，行也可，坐也可，起也可，臥也可，食息而嘯歌也可，亦可；惟其必須與衆相處，則應隨處有一「當」字，「是」字，而後可行坐起臥，食息嘯歌焉。假定爲一國之宇宙，則必無所瞻顧，儘可挾鎖關時代之心理，夜郎自大，繼繼承承，於億萬年。惟其不然，而有若干民族，若干勢力，若干國家，相與馳驟併

吞於一世之下，則不得不具深遠眼光，爲之應付一切。

且夫今日之時代，非尋常也，交往日繁，生齒日衆，競爭日烈，主義日相摩盪，堅甲利兵日益新異，處處足以危人之國，而陷人之家；寒人之心，而墮人之膽。長城巨堡，匪語其固；沙漠墨洋，匪語其遙。舉世界息息相關之程度，鑿鑿乘羣兒於一壺，一咻而兼呼，一顛而齊擾，雖有傳之者，莫之能止也。

夫以如是危險、複雜、而錯綜之國際局面，苟有人焉，導國家民族於坦途，則必盱衡世界局勢，作通盤之籌算，較其利害得失於百年一日之間，而毋輕騁，毋易舉，毋沾沾於微權弱利，毋不忍一朝之忿，葬送其祖國及其國民；毋苟安旦夕之榮，貽悲其子孫至於萬世。若是者，放言高論，警醒一世；當大衆未覺而覺之，當大衆未發而發之，是又在人師焉。

此其四。

嗚呼！學術之敝也久矣，人心之陷溺也，亦久矣。經師持微言，大義於千秋絕續之際，固時代之所需；然釋其指要，喻之大衆，俾發聵振聵，豈其就召，則有非人師而不可者。

總之，人師者，以所知唯一之真理，爲國民之前導，所負文化上之責任，甚繁且重，非若小儒之以一知半解，姝姝而自悅也。

三十一年二月六日右白書於中央大學研究室

內田繁隆著
馬步武譯

東亞政策與民族問題

(一)

我東亞政策的基本方針既已確立，且亦正在腳踏實地的前進着，

所以日本與東亞各民族間的關係，遂爲不可逃避的課題。

其中中心課題，乃爲建設東亞廣域的生活圈，而創造其圈內的共同

生活關係，包羅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其他的各方面生活，以推進東亞政策。

以世界的觀點上察之，現代大地域主義的發展，乃是世界史上的必然結果，而且是歷史上發展過程中必然的趨勢，試想，人間的生活圈多是由小社會走向大社會，單純的生活走向複雜的生活，低文化走向高文化乃是絕對必然的進展，以及由原始的社會到現在的民族社會，幾個發展的過程具體表現出，近代民族社會中的團體生活，乃是由原始時代的家族生活進化而來，此為世界史上一貫傾向的發展。

雖然近代尚有無數的民族社會在到處形成，而揭起自由競爭的旗幟，在新世界未墾地方縱橫的拓展其領土，但在近世三四百年間，國際場中諸民族競爭的結果，諸強大民族，以其強大的國家，無限制無規律的擴大其生活圈，在極不自然地域的基礎上形成很大的國家，如英帝國，北美合衆國，法蘭西、蘇聯等都是顯著的例子。

在相反的方面，一個後進民族或弱小民族若不急迫的發展到強大民族，則到底不能保持其自然地域的地盤，而維持其獨立生活尤其是不可可能的，因此「強國」與「弱國」間的區別愈加顯明。

此等事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終了時，已明白的呈獻出，即是英、美法等戰勝國，盡量的沒收戰敗國的領土與殖民地。而誇示其強大，只有德意志與其他戰敗國多所喪失，而中立國等與日本，意大利，巴爾幹諸國，北歐諸國，西南亞諸國，南美諸國，僅能維護着其本身的獨立生存。

(11)

同時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所成立的國際聯盟，即是「國際協力」的表現，世界經濟會議，軍縮會議以及其他經濟的，文化

東亞政策與民族問題

的委員會等的開辦，亦即是担任戰後經營世界的任務，此種凡爾賽制與國際聯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用以爲建設世界新秩序的種苗，但是有某批評家謂：「此第一次大戰後，以國際聯盟爲中心的世界新秩序，不過是新瓶子盛老酒，舊人穿新衣服罷了」。果然不錯，聯盟成立了十數年的歲月，其弱點盡行曝露，而國際協調主義遂破，新的國家主義漸告抬頭，其最先實行的，去英法聯盟外，尚有與英法保持密切關係的美國等強大國家，最初此等強大國家形成封鎖制，以高率關稅爲障壁，用以干涉限制輸入，更統制全面的貿易，以排除外國商品，此即所謂強化通貨封鎖的國家主義運動。

其具體的形態，如一九三一年法蘭西所制定的保護貿易制，合衆國於共和黨政權下所實現的高率關稅政策，以及一九三二年英帝國的鄂大瓦會議，這都是國家主義以封鎖制爲中心的典型結構。

此等既成的強大國家之封鎖政策運動，無異乎是放棄了彼等自第一次大戰以來，所主張的自由貿易主義與國際協力主義，而採行新封鎖的國家主義，即是脫離世界經濟而排他的經濟政策，也就是在既成的廣域政治圈內，以自給自足的經濟政策爲出發點，換言之，即是既成的大地域國家，據其城塞的特權，而採取排他自給政策的意旨。

其結果，因久已活潑的世界貿易，養成許多依賴性的國民經濟，其一方面需要他國天然資源的供給，而他一方面又須借外國的商業市場以推銷製造品，但今因國際經濟的激變，統制經濟盛行，因此各既成的依賴性之國民經濟既不能獲得資源，又得不到推銷市場，遂大受打擊，而全體經濟與國民生活漸告窮迫。

所以「打破現狀運動」「樹立世界新秩序運動」等在諸民族間激烈的展開，其具體的行動，爲廣域生活的確立運動，而此運動的指導者，分担在日本、德意志、意大利等軸樞國家所屬的諸民族，其結果

東亞政策與民族問題

，遂使世界上展開有史以來所未有的戰爭。

而此現實運動在世界史的意義，可以說是由羣小的民族競爭時代，進展到與隣接諸民族結成民族協同的時代，也就是既成的大地域國家，對小地域國家指導其共同協力，而構成大地域的共同生活圈，以及形成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共同關係，所謂新大地域協同體，不外乎爲樹立妥善生活新秩序的運動，若能形成大地域協同體的廣域生活圈，實在是現代世界新秩序建設的基礎，假若不能克服現代世界上的矛盾，則新的人類生活之發展，新文化的創造，豈可期待呢？

(三)

今日之所謂大地域協同生活圈的形成，不僅是單純的理想，而却是現實的問題，且已由生長過程中嚴肅的走向事實，英、法、俄既成的生活圈爲特殊的生活圈只當別論，而日本民族所指導的大東亞生活圈，正在形成的過程中，以德意樞軸爲中心的歐洲生活圈，以及合衆國所指導的美洲生活圈等，都是顯著的例子。

其中東亞的共同生活圈，以至亞細亞的廣域生活圈，已發揮了我東亞民族最高度的特性與能力，以排除所有的障礙，而此等生活的實現，爲吾人極所期待的課題，至於我們的東亞政策，自有其世界史上的意義，而世界新秩序建設的基礎，猶賴我東亞諸民族共同政策的推進以定之。

實現如此重大意義事業的途中，當然決不是坦途無阻的，就如實際上許多的障礙，都是爲我們所感覺痛切的，而且東亞諸民族國家間的內部，也有許多困難的問題陳列着，其中我們所最關心的，乃是民族問題。

「民族」二字的觀念，人人的解釋不同，當然即至今日其各人間

的見解也不能一致。但是構成民族的基本要素，大約不外人種之共通性與地域隣接爲基礎，而形成其地方上的經濟、文化與政治的共同生活圈，即可謂之民族，具體言之，所謂民族須有數千數百年歷史的傳統，而此歷史的傳統，是形成民族生活與民族意識極重要的因子。尤以經濟與文化爲民族所獨有的特性，有民族經濟、民族文化，始可能形成一生活圈，且更爲構成獨立統一國家強有力的要求。

同時民族的形狀決不一樣，有大民族，小民族，舊民族，新興民族，單一人種，文化的民族，複合民族，因此民族與國家的關係至爲密切，其區別的界限是不易看出的。

因爲近世歷史的暢通，民族國家的建設，世界潮流的進展，以及近世初明各種激烈的運動，所以到了十九世紀的後半期以後，已沒有那種特殊民族的現象，而到現在各列強，只要够上稱爲大國家的，沒有一個是僅包括單一民族的，就如典型的大英帝國，法蘭西都是包括許多異族的殖民地，而爲極其複合的國家，又如蘇聯也是擁有極其複雜民族的國家。

於近世民族意識極其強烈之時，因此民族一切生活的調劑有考慮的必要，但是於重視民族問題之餘，對於民族二字概念的不正，關於這點，即是久已重視民族主義，主張一個國家只與一個民族納粹的德國，也認爲民族的概念，決不是超越的理想，此一層的認識，即是這次歐洲大戰勃發以來，德國學界顯著的新趨向，例如休馬支轉魯謂：「民族的理想，也決不是超越世界的統一。」即是謂所謂民族者，決不是超越世界而絕對存在的。

而我們的見解，所謂民族乃是歷史的產物，即是由數千年數百年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所產生，因此多少總須有點歷史性，所以因爲歷史性的緣故，不得不認清其歷史的界限，尤其是至最近，所謂將小民族

，乃至政治、經濟、以及國防都不能自主的現狀，但各民族若能統一結合，有廣大的地域，衆多的人口，廣博的經濟圈，並有高尚的文化圈，則此民族的自存自衛一定是不成問題的。

我們，尤其是東亞的各民族，不能依賴於英美諸列強，主張民族獨立，所謂獨立東亞共榮圈，乃是我們歷史的使命——這是我們各民族間的自覺，所以高度的大地域生活圈的形成。各民族應自動積極的予以協力。

(四)

其次我們民族生活指導的原理。並非是一言即可道及，從來指導民族的理論，如第一次大戰當時，威爾遜總統等所提倡的民族自決主義，此民族自決主義的容許各民族的自由獨立，本為近世初期民族主義的理想，所以這樣理想的主義在國際競爭場中，是很值得注意的。

但是仔細考慮起來。其中有兩種根本的錯誤蘊藏着，其一就是因為自由主義的原理，應以各民族的自立為前提，但是各民族的自立，很容易因自立而引起對立，所以隨着民族主義無限制的發展，遂引起國際間的排斥，因此各民族間釀起敵對的關係。

其次所謂民族自決主義，乃是由民族本身的自然生長而成，換言之，是由過去生長過程中無計劃的發展而來，但是有許多國家本身缺乏獨立自存的條件，就如現在歐洲有許多這樣的小國，時常感受被侵略而不能獨立自存的威脅，這是展開在我們眼前的事實，所以即是提倡民族自決主義而缺乏獨立自存客觀條件的民族，仍不免附屬於他國而失其獨立自主，因此缺乏政治獨立與自然經濟等諸條件，乃是民族自決主義內在致命的缺點。

所以可見所謂民族意識，乃是相對的概念，尤應排除內在的缺點

東亞政策與民族問題

，克服以往對立的民族意識，而與隣近諸民族結成廣域生活圈，即是形成高度的大地域協同體，換言之，即是現代應建設各民族彼此存立的共同生活圈，而期待其生活水準及高尚文化的發展。

(五)

以上我們關於民族已談之甚詳，尤其是關於近代民族觀察錯誤的矯正，但是以建設世界新秩序所期待的，東亞諸民族結成大地域協同體的建設，以及亞細亞廣域生活圈的確立，要不拘於任何現實的困難，我們確信最近的將來此事業定有充分希望的光輝，所以東亞各民族，一方面應放棄從來對立的意識，而接受新世界的協同意識，他方面應充分認識東亞各民族唇齒相依，及協同生活的關係，若能充分了解此新原理與生活關係的本質，才能共同向着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大道上前進。

如此則今日許多人所討論問題中的民族問題可告解決，而我們大東亞生活圈的課題，始可實現。

再就從來的問題中，東亞各民族間民族問題的內容觀之，則民族種類的複雜，與各民族社會的特殊，民族經濟間的摩擦，文化的違背，及政治體制的不同，即是國家組織的障礙。

但是各民族間問題的難點，並不是不可能解決的，第一東亞各民族的人種，假若連南洋各民族也加入，都可為屬於東亞人種範圍的廣義之蒙古人種，即是今日許多的研究者亦一致謂：「東亞的人種，不過是大同小異罷了。」

其次為地域，在最近發達的地理學認為大東亞生活圈，乃為在亞細亞大陸，及太平洋水域兩面地理形勢自然條件的結合，我們這種地域生活圈的形成政策，與美洲久已於門羅主義及汎美洲主義控制下，

為地域的結合是無異的，雖美國政治家們謂美大陸的門羅主義，與東亞的門羅主義不同，而拒絕亞細亞廣域生活圈的成立，彼等全是自己矛盾，所以地域的結合是自然的，順自然前進乃是必然的趨向。

第三在文化方面觀之，文化相同亦為構成東亞生活圈強有力的條件，中日滿可謂是同文同種，而南洋各地亦在織田豐田時代以降，與日本文化有極多的交流，尤其是在原始時代，因古代民族大移動的結果，各地文化得以溝通這是考古學方面所已證實的。

再次為經濟方面，東亞廣域經濟圈的確立，乃是為繁榮東亞各民族的產業，以及生活水準的增高，這是最近經濟理論的歸結，此處在此處不再詳論，但是因國際經濟競爭的激烈，東亞各民族那一個能夠經濟自足呢？其中中國比較尚具備自然的條件，不過最近有些地方亦有人口過剩之慮，而石油幾乎不能出產，至於棉花的現狀到底是不能達到自足。

(六)

總之，我們由以上所述諸點看來，大東亞共榮圈建設途上民族間

題的難點，我們確信決不是不能克服的，而東亞的建設方策，與協同生活的體制必能達成。

而在這一項內，我國應特別加強的，第一須要充分認識各民族的特質，依其民族的特質，而處之以妥善的地位，如常由我國人言語中所表現出來的：「各民族應各得其所宜」此可謂為再建東亞極重要的原理之一。

次為須創造出東亞各民族結成共同的生活體制，其組織問題可如協同的分業組織，此有意識的計劃，以促成各民族積極的協力，是為我們所討論的中心課題。

最後我們必要說的一句話，就是於今大東亞廣域生活圈確立的當前，國家政策與民族政策，是最重要而不可忽略的，德國某學者謂：「東亞於日本指導的立場下，應充分理解，不僅只依賴於國家政策的發展，而民族政策尤應有十分成功的進行。」所以可見欲要完成堅強的國家政策，不可忽略與其相伴而來，使其各民族間結成生活圈的民族政策。

譯自十一月份大陸月刊

◇印度每年被蛇咬死的人數，約在一萬八千人至二萬二千人。那些成千成萬的受害者尚不在內。被人殺死的蛇也不少，據一九三〇年的統計，一年中被殺死的蛇有六十萬條。

◇巴馬拿運河是在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二日完成的。它的工程費用，實計六億六千萬美元，其長度達五十餘英里，有三個閘門，最淺的地方亦有四十二英尺，闊度計一百十英尺。

◇狗腳底，有厚而韌的肉塊，雖踏在荊棘上，也不會刺痛，所以狗到處都能跑。

◇在提茲河邊斯拖克敦地方的一棵樹上，有一羣青山鳥居住在那裏，代代相傳，已近二百年的歷史。



魏晉韻書構成考

劉詩孫

論初期韻書之構成

考韻書之起，始於魏晉，成於南北朝，盛於唐宋，以逮今茲。其間遷變之由，變蛻之迹，以時而言，可綜為二：凡魏晉南北朝韻書，率以方音為準，每家分部，各不相侔，此初明也。逮及唐宋，祛其方音，變為音彙，後世相承，僅有更易，此後明也。後世韻書，存世者多，取證既便，稱述較詳。而初期取材，則賴考訂。余講學累年，深加留意，於韻書構成，考訂較多。因述於次，藉供世考。

案韻書之成，原肇音標，行之久遠，以明音讀。而音標之法，先有漢讀，次有直音，逮佛教入，始著反切。反切之法，上字標聲，下字標韻，合而為音，優於漢讀，直音，故反切行，前者遂廢。以此韻書所據，率以反切為準。然求其更革之因，則有二途可說：

- 一、古人方言，原各紛歧，不有標音，難便音讀。
- 二、漢世重經，師傳異字，加之標音，乃能通讀。

魏晉韻書構成考

有此二因，頗切時要，如或不確，則需更革，更革既屢，方法益密。反切良於漢讀，直音，世遂以此為主，勢有所歸，本於自然。故字書編起，經音錄出。證之隋書經籍志，兩唐書志，各家書目，可以緣知其盛也。降及後世，病其繁複，一經相同之字，音讀不殫屢後，一字異切之音，音讀不殫屢見，遂加整齊，便於尋繹，同音者祇見一切，異音者互見數韻，於是韻書，應時而出。若求構成，乃有兩端。

- 一為遠因：遠因者，先儒作音，便於自讀，（1）因方言異讀而作音，（2）因誦讀經籍而作音。
 - 二為近因：近因者，音讀既成，傳世稱便，（1）有諸家經籍音義，（2）有諸家字書反切。
- 凡此皆韻書之所自生，故不殫屢言之。
- A 構成之遠因

魏晉韻書考

(1) 因方言異讀而作音

音韻學家訓音辭篇有云：「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以來，已常然矣。」此言方言歧異，今古皆同。又陸法言切韻序云：「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涉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此又言方言歧異，各有殊微故也。雖陸氏所云，不免偏見，泯方言之區別，較南北之異同。然即此重輕淺濁，已可考調值演變。再進而求其變韻，益可得其化遷。異同既巨，遂需標音，作音原由，此一端也。而作音標準，亦本方俗。陸德明經典釋文序有云：

天書音之作，作者多矣。前儒撰著。光乎篇籍，其來既久，誠無間然。但降聖以還，不免偏向，實文詳略，互有不同，漢魏迄今，遺文可見。或專出己意，或祖述舊音，各師成心，製作如函。加以楚夏聲異，南北語殊，是非信其所聞。輕重因其所習，後學攷仰，罕逢指要。

此又可證著述之人，概本方音，音準既異，音讀遂歧。至陸氏法言，始整齊而畫一之，「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故更摺選精切，除却疏緩」。(本陸氏切韻序語)於是韻書音準乃定於一。概以傳統音彙之方，譜爲韻書之式，而方音大較，遂不可見矣。

抑有言者，方音不同，僅見傳載，究其微實，祇有方言。當漢代之盛，計吏雲集，楊雄素筆訪詢，記載雜語，作爲新書，賴以錄證。其書名「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而郭璞序其書云：「輶軒之使，所以巡遊萬國，采覽方言」之意也。書中每以總名，系以殊語，如卷二云：

私，策，織，襪，穉，抄，小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郊，梁益之間，凡物小者謂之私小，或曰織，縵帛之細者謂之織。東齊言布帛之細者曰縵，秦晉曰縵，凡草生而初達謂之縵。穉，年小也。

本細枝謂之抄，江淮陳楚之內謂之縵，齊魯梁冀之間謂之策。縵，傳曰，慈母之怒子也，雖折難管之，其意存焉。

小爲殊語之總釋，私，策，織，穉，抄等爲小之殊語，互相比釋，得其異同，若擇研之，可知西漢方音系統變化。林語堂氏，曾據其書，作爲前漢方音區域考，分前漢方音爲十四系統。其例如次：

- 1 秦晉爲一系。
 - 2 梁及楚之西部爲一系。
 - 3 趙魏自河以北爲一系。(燕代之南并入此系)
 - 4 宋衛及魏之一部爲一系。(與第十系最近)
 - 5 鄆衛周自爲一系。
 - 6 齊魯爲一系而魯亦近第四系。
 - 7 燕代爲一系。
 - 8 燕代北鄆朝鮮列水爲一系。
 - 9 東齊海岱之間淮泗(亦名齊徐)爲一系。(雜入夷語)
 - 10 陳汝穎江淮(楚)爲一系。(荆楚亦可另分爲一系)
 - 11 南楚自爲一系。(雜入蠻語)
 - 12 吳揚越爲一系，而揚尤近淮楚。
 - 13 西秦爲一系。
 - 14 秦晉北鄆爲一系。(雜入狄語)
- 林氏所分，雖未盡當，而方言系統，已得大齊。惜乎楊氏而後，無繼之者。縱有稱述，惜無專書。如說文目錄所引方言云：
- 吳楚謂臚目願視曰臚，海岱之間謂臚曰臚，江淮之間曰臚，南楚謂臚曰臚。祇有比較，而無總名，方之揚氏，嗟乎未遠。其他各書所記，大率與此相同。間有記別國方語者，如鮮卑語等，見諸書目，惜乎未見。降及近世，始有考證，如羅常培先生之唐五代西北方音研究

者是。然文獻無徵，多難考訂。羅氏而後，嚮者寡，若近世方音，則調查者衆。雖云未備，已得端倪，約而言之，可得五系：（據友人王了一先生所分）

（一）官話

- 1 冀魯系 包括河北，山東，遼甯，吉林，黑龍江等處。
- 2 晉陝系 包括山西，陝西，甘肅等處。
- 3 豫鄂系 包括河南，湖北。
- 4 湘贛系 包括湖南東部，江西南部。
- 5 徽甯系 包括徽州，甯國等處。
- 6 江淮系 包括揚州，南京，鎮江，安慶，蕪湖，九江等處。
- 7 川漢系 包括四川，雲南，貴州，廣西北部，湖南西部。

（二）吳語

- 1 蘇滬系 包括蘇州，上海，無錫，崑山，常州等處。
- 2 杭紹系 包括杭州，紹興，湖州，嘉興，餘姚，甯波等處。
- 3 金衢系 包括金華，衢州，嚴州等處。
- 4 溫台系 包括溫州，台州，處州等處。

（三）閩語

- 1 閩海系 包括福州，古田等處。
- 2 廈漳系 包括廈門，漳州等處。
- 3 潮汕系 包括潮州，汕頭等處。
- 4 瓊崖系 包括瓊州，文昌等處。
- 5 海外系 指華僑之閩語，在新加坡，暹羅，馬來半島等處。

（四）粵語

- 1 粵海系 包括番禺，南海，順德，東莞，新會，中山等處。
- 2 台閩系 包括台山，開平，恩平等處。

- 3 高雷系 包括高州，雷州等處。
- 4 欽廉系 包括欽州，廉州等處。
- 5 桂南系 包括梧州，容縣，貴縣，鬱林，博白等處。
- 6 海外系 指華僑之粵語，在美洲，新加坡，安南，南洋羣島等處。

（五）客家話

- 1 嘉惠系 包括嘉應州，惠州，大埔，興南，蕉嶺等處。
 - 2 粵南系 散佈台山，電白，化縣等處。
 - 3 贛南系 在江西南部。
 - 4 閩西系 散佈福建西北一帶。
 - 5 廣西系 散佈廣西東部，南部各縣。
 - 6 川湘系 散佈四川，湖南等處。
 - 7 海外系 指華僑之客家話，大部在南洋，荷屬羣島。
- 五系所分，縱未悉當，子目所析，尤嫌支離，如粵閩兩語，別分海外系統是也。然當今世方音調查未備之前，得此梗概，已勝於闕矣。

（2）因誦讀經籍而作音。

方音歧異，乃需標音，標音之由，原便音讀，此陸德明經典釋文序所云：「書音之用，本示童蒙」之意也。然求標音之施，大半用於經籍，誠以經學盛於兩漢，讀經者或以師傳之異，或以方言之差，不得不求標音，以求確切。故標音之法，創自漢世，迨有由也。嘗考兩漢經學之盛，師傳之久，後世諸儒，莫之與京。言其盛也，如史記儒林傳云：

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勸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以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

魏晉韻書考

於魏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舊川田生，言春秋於齊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

又漢書儒林傳贊云：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支葉繁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業至千餘人，蓋利祿之路然也。

據是所稱，知西漢經學，倡自武帝，開官祿之途，招賢良之士，大師雲起，傳業浸盛，降至東漢，猶未或衰，後漢書儒林傳云：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抱負填策，雲會京師。此尤可證後漢經學，不減前漢，是則兩漢經學之盛，從可知矣。

經學既盛，誦經者多，不有標音，難行久遠，故標音方法之興，實與經學盛衰相表裏焉。

標音方法，固緣誦經而興，而經典文字乖離，亦需加以音注。陸德明經典釋文序述其事云：

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趨於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鄉，同音異字，同字異音，於茲遂生矣。戰國交爭，儒術用息，秦皇滅學，加以坑焚，先聖之風，掃地盡矣。漢興改秦之弊，廣收篇籍，孝武之後，經術大隆，然承秦焚書，口相傳授，一經之學，數家競爽，章句既異，離駁非一。後漢黨人既誅，儒者多坐流廢。後遂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於石碑之上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取則，未盈一紀，尋復廢焉。班固云，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傳學者

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詞巧說，安其所習，變所不見，終以自弊，此學者之大患也。

陸氏所云，可證經典文字，互有乖離，不有標音，又安訂正。經音之作，蓋因是而興。故初明韻書構成之遠因，此亦一大端也。

B 構成之近因

(1) 諸家經籍音義

經學既昌，經音益衆，即以陸德明經典釋文所錄諸家經音而言，自漢迄隋，已達一百三十有三家，若再益以隋書經籍志，兩唐書志，通志藝文略所載，毋慮三百餘種。清世朱竹垞經義考，謝啓昆小學考所載，猶逾於斯，而輯佚者尙不與焉。是則經音之衆，可以據知。經音既衆，習者苦繁，遂加清益，譜爲韻書，以趨約易，而便管讀，雖有所至，因漸而成，作者固非一人，成者尤非一手，而音準歧異，更不免矣。

至韻書之興，世傳以魏李登聲類，晉呂靜韻集爲最早，說頗牽強，後當辨正，今姑以其說爲主，凡李呂之先所作經音，要當韻書所本。考經典釋文載李呂之先經音作者，殆有二十餘家：

1 孔安國 尙書音 釋文敘錄云：爲尙書音者四人，孔安國，鄭玄，李軌，徐邈。案漢人不作音，後人所託。案孔安國魯人，孔子十二世孫西漢文景時人。

2 杜子春 音見釋文引 案杜子春爲劉歆之門人，其時當在新莽

3 鄭玄 尙書音 毛詩音 三禮音 釋文敘錄云：爲尙書音者四人，孔安國，鄭玄，李軌，徐邈。又云：爲詩音者九人，鄭玄，徐邈，蔡氏，孔氏，阮侃，王肅，江惇，干寶，李軌。又云：三禮音，各一卷。案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東漢建安

- 5 應劭 漢書集解音義 目載隋書經籍志，釋文亦間引及。案應劭字仲遠，汝南南頓人，東漢中平六年，拜太山太守，興平元年，棄官奔袁紹，建安二年拜為袁紹軍謀校尉，後卒於鄴。事見後漢書本傳。
- 6 李奇 音見釋文引
- 7 鄧展 音見釋文引 案李奇，鄧展，並南陽人。展於東漢建安中為奮威將軍，封高樂鄉侯。別著有漢書音。
- 8 文穎 音見釋文引 案文穎字叔良，南陽人，東漢末拜荊州從事，建安中為甘陵府丞。別著有漢書音。
- 9 張揖 音見釋文引 案揖字子讓，清河人，魏太和中為博士。別著有埤蒼，古今字詁，三蒼訓詁，雜字，廣雅，司馬相如傳解。
- 10 蘇林 音見釋文引 案蘇林字孝友，陳留外黃人，魏給事中，領祕書監散騎常侍，永安衛尉，太中大夫，黃初中遷博士，封安成亭侯。別著有漢書注。
- 11 如淳 音見釋文引 案如淳馮翊人，魏郡丞，別著有漢書音。
- 12 孟康 音見釋文引 案孟康字公休，安平廣宗人，魏散騎常侍，弘農太守，領典校尉，勃海太守，給侍中，散騎常侍，中書令，後轉為監，封廣陵侯。別著有漢書音。
- 13 項昭 音見釋文引 案項昭不知何郡人。

魏晉韻書構成考

- 14 陸績 音見釋文引 案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事見吳志本傳。別著有周易述。
- 15 薛綜 音見釋文引 案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吳末為六年卒。別著有張衡二京賦音。
- 16 何晏 音見釋文引 案晏字平叔，南陽宛平人，嘉平元年卒，別著有論語集解。
- 17 王弼 音見釋文引 案弼字輔嗣，山陽人，魏嘉平元年卒。別著有易注，論語釋疑，老子注。
- 18 諸葛恪 音見釋文引 案諸葛恪字元遜，琅琊陽都人，吳泰和二年卒。
- 19 王肅 易音 毛詩音 三禮音 釋文敘錄云：為易音者三人，王肅，李軌，徐邈。又云：為詩音王肅。又云：王肅三禮音各一卷，七錄唯云撰禮記音。案王肅字子邑，東海郡人，甘露元年卒。別著有易注，尚書注，毛詩注，三禮注，論語注。
- 20 高貴鄉公曹髦 春秋左氏音 釋文敘錄云：魏高貴鄉公春秋音三卷。案曹髦字士彥，沛國譙人，魏廢帝，甘露元年卒。
- 21 孫炎 爾雅音 釋文敘錄云：孫炎爾雅音一卷。案孫炎字叔然，樂安人。魏志王肅傳云：樂安孫叔然授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為祕書監不就。朱彝尊云：訪碑錄載涪州長山縣西南二十里長白山東有孫炎碑，碑陰有門徒姓名，係甘露五年立。肅卒於甘露元年，炎與同時，蓋卒於甘露之末。別著有爾雅注。
- 22 蕭康 春秋左氏音 釋文敘錄云：續康春秋左氏音三卷。案康康字叔夜，譙國人，晉中散大夫，卒景元中，事見魏書本傳。其人大率為兩漢魏晉時人，並見釋文所引，若旁徵他書，恐猶不

魏晉韻書構成考

僅此也。然即此二十二人而論，兩漢著者，多有可疑。顏氏家訓音辭篇云：「鄭玄以前全不解反語」，此明言鄭氏以前，未有反切。是則作經音者，殆用聲況爲音。又經典釋文敘錄云：「漢人不作音，後人所託」。此又可證釋文所引，殆後人所託，非音賢自製，更用昭然。是則兩漢經音，均不足信矣。然以余考之，後人所託，爲時未遠。近世敦煌發見唐寫本中有徐邈毛詩音殘卷，其間所引毛氏，鄭氏之音，殆毋慮千數百事。舉其例言如：

1 以御，毛顏嫁反，鄭言據反。

2 無射，毛羊石反，鄭食夜反。

3 列，毛力哲，鄭爲厲，良滯反。

4 假，毛皆雅反，鄭爲癡，皆牙反。

每條皆引毛鄭反語，述其同異。今若據第一二條而言，則疑毛鄭之時，已有反語，若據第三四條而言，乃悟徐本毛讀，譜爲反語，以求音切，復述鄭異，更著切語，以明音讀，出之假託，蓋可徵信。徐爲晉人，晉書本傳稱其卒於隆安，時去漢世未遠，經師傳業，猶知毛鄭之音，故不憚譜爲切語，用後世之法，傳先賢之音，理固有安，非妄作也。

漢鄭玄音，既不足信，而西漢孔安國，杜子春音，更難徵實，蓋時僅有聲況假借，以證音讀，並非無音，特非後世反切之法，而反切之興當以服虔，應劭爲始。服虔之後，作者遽起，李奇，鄧展，文穎，張揖，蘇林，如淳，孟康，項昭，陸績，薛綜，何晏，王弼，諸葛格，王肅，高貴鄉公，孫炎，嵇康之徒，大抵可以徵信。但顏氏家訓云：「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爲怪異。」是曹髦猶未明反語之法，而釋文所引，乃爲反語，其爲出之後人所託，殆與鄭音相同。然即此亦可見魏晉作者，不盡反語，後人附益，乃悉改正也。

第諸家之作音也，各本方俗，著其土音，此顏氏家訓所云：「各有土風，遞相非笑」者也。今觀釋文所引諸家之音，較其反語，大率互異。同一字也，同一音也，或反切上字同而下字不同，此讀異也，或反切下字同而上字不同，此聲異也。或反切上字同而下字調近，此調異也。或反切上下之字，皆不相同，此異讀也。綜故異也，不出四途。約而言之，可得兩事：

1 標音方法，用字不同。

2 標音音準，方言不同。

之二事也，一可徵先儒作音，各不相謀，故反切用字，互有不同。二可徵前賢音讀，悉遵土音，故反切音準，互有歧異。逮及後世，始整一之，譜爲韻書，各加區別，凡用字不同者，定爲一切，方言不同者，分爲數韻，雜而不廁，條理井然，爲韻書構成近因之一，豈先儒作音者所及料哉。

(2) 諸家字書反切

韻書之成，固據經音，而字書附音，亦其一端。今略言之。中國文字，有形，有音，有義，形義之書，並有專籍，如

1 說文 是以形爲綱者。

2 爾雅 是以義爲綱者。

而以音爲綱之書，獨付闕如，時勢所需，蓋屬切要，應運而作，理之當然。況中土文字，形體屢遷，以語言之紛繁，而形體愈益變。說文序云：

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寔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及夏王太史儋，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

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已，而皆去其典籍，分為七國，田疇異晦，車塗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樂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趨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

據此知大篆變為小篆，小篆變為隸草，省簡改易，形體複雜，刷至隸變統系，互有淺深，諧聲方法，「註一，註二」不足以濟世用，而標音方法，遂代興焉。標音初起，附隸字書，如說文標明讀若，「註三，註四」玉篇標明反切者是。厥後反切既行，讀若漸廢，「註五」後人復以反語，附之說文，尤可證字書音讀，音韻標音而後明。後世之重為分化，以音為綱，諧為韻書，與形義為綱者相匹，蓋亦由漸而成也。初期韻書之構成，此亦近因之一端也。

抑有言者，自反切之法行，而讀若之說廢。後世韻書，固莫不以反切為準，而後世字書，亦莫不以反切為標，「註六」蓋反切之流行也久矣。然余嘗考反切之法，固優於漢讀，直音，然若衡以近世拗音之理，其弊猶有四端：

- 1 聲韻夾雜 反切為音，連讀而成，必須上字有聲無韻，下字有韻無聲，而後連讀始便。惜漢字組織，多為一聲一韻之文，上字既取其聲而有韻相雜，下字既取其韻而有聲相亂，兩字相切，互有窒礙，終不易合成一音。此一弊也。
- 2 用字分歧 反切上下之字，原用以標聲韻，倘能每聲取一字以標，據某字可以定為某聲，每韻取一字以標，據某字可以定為

魏晉韻書構成考

某韻，推此以切同聲同韻，必可切出無窮之音，所謂執簡御繁法也。惜前人反切用字，任取一字以標，恐不為之劃一。甚至一字數音，僅用字不同而發音無異，證之經典釋文反語，可以知之。逮及廣韻，始略劃一。然以陳澧切韻考所舉者言之，上字四百七十，下字一千一百八十有九，合為一千六百五十有七，試思用字如此紛繁，學者將安所記乎？此一弊也。

3 違乖音理 漢字中有有韻無聲者，（即元音字）三十六字母內影響兩母字是也。倘僅標其韻母而不標其聲母，方與音理相合。惜各家韻書反語，咸準一聲一韻之法為之標明，如

伊	於脂切	集韻	音韻闡微	韻音字母
烏	哀都切	汪胡切	屋呼切	x
於	羽俱切	雲俱切	雲勅切	口

此三字本無聲母，安用聲母相標，况所標聲母之字，亦為無聲母者，更何用其標明，真前人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此三弊也。

4 形式繁重 標音用字，必須表音正確，形式簡單，而後始易於辨識，易於通曉，惜前人韻書於簡單之字，往往用複雜之字為切，辨論既艱，讀音難確，如：

一	於悉切	邑	於汲切	弋	與職切	云	王分切
---	-----	---	-----	---	-----	---	-----

今以一邑弋云四字而言，原本易於辨識，易於讀音，若以反切而言，於悉，於汲，與職，王分，反較本字繁重，為讀音之累矣。此四弊也，學者之於反切良窳，略可睹矣。

附註：

【註一】段玉裁說文序注論讀聲方法云：以事爲名，謂半義也。取聲相成，謂半聲也。江河之字，以水爲名，譬其聲如工可，因取工可成其名。其別於指事，象形者，指事，象形獨體，形聲合體。其別於會意者，會意合體主義，形聲合體主聲。聲或在左，或在右，或在上，或在下，或在中，或在外，亦有一字二聲者，有亦聲者，會意而象形聲也，有省聲者，既非會意，又不得其聲，則知其省其字爲之聲也。

【註二】又六書音韻表序論諧聲韻部云：六書之有諧聲，文字之所以日滋也。考周秦有韻之文，某聲必在某部，至續而不可亂，故視其偏旁以何字爲聲，而知其音在某部，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許叔重作說文解字時，未有反語，但云某聲某聲，即以爲韻書可也。自晉有變轉，同一聲而分散於各部各韻，如一「某」聲，而「某」在厚韻，「某」在友韻，「每」聲，而「悔」在陰韻。「敏」在軫韻，「壽」在厚字之類。參差不齊。承學多疑之，要其始則同諧聲者必同部也。

【註三】顧炎武音論論讀若云：漢時人未有反切，故於字之難知者，多注云讀若。趙宜光說文長箋凡例曰，古無音切二法，音聲之道無邊，而同音甚少，故許氏但有讀若，若者猶言相似而已。

【註四】段玉裁周禮漢讀考序述漢讀條例兼及字書漢讀云：漢人作注，於字發疑正讀，其例有三，一曰讀如，讀若，二曰讀爲，讀曰，三曰當爲，讀如，讀若者，擬其音也。古無反語，故爲比方之詞。讀爲，讀曰者，易其字也，易之以音相近之字，故爲變化之詞。比方主乎同，音同而義可推也，變化主乎異，字異而義瞭然也。比方主乎音，變化主乎義。比方不易字，故下文仍舉經之本字，變化字已易，故下文輒舉所易之字，注經必兼茲二者，故有

讀如，有讀爲，字書不言變化，故有讀如，無讀爲，有言讀如某，讀爲某而其仍本字者，「如」以別其音，「爲」以別其義。當爲者，定爲字之誤，聲之誤，而改其字也。爲救正之詞。形近而誤，謂之字之誤，聲近而誤，謂之聲之誤，字誤聲誤而正之，皆謂之當爲。凡言讀爲者，不以爲誤，凡言當爲者，直斥其誤，三者分，而漢注可讀，而經可讀，三者皆以音爲用，六書之形聲，假借，轉注，於是焉在。

【註五】陳澧切韻考通論論漢讀之弊云：古人音書，但曰「讀若某」，「讀與某同」。然或無同音之字，則其法窮，雖有同音之字而難辨難識，則其法又窮。孫叔然始爲反語，以二字爲一音，而其用不窮。此古人所不及。

【註六】余編聲韻學史論反切之始云：漢字標音之法，既由聲況變爲讀若，再由讀若變爲直音，其方法可謂已漸臻完善。惜直音如無同音之字，則其法窮，或有同音之字，而難辨難識，則其法又窮。「本陳澧說」於是不得另創一法，以措諸用而反切遂代興焉，反切者，以二字合爲一字之音，省去上字之韻與下字之聲，以某某切某字是也。推厥肇端，亦出東漢，特作者何人，說者不一。有謂出於魏世孫叔然者，如顧之推家訓音辭篇云：孫叔然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爲怪異。又如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古人音書止爲聲况之說：孫炎始爲反語，魏朝以降漸繁。羣以爲反切作者出於孫炎，後世相承，幾成定論。迨及近世章太炎始破其說謂出之東漢應劭，其國故論衡管理論云：經典釋文序例謂漢人不作音，而王肅周易音序例無疑辭。所錄肅音用反語者十餘條。尋補志肅傳云：「肅不好鄭氏，時樂安孫叔然受學鄭玄之門人，肅集聖證

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假令反語始於叔然，子雍豈肯承用其術乎？又尋漢地理志廣漢郡梓潼下。應劭注：「瀘水所出。南入楚江。墊，音徒峽反。」遼東郡查氏下應劭注：「查，水也。音長谷反。」是應劭已有反語，則起於漢末也。然嘗考之唐慧琳一切經音義景審序云：古來音反，多以傍紐而爲雙聲，始自服

經學闡微

一、引言

海通以還，國人競言西方學術，年來民族主義，極端發揚，因是凡屬吾國舊物，亦欲等而類之，比較研幾，於是整理國故之議重興。蓋民俗既倫，七氣日饒，亟思求所以發揚振奮之者，則有民族復興之聲；然復興民族，首重文化，於是又有所謂東方文化學會，中日文化協會諸組織，推其用意，皆欲就吾人之所固有，探賸索隱，窮深致遠，俾能列於世界學術之林者也。竊念吾國經學爲數千年來先哲之所萃力；講論貫通，固已灼然自成體系。雖非純正哲學，亦非斷片文件，彼蓋幾經變哲闡述，取精用弘，固已成一深長期之思想產物，極廣博之人生探究者矣。誠不得以爲封建時代之遺物而輕事詆訶；亦不得徒以爲古史資料，而抹殺其思想。夫先河後海，窮其源也。發葉振條，明其際也。經學之所包既大，則其統宗體緒也亦繁。茲故先尋本原，以窮其體統。後詳厥指，以定其演化。庶乎本末具而體相明，統系立而「理則」顯矣，作經學闡微。

二、經字釋義

經 學 闡 微

度，元無定旨。又日本安然悉登續引武元之韻鏡反音例云：服虔始作反音，亦不諳（？）定，臣謹以口聲爲證。是則反切創始，乃爲服虔。然服虔，應劭同爲東漢時人，服早於應，應者東漢時佛教已行，服，應俱受梵文影響而作反切歟？屬之服虔，屬之應劭，固不必悉定爲一人也。

續 伯

經名詁，訓解各殊，綜厥指歸，界說難定。考說文：「經，織從絲也。」從絲二字，二徐本闕，段玉裁依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六補「從絲至聲」，從絲爲經，衡絲爲緯，引申之爲組織之義。近儒儀徵劉先生（師培）因謂「經書之文，奇偶相生，聲均相協，以便記誦，而萬籟成章，有三五錯綜之觀，古人見經文之多文言也，於是段治絲之義，而錫目六經之名。」〔註一〕餘杭章炳麟先生謂經者編絲織屬之稱，故繩線聯貫謂之經，亦從本義爲說。〔註二〕而班固白虎通：〔註三〕張揖廣雅，訓經爲常。〔註四〕。繼熙釋名，詁經爲徑。〔註五〕愚案：諸家疏解，言得有據；惟自樹學立言，仍以瑰詞爲賞。蓋名詁含宏，宙合各異；倖時論衡，厥過則誣。溯名原目不章，其謬固非；因樹學而取證，則別有在。故書號曰經，徒屬妙遠神旨；經而成學，此中證蘊宏規。儒家宗師仲尼，教傳典冊；承學祖述，自尊所聞。其激揚高視者，尤因當時有所感刺。蓋觀管子有經言之目。〔註六〕墨子有經說上下。〔註七〕而莊子天下，著誦墨經。〔註八〕它如孫卿引道經之語。〔註九〕韓非攝經說之稱。〔註十〕尤證經已尊崇，競相步武；而黃老之徒，亦有經傳著錄。如老子鄰氏經說，老子徐氏經說，黃帝內經，離

經等，（均見漢書藝文志）具徵經之成名，衍於先秦；經誼尊聖，

難言周末矣。再稽經傳用字之義如左：

易屯卦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鄭氏註謂論撰詩書，樂施政

事。

易爾卦六二頤，拂經於丘。注：法也。

詩靈台經之營之。傳：經、度也。

詩小吳：匪大猷是經。毛傳：法也。

周禮天官大宰以經邦國。注：經、法也。

左傳昭二十五年：夫禮，天之經也。注：經、常也。

孟子盡心下：君子反經而已矣。注：經、常也。

荀子正論：道也者，治之經理也。注：經、常也。

具右諸例，引申已宏，足徵齊說曰經，誼蘊周深，尊視常法，目以聖

典，固與吳語「挾經、秉抱」者殊科矣。然則班劉有「徑」「常」諸

之，淵源有自，蓋時空遞嬗，匪如前之濶泛矣。辟取舊籍經濟之義，

以況今日經濟學說，則廣狹異趣，倫類不通，故尚溯名原，自以章氏

為據，而討厥故記，仍以劉班為允。是以說解經籍，應區廣狹，俾有

倫齊，不相雜亂。自廣義言，則凡編貫成文者，皆可名經，含義之廣

，直與冊典同符。故吳語挾經秉抱，兵書為經，世經周髀，秋數為經

，論衡謝短曰：「五經題篇，皆以事義別之，至禮與律，皆獨經也」

，則法律為經矣，陽成子長作樂經，楊子雲作太玄經（論衡超奇篇）

，皆虞夏依禹貢周官作禮服經，（隨書經籍志）其見於漢書藝文志者，

有山海經（形法類）四時五行經，（天文類）而醫經有七焉，至四

庫著錄，招掖尤蕪，如牛經、馬經、茶經、鶴經、水經、圖經等，更

僕難數，儘此百工技藝，凡尊其本師之說，奉為不刊之典者，蓋嘗稱

經矣。若自狹義言，則儒家經典，數不過六，核實計之，無樂星五耳

；而歷世以傳為經，（如左氏、公、穀是也）以記為經（如大戴禮是也），以彙書為經，（如周官、孝經、論語是也），以釋經之書為經，（如爾雅是也），鄭氏常為文攻之，則又獨尊宣聖，弗許後賢濫闢者也。（說詳前自珍六經正名說）故嚴之文獻，含義有二，一失之廣，一失之狹，然自名學之後，則已別立統系，特具新解，固不得純然訴之語源，以索尋其義蘊矣。

二、經名溯源

夷考儒經命名，尚世無徵，象山陳君漢章以管子證王制即經名所由昉，其言曰：「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管子戒篇曰：澤其四經（尹知章註：四經，謂詩、書、禮、樂），證以春秋傳二十七年傳云：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可知管子實樂正之術，而定名為經，經之為言猶述也，說文訓述為昌中道，鄭註考工記曰：經亦謂城中道，高誘注呂覽當染有始并謂經為道，昭二十五年左傳註云：經者、道之常，故管子小匡士之子管為士也，然則經之述，始於樂正之四術，「經之名始於管子之四經」，（見陳氏所作經學通論）而吳承仕正之，謂管子四經當即四經，（說見十四年中大季刊，因行篋無此書，茲不詳）伯按王制之文，七十子後學所記：管子之書，系屬戰國時人所造，（說詳宋濂諸子辨，姚立方古今偽書考）儘此取證已謬，自難置信，然則經形書契，究何始乎？第關此說，倣萍寥國。莊子天道：孔子往見老聃，繙十二經以說，（註十一）又天運：孔子嘗謂老聃：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莊子天下篇，六經冠首，推崇備至，揚道術之指歸，悲百家之分裂，其宗經儀備，獨具卓識，當亦儒家別傳。（註十二）嗣後珠聯璧合，詔人誦經，經典之名，遂論定矣，條證於下：

荀子勸學：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

又荀子儒效：聖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詩書禮樂歸是。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考仲尼及門多至三千，身通六藝數亦七十，（按仲尼弟子列傳爲七十六人，孔子世家爲七十二人，此舉成數言也）。顧紹繼傳學者，網羅殊寡，參、商、思後，屢資孟荀，加以微言既沒，大義復乖；其間發經證者，寂焉無人，故居今日而鉤稽故記，求一完善樹學之定義，渺不可得，茲舉可據爲典要者，條列如左方：

（1）小戴記經解篇：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2）史記滑稽列傳：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議。

（3）漢書儒林傳云：古之學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小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政治之成法也。

（4）史記太史公自序：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紀山川，谷鳥獸，神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生，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

（5）楊雄法言寡見：……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體者莫辨乎禮，說志者莫辨乎詩，說禮者莫辨乎春秋。

（6）淮南子泰族訓：潤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

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教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爲也；刺譏辨義者，春秋之職也。

綜上以觀，義各有見，如戴記經解之稱，是以教育學視經也；如史記滑稽列傳、漢書儒林傳所稱，則固視爲政治原理，而欲以經邦濟世者也。若夫史公自序、楊子法言、淮南子書所稱，則更包「天文」、「道德」、「政治」、「藝術」、「哲學」等而宣究之，其學實更廣矣。

註一、見劉師培所著經學教科書第一冊第一課。

註二、見章氏叢書國故論衡卷中文學論略「余以書籍得名，實淵傳竹木而起，以此見言語文字，功能不齊，世人以經爲常，以傳爲轉，以論爲倫，此皆後儒訓說，非必視其本真。案經者，編絲綴屬之稱，異於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猶浮屠書稱修多羅。修多羅者，直譯爲線，於義爲經。蓋彼以貝葉成書，故用線聯貫也；此以竹簡成書，亦編絲綴屬也。……是故編絲綴貫謂之經，編書記事謂之專，比竹成冊謂之命，各從其質以爲之名。

註三、班固白虎通五經篇：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識，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備之符也；五者蓋五帝之道，相續而備，而易爲之原，言與天地爲始終也。

註四、見張揖廣雅釋詁：商、雨、經、長、常也。

註五、見劉成國釋名釋典藝：經、徑也；常、典也；如徑無所不通，可常用也。又離騷經王逸注，亦曰：經、徑也。

註六、管子書內目次，前九篇名經言，以下各篇則曰外言、內言、短語、區言、雜篇等。一書之內，經傳並收。

註七、墨子書中有經上、經下及經說上、經說下等篇目。

註八、莊子天下……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論不同，相謂別墨。

註九、荀子解蔽篇……故道經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註十、韓非子內儲說上：先述「七術」大要，名之曰「右經」次舉各種傳說，記之篇末，名之曰「右傳」；其內儲說下亦先述「六微」，名之曰「右經」，次記各種傳說稱右傳。

註十一、陸德明經典釋文：說者云：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加六緯合為十二經也。一說曰：易上下經并十翼為十二經。一說云：春秋十二公經也。

註十二、按韓子謂莊周為子夏再傳弟子，似覺淵源有自，非無故也。餘杭章先生適詆昌黎悠謬，誤矣。見莊子經說疏證。

四、與西方學術比較固仍有其寶藏

溯自歐化東漸，國故淪夷；樸學風衰，經籍荒蕪，而拾薪之士，妄肆詆譏，緣篋書或，壁壘將傾。或媚外而聖西士，鄙棄先儒哲識；或卑己而揚哲學，土宜歷視舊籍。積非勝是，覺信靡存；自承生番，等同化外。循致本國思潮，不解嬗變演化；社會層積，弗知機構組合。蓋過去之未瞭，奚今茲之能喻。此雖文獻繁雜，抑亦荒疏惡果。晚近哲人，考核漢籍；捫象探源，時譏端緒。如格魯伯(Wilhelm Grube)【註十三】萬本汗(Karlgreen)【註十四】伯希和(Pelliot)【註十五】斯坦因(Stein)【註十六】等之於古文(Laenyuge)歷史(History)；亞爾士(J. A. van Alst)沙晚氏(E. Chavannes)亞米俄特(M. Amiot)【註十七】等之於音樂美術，皆能有所述述。於是國內賢豪，愈感興奮研幾，願考據文史，雖能有所窺微；而要眇哲思，仍渺深曠索隱，此則文化運動者所宜深究，而尤為吾國學人所急

應努力者也。

惟是經學內容，頗為繁複，概括厥旨，殊難允當。蓋溯經之還原，本為古代官史所遺史料。而儒家傳述，又復恢宏理論以垂典則。自孔氏以迄近儒，既已入民族意識，由秦漢而逮今世，實遠導百家先路，政教人倫，胥原於斯，賢哲心腦，咸萃於斯，固我先民生活，息息相關，社會機構，累世範繫者也。殊自西學鼎盛，封域益狹，日促百里，國將不國。於是髦士噴言，愈謂必歸滅亡，哲夫隱憂，深虞典籍湮沒，往者日夜探索，核其名實，亦嘗以經之龐碩，泛如羅故，博大而無所成名，勢難樹學以立規。蓋以世界學術，胥有對象；凡百研討，咸趣遠的。其以實物探索者，如自然界之天文學(Astronomy)，地質學(Geology)，生物學(Biology)，理化學(Chemistry)等，則以自然界之物質為討對象。其以庶類研究，如人類之政治學(Politics)，教育學(Education)，法律學(Law)，經濟學(Economics)等，則以集團間之相互關係為研究對象。其以思考概念研究者，如數學(Mathematics)，邏輯(Logic)，文學(Literature)，心理學(Psychology)等，則以心物之相互關係為研究對象。其以歷史地理(History or Geography)研究者，則如各種學術史也，各種地理志也，民俗學(Folk-lore)考古學(Archaeology)則以史地事實為探索對象。其以言文研究者，如語音學(Phonetics)、文字學(Philology)、語源學(Etymology)則以人類之發音機關，音素之時空體變，為討對象。請凡樹立一學名，類皆有其探究之學的，彼經學者，究何如乎？其探索之對象為何物乎？不佞日夜傍徨，百思而不得其解，殊遍質通人，亦不獲具體解答，於是橫通者【註十八】或析為若干史料；魯莽者，遂証其不能成學。益以研幾經學之碩彥，除「誦數以貫之」之外，(荀子勸學)

彼亦不能明指其封域，遠立其學的，蓋經學之為經學，雖已歷時數千載，演化數萬卷，語其定說，迷離仍舊，統宗既無，體系焉立。是則固無怪有經而有証之，疑而攻之者矣！不佞初亦嘗持「羣經皆史料」，經籍非學科之論，嗣終認其武斷，不慊於心，仍復重精研思，以冀正覺。踴躍八載，始稍啓悟，近乃洞察其原，理董其証，於是躍然起曰：「經學之能樹立世界學科之林，其必改弦更張乎？」易曰：「窮則變，變則通。」此雖往哲之故訓，而亦宇宙之恆理，請略論之：考中國文獻，經（Classics）為首要，著錄之富，世莫與京。故不欲瞭解中國之文化則已，苟欲周知其內容，分別其精粗，權衡其得失，理解其趨勢，則非首明經學之演變，不為功，然則經學（Sinology）之於中國文化，其歷史地位之重要，詎可漠然忽視也哉？抑余聞之，實字學術之興盛，每隨時代而進展，法人孔德（Auguste Comte）之造社會學也，固集合「政治」「法律」「教育」「經濟」「民俗」「宗教」等各種學術，而成一綜合之科學也，蓋其內容也繁複，故其組成也亦最晚，適以各國學人，合力磚研，發皇之盛，方興未艾，固已成現代一極廣博之學科矣！予意經學組合，亦多類似，如有魁儒碩學，為之發明，固亦一新學術也。

註十三、萬魯伯（Wilhelm Grube）德國語言學家著有 *Peking-er volkkunde* 北京民俗考，（1901）*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中國文學史（1902）*Chinesische Schattenspiele* 中國傀儡戲（1915）等書，尤以一八八一年所發表中國語之語原學上地位一文為最著。

註十四、高本汗（Karljren Bernhard）瑞典人，或譯稱珂羅爾倫。葉茲堡（G. Zschar）大學教授，於中國語言學，有精深之研究。近日國內治音韻學者多受其影響。所著有中國音韻學研究

（*Etudes sur l'Alphabologie Chinoise*, 1919-19）中文解新字典（*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1923）中國語與中國文（*Sound and Symbol in Chinese* 1923）語言學與古代中國（*Philology and ancient China*, 1929）等書。

註十五、伯希和（Pelliot, Paul, 1878-）法國東洋學家一九零八年發現敦煌石室、流轉而去，即以此材料從事研究。其所著有 *Jes influences iraniennes en Asie centrale et en Extrême-orient*, 1912 *Chavannes et Pelliot, un traité monachéen retrouvé en Chine*, 1913, *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 6 vol, 1920-28 *La mission Pelliot en Asie Centrale*, 1923, 等著作。

註十六、斯坦因（Stein, Sir mark, Aurel）英國考古學家，曾數往甘肅、新疆等地，得漢晉木簡及燉煌遺物甚多，所著有 *Ancient Khotan*, 1907 *Serindia*, 1921, *Innermost Asia* 1928, *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 1905, *Ruins of Desert Gady* 1912 *The Thousand Buddhas* 1922 等書。

註十七、J. A van Asselet 亞爾士所著 *Chinoise music* 中國音樂一書，最有聲於時，以一八八四年出版。E. Chavannes 沙龍氏著有 *Des rapports de la musique avec la musique Chinoise* 希臘與中國音樂，而尤以 *Mémoires historiques* 史記譯本為有名，惟僅譯至孔子世家而止。M. Amiot, 亞米俄特著有 *De la musique des Chinois* 中國音樂。

註十八、薩德德著：中國經濟之分析，區分經學為三類：一、哲學類：易經、論語、孝經、孟子及禮記。二、史學類：書經、春秋、三傳、周禮及儀禮。三、文學類：詩經及爾雅。李笠三訂編學用書撰要亦襲用其說。惟周易論語之屬，題為哲學及教育類，爾雅

先秦學術之檢討

別出爲文字學類而已。此說貌似新穎，實爲淺薄。割裂之餘，使人無以見經學之全，亦無以觀經學之通。例如公、穀固以說義爲主，豈可但入之史學類中？而春秋繁露爲闡析公羊傳之書，彼亦不能不入之哲學類也。近人之說，但謂當視詩經爲歌謠總集而已！不知賦詩說詩或以之當諫書者，一切論議，不宜尋繹理蘊，而徑拉雜纏繞之耶？若徒以今之觀點言，則詩經亦不徒爲文學觀賞之用，蟲魚草木，治古生物學者所當考也；訓詁音韻，治古文字學者所宜論也；民風國俗，治古社會學所宜察也；析類而言，夫豈一端所能盡？要之，治哲學、史學、文學者，於此取材則可，謂當徑屬之哲學、史學、文學則不可。苟欲別爲編類題號，雖用互著之例，別出之法，一經敷屬，猶恐不能盡其義蘊也。況若此魯莽滅裂乎？此所謂「無以見經學之全」者也。又大小戴記，本以詮釋禮經之義，若投壺、奔喪、明堂、月令，又多古禮佚文；而儀禮中亦有傳有記，（如喪服之子夏傳，冠婚禮等之記日）豈能

先秦學術之檢討

引言

先秦這一時期，是東方文化吐露最早而又最繁盛的一個時期。無論在任何方面，都有精到不同的理論。產生這繁盛的哲學派別的原因，當然很多，但我以爲最重要的當然是時代的關係，——就是古代的學術，是守在官府的。自周室中衰，王官失守，各種學術，都散到民間；同時在封建制度，行將崩潰，前期資本主義，將要成立的時候，矛盾不安的社會心理下發生許多異樣色彩的學說，來應付這時代環境

漫以經歸之史部典制，而傳記歸之哲學？且今文家之尊主制，殆與周官分庭抗禮，今以小戴記別置之哲學類中，不將使考古制者無所求索乎？獨向爲三禮目錄，鄭玄徧注三禮，固求所以觀其通也，今將塞之使不通乎？不獨此也，羣經大義，亦多相通，鄭玄以禮箋詩，何休以論語說公羊，醜物比類，此法實要。凡今之爲學者，固當深觀博取，原始要終，不惟經可證經，即諸子史傳，亦可證經；特經學爲先民之典策，經儒家之傳述，闡析既弘，義多自相關注；內有其實，外立其統；斷不容傾折割亂，妄以私意分別其間也。譬如鐘表計時之器然，輪軸機構，合以爲用；又豈能輕散而各置之哉！治目錄學者，貴能知學術之源流升降，因實以立類，由別以觀通，如斯之說，將何以見「經學之通」哉？此學之所以不敢承用其說者也。

（未完）

諸君毅

。所以這時期所產生的各種學問，是非常有價值的，簡直是東方文化第一個集成的時代。章太炎先生說：「除去吾人現在的大時代，在歷史上更難找着第二個像先秦這樣偉大的國際錯雜的局面。」（章氏國故概論）

派別

照司馬談的分類，有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六個思想的系統。班固藝文志則分爲：儒家、墨家、道家、陰陽家、法

家、名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九種流派。其實，真真教得
上完成體系的思想，祇有：

儒、道、墨、

三家，其餘不是這三家的旁支，就是無整個學理可見。梁啟超先
生著先秦政治思想史，是把儒、道、墨、法四家來說的；但我的意思
，法家不出儒、道二家的範圍。（見朱右白先生先秦學系源流考。）

現請一一敘述：

（一）儒家

儒家以孔子為開山祖師，但是他的源流很久，可算自堯舜以來，
就有所謂儒家思想了。帝堯對舜說：「允執厥中」，這話就是萬事要
依中道而行，所以舜就知道「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孔子贊美
舜之言，見中庸。）舜對禹講的，也是這麼一句話。此後這「中道」
二字，奉為儒學心傳，無論政治與做人，都看作不二法門。周公集虞
、夏、商、周政制之大成，孔子把他衍成一部政治哲學，儒說益昌大
了。

然在孔子學說中，除去一貫之道以外，尚有以下幾種思想：

一、仁

論語中論「仁」的地方很多，大概說來，仁是統攝諸德的一箇總
名稱，而以人類同情心做出發點，所以說：「仁者，人也，」已欲
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及大學所云
：「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
以事上」的恕道，都足以代表仁學的精神。

仁之一字，最為難盡，諸種德行，總離不了仁，而不就是仁。所
以樊遲問仁？孔子對他說：「仁者先難而後獲」；仲弓問仁？說：出
問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司馬牛問仁？說：「仁者其言也訥」

；（言不易出言。）子張問仁？說要「恭、寬、信、敏、惠。」又不
輕許人以仁。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孔子說：「由也，千乘之國
，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說：「求也，千乘
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說
：「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看上面的例，可知「仁」是極不易辦到的；但若力行去做，隨時
隨地都可做到「仁」字。俗說：「放下屠刀，立即成佛」，就有點像
仁，所以孔子又說：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又曰：

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的道理，雖說很難，但是「匹夫匹婦之愚可以與知，及其至也
，雖聖人有所難盡」，（語本中庸）可見還是從日用人倫之關着手，
學者切不可畏難苟安！

二、禮

儒家之禮，不限於宗教一部分，內容包括一切社會風俗習慣及其
行為的規矩。所以禮運篇說：

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儆鬼神，考制度，別仁義
，所以治政安君也。（儆是禮待的意思。）

坊記篇云：

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坊，就是防。）
可見禮的範圍很大，而且含有法律性質。至於禮之作用有三：第
一是規定倫理名分，分別家庭社會一切倫理之等差次第；第二為節制
人情，使無因好惡而有越軌犯分之行動；第三，為涵養性情，養成道
德之習慣。明了這些，那末禮的功用就差不多了。

地

孔子於「禮」字雖然極看得重，但他不是主張泥守先代成法，成不變的；最要是在保存禮意，「居敬」爲本，所以說：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又說：

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大概禮有內有外，內是禮的骨子原理；外是禮的形式糟粕，後代小儒，不明禮的原理，專門考究那些禮的浮文小節，以致儒家爲人詬病，由小康流爲亂，大同之治，永不可睹了。

三、孔門論學

禮是行爲的制限，仁是心意的修養，其實僅一物之兩面，所謂「學」者，就是學仁，學禮而已。所以顏淵問仁？孔子答以：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仲弓問仁？子曰：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差不多孔子論學之處，都不外這兩種目標：

明白這點，可見孔門於「學」之內容，絕不是僅做書本以內的工夫。

夫。

如云：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可見都是注重實踐的話。「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後三者都是踐履方面的；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答他說：

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未聞好學者也。

孔子以顏淵之不遷怒，不貳過爲好學，便知所學何事？那裏僅僅文字上的學問呢？

文字上的學問呢？

(二) 道家

道家的源流亦很久，但他的正式成立，則在孔子以後。

有人說：以孔子爲中心的儒家學說，是代表黃河流域崇實派的北方思想的正宗；以老子爲領袖的道家學說，是代表長江流域崇虛無的南方思想的正宗。這兩派是從古以來即相對立的陰、陽二面，所以有爲天牧民的唐堯虞舜，就有箕山高臥的許由，有爲民伐暴的商湯，就有啟廢帝位的下隨；有制禮作樂的周公旦，就有首陽採薇的夷、齊，老子學說的產生，就是集過去許多抱道自尊隱遁者流思想之大成，而衍爲一種道家哲學。

分析其思想如左：

一、本體論

老子以宇宙本體名道，道是什麼？一、超絕認識。二、超絕時間及空間。三、超絕因果律。四、超絕相對界。五、乃先天地萬物獨立存在之絕對的一元的實在。故曰：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又曰：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

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狀哉以此。

又曰：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這是論如何由「無名」之道產生「實有」現象。

二、人生修養論

老子以太古淳樸之世爲理想，厭周末社會的混濁，常抱遁世主義，故爲一厭世論者。死生不過是道之變化，故生不足喜，死不足悲，而存一復歸於道之旨。

修養方法，第一、須排斥人爲，謂太古之世，無爲自然，不知名利爲何物，故大道完成。後來把知慧弄糟了，聖人欲救世亂，倡爲禮、樂、仁、義之說，實在不是根本辦法。所以老子說：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第二、斥積極而崇消極。老子常說以染制剛，以雌制雄，以黑制白，以辱制榮的好處。以萬事須自動而靜，自陽而陰，自顯而隱，自圓而孤獨，常去積極而歸於消極，以達於玄道。

第三、老子論修養最重清靜恬淡。所以說：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名利爲一切罪惡之淵藪，人類欲心之起，皆爲肉體的享受，而至受誘惑。故老子及此。

三、政治論

老子之政治說，與其倫理說相同。其理想以能復返於人類之原始

社會即爲政治上之最高目的。所以說：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又曰：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又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都是反對有爲政治的。

（三）墨家

墨子學說之淵源，論者不一其辭，漢書藝文志謂出清廟之守，列子楊朱篇禹墨並稱，莊子亦謂墨爲禹之道，淮南子史略，謂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因厭棄周禮的繁文縟節，改用夏政。大概墨子之學，與其說是守一師傳，不如說是參酌衆說成爲獨立學派，比較妥當些。

他的主要思想：

一、兼愛主義

他說天下之亂，起於人類之不相愛，「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假使「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若其身，誰賊？所以聖人治天下，不得不兼愛而勸愛，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

這是他兼愛的宗旨。和儒家不同的，就在「兼」字上，儒家是主張愛有差等的，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這是站在宗法制度上的必然性。墨家則不承認，他主張一律平等的愛，雖孟子詆其無父，但是這種艱苦卓絕的精神，祇有摩頂放踵的墨子能辦到，所以莊子稱讚道：

先秦學術之檢討

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奇士也夫！

二、非攻主義

墨子既主兼愛，而戰爭一事實不相愛之甚，所以又特著非攻篇。

他說：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者，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其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義與不義之別乎？

蓋必寢息戰爭，而後兼愛之道，纔始可實行啦！

三、節用主義

墨子之貴節儉，實自其實用主義思想而來。當時的王公貴人，奢侈縱欲，不恤民力民財，所以墨子發生這段議論。

墨子總論當節儉者，五事。辭過篇曰：

宮室不可不節，衣服不可不節，飲食不可不節，舟車不可不節，蓄私（蓄妾）不可不節。

又作節用三篇，仍推上列五端，以爲國家制財用之道。又加入甲兵，短喪二件事，以爲「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請加費於民者，聖王弗爲，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反是則其使民勞，其籍斂厚，民財不足，凍餓而死者，不可勝數。」

聖子以節用可致富庶，故極力提倡。其尤與儒家見解相反者，一

是短喪、節葬，一是非樂。二者都是從他的節用主義來的，茲不贅述。

結論

上述關於先秦學術三大主義：

儒家、

道家、

墨家、

之思想，吾人可藉此窺見一斑。儒家以「仁義」爲核心，「倫理」爲法則，先聖先賢，遺書具在，可取而融會貫通，以適新時代之用。墨家的救世主義，較儒家更爲積極；即近代所奉行之耶教，遠不及其學理之完全。此又東方學術一個異彩。道家超然物外的思想，非叔本華的頹廢主義可及，對哲理底貢獻尤夥，如何整理與消化，尙待我們努力。

這大時代的人們呀！勿輕易拋棄你們祖先的成就，好趕這東亞文藝復興的當兒，取次把他們鬧揚出來，必能有光於我們的民族，有裨於東亞和世界的和平。 三十一年四月十四日晚稿

▲英國海岸野鷹極多，對於英國軍用錫箔極大，因而英政府最近嚴令地方機關，實行捕鷹運動。

▲卵（如雞蛋）也要呼吸，如果將殼漆了起來，那卵就會停止呼吸而死，幼生物（如小雞）就孵不出來。

▲地球上大氣的重量，是四百九十七萬萬噸。

▲爆竹中的火藥，有硝酸甲百分之七十六，炭末百分之十五，硫黃百分之九。

宋遺民鄭所南心史評價

顧天錫



蘇州承天寺內宋遺民鄭所南投沉心史之古非

筆者由於檢讀日本桑原

隲藏博士所著元代色目人『

蒲壽庚事跡：』又因一連在

蘇州住了好幾年，對於蘇州

閶門內東中市承天寺井中出

現的宋遺民鄭所南的『心史

』，承欲一探討其究竟。桑

原博士，在蒲壽庚事跡一書

裏，曾特別提及鄭所南事跡

；且連帶說到明代崇禎戊寅

（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

因吳中久旱，在承天寺狼山

房的督井內，發現沉在井底

達三百五十六年的鐵函，函

內藏着一部『心史』。

論承天寺，正是近在咫尺，那畫闌無土的連江鄭思肖，更無疑是

蘇州的流寓名賢，而蘇州城又是江南人文薈萃所在。我於是想買一本

心史，再找點附帶材料，寫一篇雜文，藉以裝點蘇州的門面。豈知不

，除了一座將頹的廢寺，轟在斜陽裏不言不語外；欲覓幾個解事故老

，與談文獻掌故，而偌大蘇州城，竟無一人，我不禁有啞失望！

直到大東亞戰爭發動了！南洋羣島，成爲東亞共榮圈裏物資豐富

宋遺民鄭所南心史評價

的重要地域。當我在舊書堆裏，搜集了許多南洋華僑文獻，作爲寫文

講學資料時候；我又在書裏邊發現下列的記載：

『鄭思肖，福建連江人，亦宋遺臣之愛國者也。據南僑口碑

傳說：鄭亦曾至爪哇之吧城（巴達維亞）移鄉人同去；其居留地

日八茶區，乃以茶八課，與土人相易者。當時建屋二十六間，遺

跡至今猶存。』

我讀到了這段南洋的珍貴文獻，竟有點迷惘！因爲根據蘇州府志

，鄭所南是始終未出國門一步，老死在吳下的。現在爪哇又有他的遺

跡，難道他竟有分身術，而與陳宜仲輩揚帆南渡嗎？爲了這一段趣味

疑史，我的求知慾又高熾了起來！於是從新又到故紙堆裏，把搜發掘

，搜集了好些書本上的材料，來寫成這一篇蕪雜不堪的文字。

一、心史著作的時代背景

我在寫這篇文章時候，開宗明義的第一章，就是要明瞭鄭所南著

作心史的時代背景。據明代盧熊姑蘇志單行鄭所南傳：

『鄭思肖，字德（憶）翁，號所南，連江人。祖咸，卒於枝

江主簿。父震，字叔起，淳祐（宋理宗年號，一二四一——一二

五二）道學君子，爲安定和靖二書院山長，有菊山詩集。景定壬

戌（理宗景定三年，一二六一），卒於吳，葬長洲縣甌山。思肖

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詞科；侍父來吳，寓調坊巷（今名調豐巷）。

元兵南下，扣關上太皇太后幼主疏，辭切直忤當路，不報。初

宋遺民鄭所南心史評價

若某，宋亡，乃改今名；思肖，卽思趙；億翁所南，皆寓意也。素不娶，孑然一身，念念不忘君，形言於詩文中。遇歲時伏臘，輒野哭，南向拜，人莫測識焉。聞北語，必掩耳而走，人知其孤僻，不以爲異也。坐臥不北向，扁其室曰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下文，則大宋也。精邊關，自更詔後，爲蘭不畫土，根無所憑藉。或問其故？則云：地爲番人奪去，汝不知耶？不欲與，雖迫以勢權，不可得也。天目山中峯禪林之白眉，聞思肖名，欲見未果；偶會於孝子梅應發家，一見各默不語，坐久之，本忽云：所南何不脫髮？思肖曰：兩限對兩限，無法可脫。及別去，本又云：博學老子。思肖卽曰：世法和尙。趙孟頫才名重當世，思肖惡其宗室而受元聘，遂與之絕；孟頫數往候之，終不得見，嘆息而去。無何，貸其所居，得錢則遇人之急；田亦捨諸和，惟餘數畝爲食資。仍謂佃客曰：我死則汝主之，蓋不以家爲矣。自是無定跡，吳之名山禪室道宮，無不遍歷，多寓城之萬壽，覺報二刻。疾亟時，囑其友唐東曠曰：思肖死矣！煩書一牌位，當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語訖而絕，年七十八，蓋其意謂不能死國與無後也。自贊其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於洪洪楚楚之表，以爲不忠不孝之榜樣。宋社既墟，適意編黃，自稱三外野人。嘗著大無工十空經，空字去工而加十，宋字也，語爲大宋經，造語奇澀如度詞，莫可曉。自題其後云：臣思肖嘔三斗血，方能書此，後當有巨眼識之。又著釋氏施食心法一卷，太極祭煉一卷，釋餘集二卷，文集一卷，自敘一百二十圖詩一卷。』

宋代是「理學」盛行的時代，鄭思肖的父親鄭震，既然是一個淳祐間的道學君子，思肖出生於宋理宗嘉熙三年（一二三九），受着當代儒家嚴肅的學術思想所薰陶，他是個時代環境所產生的狷介之士。

他承襲了宋儒理學的「貫」思想，對於君臣大義，夷夏區分，和忠孝觀點，是絕然不可以稍爲姑息假借的！以這樣一個學術思想的環境，他們的主張，是「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絕不苟且之論，而恰恰遺留着金元以女真蒙古民族，入主中國，這個由理學狹窄心理所養成的狷介儒士鄭所南，他豈有不悲憤填膺，呼天搶地，以發出他的不平之鳴的嗎？

所以我們站在六百五十六年以後，以觀看六百五十六年以前，鄭所南著「心史」的動機，也僅僅是時代中所應有的消極悲憤的表示，並沒有別的作用，存在裏面，并且「心史」這部書，於其說它是「史」，不如說它是鄭所南個人的詩文隨感雜錄；因爲全書僅僅是由「咸淳集」詩五十首，「大義集」詩七十首，「中興集」詩一百一十首，和「久久書」等雜文二十篇等綜合而成，詩文造語每灑，雜著凌亂破碎，絲毫不具著「史」的條件；他的不惜曉曉費詞者，其千言萬語中的惟一目的，就是要別夷夏之分，竭盡孤忠，表示尊君大義，希望既亡的宋室，終有再起中興之日。他惟恐後來人，忘却了他的主張，或做出和他主張相反的事情；因此他彙集了他生平的詩文雜著，於南宋既亡後的元代世祖至元十年（他仍稱宋代德祐九年），用一個鐵函裝着，把它沉放在蘇州承天寺的井裏。

二、由投藏井中到浚井發現

當然，這樣的一部詩文雜著，雖然並不是史，書中除了消極的悲憤而外，更沒有什麼惡意的陰謀；但是放在元代的初年，因爲書中還記載着當時從傳聞所得的崖山失敗消息，和北庭的瑣屑情事，當然是不容易保存的。即便在鄭氏的生前，偷偷地私藏着，但是在既死以後呢？難保不被別人銷毀掉。因爲他太主觀了，他的自信力很強，他

相信南宋一定有復興之日；所以他要保存他的著作，以爲日後孤忠耿耿的憑信，他就設法用鐵函，藏入井中的方法。

當鄭所南的晚年，把房屋賣掉了以後，他孑然一身，常常寄宿在僧寺道觀裏。明人廣龍姑蘇志鄭所南傳裏，說他『多寓城之萬壽、覺報二刹』。考蘇州城內的承天寺，在梁代稱重玄（雲）寺，唐代稱廣德重玄寺，宋初改承天寺，宣和中又改爲能仁寺，元代並稱承天能仁寺。因爲寺中有千佛閣，屋木棟樑上，鑿有萬歲閣字樣，所以又有萬壽之稱，也就是鄭氏晚年寓居之所。鄭所南爲着要保存他這本表示孤忠耿耿的雜著，用了特製的鐵函盛放着，祕密藏在寓居僧寺的井底裏，這是再妥當沒有的了。

沉在蘇州承天寺井底的『大宋鐵函經』，從元初至元二十年（一二八三，鄭氏因爲不承認元代的年號，仍稱德祐九年），一直到明末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剛才發現。發現的經過，當時長洲陳宗之所著的『承天寺藏書井碑陰記』裏，敘述得很明瞭如次：

『崇禎戊寅歲（十一年）吳中久旱，城居買水而食，爭汲者相排於道。仲冬八日，承天寺狼山房潘魯井，鐵函重置，錮以聖灰；啓之，則宋鄭所南先生所藏心史也。外書大宋鐵函經五字，內書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十字。自勝國癸未（元世祖至元二十年，一二八三），迄今戊寅（明思宗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閱歲三百五十六載，楮墨猶新，古香觸手，當有神護？於是鄉先輩陸子嘉穎，始發明其書，假鈔題識，冀廣其傳，同志中多興起者。而諸生張劭，遂獻其書於大中丞金華張公，公覽而異之，立捐俸繕梓；并植碑井傍，復擬構祠置玉，額其門，時爲庚辰（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孟春云。余惟先生卓行，載在郡乘；畫苑稱其畫罔無缺，意不欲廢元土，一染墨之微，猶不忘君。况此史

宋遺民鄭所南心史評價

儼其親歷，於悲歌涕淚中，考據纂輯者？觀其習詞，足訂史訛，其爲傳信無疑。昔人寄慨陵谷，至於沈碑於淵，思壽其功業；而先生獨遭淪喪，憤懣憶，固無忘後世之知之也。孰知一點心血，土封泉漬，三百年後，復有起而表章之，昭揭幽魂，登厥瓊瑤如張公者乎？固見忠義不泯，曠代相感，而神物吐現有時，良非偶然矣！書成，其原本編度詞中，俾僧達始世守，以梓本行，贊成者；鄉先輩文字從簡，吾師張異度先生，暨友人張子劭；而宗之爲記其緣起如此，苑陳宗之記，擬郡文從簡書。」

照這樣看：心史的發現，由於明末崇禎十一年承天寺狼山房僧人達始浚治魯井，無意中起出的（根據蘇州府志）。起出以後，就由當時的蘇州文人陸嘉穎，張劭，文從簡，張異度，陳宗之輩；傳鈔的傳鈔，向當道獻書的獻書，撰文的撰文，從事於宣傳。終由巡撫張國維，捐俸刻書；并且特在寺中建立鄭所南祠，把原本藏書寺中，付達始保存外，又立了一塊藏書井碑記，這樁事情，不知轟動了當時多少人，可以證明是千真萬確，並不是虛構假造的了。至於鄭氏藏書井中的年月，目前的吳縣志節錄馮桂芬纂輯的蘇州府志引乾隆時的舊志，說是宋末的德祐元年（一二七五）。但我們根據明刻本的心史，鄭所南手定心史稿本是在德祐八年壬午（即元世祖至元十九年，一二八二）的冬天；其明年癸未（即至元二十年，鄭稱德祐九年，一二八三）的三月二十六日，鄭氏又在書末寫了一段題言。那末他藏入鐵函，投沉井中，當在至元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以後的事，這是一定無疑的；可見纂撰蘇州府志者，並未目覩心史原書，依誤傳誤的隨便記載罷了。

三、一片天真，比史還有價值

因爲心史並不是『史』，所以我們不能當做歷史讀；因爲不當它

做歷史，所以對於書中的一切敘事措辭，要用另外一種眼光來看的。假使我們拿整部心史來讀，不拘是詩，是文，是記載事實；他總像亂頭粗服的村婦野老，不拘禮節的婆說什麼就說什麼，絕不存半點顧忌，加絲毫雕琢，字斟句酌的成套上全副假面具給後人看。因其如此，書裏面存着一片天真，就是他轉錄各方面的傳聞之詞，憑着他主觀的見解寫出來，儘不說天眞得異尋常的書歌子本色！

因爲心史並不是「史」，所以有許多地方，是供後世的文獻考據學者，用真實的眼光，作時代性的透視。例如他記載陳宜仲出奔占城，轉道閩婆（爪哇）；少保張世傑的崖山失敗，率衆出海等等事蹟。殊有耿耿在心，縈諸夢寐，期望他們一旦飛將軍從海外歸來，重復宋靈河山的癡想；他一到垂老，始終死不掉這個妄想的。又如他在書末的「大義略敘」裏，敘述冒似道的低能，擅權，匿情，誤國諸端，寫得憤憤不平。敘述陳宜仲，張世傑，陸秀夫等文武將相不和，致南運以後，不克維持久局，而弄到崖山失守的末路，未始不聲淚俱下！他又敘述文天祥的身入北虜，言論氣概，凌厲直前的模樣；却和正史上所說的，大大不同。我們不知道他得諸當時的民間傳聞呢？還是他在憑他的個人理想，刻意描寫的呢？我們雖不能遽加斷論，但是的確是此書的特異之點。

此外，還有一點，我們可以推想而知的：就是他和崖山失守以後，出海逃亡的失敗者的一羣，一定在秘密中互通聲氣的。所以他對於失敗逃亡者一羣的蹤跡，在書裏記載着「……文武諸臣，流離海外，或仕占城，或墾交趾，或別流遠國……」，又載「（陳丞相）又遁而奔閩婆（爪哇）國，當遣使齎香一器遺張侯（世傑），約以外國兵來合；公未至，張侯公已敗棄崖山……」等失望話。而陳宜仲，張世傑等失敗逃亡者，到了南洋各地，爲着要維繫人心起見，一定也揚言國

內名流，如鄭所南輩的虛望相爭者，也和他們一同逃向閩婆（爪哇），藉以轟動大眾。因此至今爪哇島上，尙遺留着「八茶地」地方的鄭所南遺跡，始終爲歷史布了一個疑陣。

至於我們何以知道鄭氏當年，常和海外秘密通聲氣的呢？這並非筆者的武斷妄言，特在「二唱詩」的唱丞相陳宜仲詩序裏，錄出一段證據如次：

「先是，景炎二年丁丑歲（元世祖至元十四年，一二七七），公（指陳宜仲）以泉州糖鹽，貯空名省札（即盜白委任狀）數千道，遣感恩僞作糖商，販糖來吳。密諭使臣呂大升，遍誘浙西數州平日有戀國之心者，皆填名補官；呂大升用心，布置有法，遠近皆孚。期以戊寅歲（至元十五年，一二七八）正月二十四，二十五，掩其不備，一舉得吳，有姚其姓者，以謀軍器於其主高氏，高氏乃告於胡德拜都；至正月二十四，果有領兵來者，以有備，俱陷敵手……」

考諸正史，元世祖至元十四、五年間，正是陳宜仲，張世傑等奉宋端宗在閩粵沿海掙扎的時候。他們密運空白委任狀，誘致有愛國心者，欲一舉得吳，這豈非是實有其事的游擊戰略嗎？所以鄭氏的心史，雖不是史，却赤裸記載得比史還有價值；宜其他要處慮心積慮，來沉入井底以保存的了。

四、同時還有姊妹之作

心史這部書，並不具備着著史的條件；而鄭所南何以很自負地一定要稱史？並且一定要保存它呢？我們須知道宋室南渡以後，是「禁私史」的，禁私史的惟一原因，就是恐怕因此得罪了北廷。我們試把與心史同時同地的姊妹著作——元代自撰「城北遺民」蘇城徐大燠所

著的「遺餘錄」兩卷來看：他在開頭的第一段裏，就這樣說：

「先朝（指宋）上承五季，下平十國，公私紀載，浩如煙海！汴京既陷，官書皆入北方；兀九南牧，幾於焚坑！一二遺老，搜拾舊聞。國顧忌諱；紹興中葉，遂禁私史，著為令。國初著錄，亦在所禁，中歷兩光，甯，理四朝，搜毀七次！」

由此看來，在南宋時代，為着環境關係，不准人民有紀錄著述的。就是說，也要搜查毀棄；那末要保存一部私人著作，實在不易。因為南宋政府，把私人間的史料著作，懸為厲禁；在這個「無史時代」，而一般的在野文人，他們就偏生要把自己的著述設法保存，希望得保留傳給後來人看的一「變態心理」。於是他們就在禁令森嚴之下，各自各的去努力設法，用種種不同的方式來保存；像鄭所南的把書本子裝入鐵函，沉諸井底的，自然是一種最妥善的好方法。不過是不是不被水浸壞？能不能再被發現出世？我想就是他本人當投入井底的時候，一定是毫無把握的。那末到了明末，得以被澆灌出來，垂入世人之目的，未始不是僥倖。又如像同時人城北遺民徐大燾所著的「遺餘錄」，却用另外一種方式，被保存在一部裝裱得極精緻的書畫冊頁裏；一直到清代末年（光緒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才由李模從「金陵徐綉齋」處抄錄出來。在李模的題記裏：說到「遺餘錄」的內容，頗有關蘇州的文獻，本來可以作吳中修志的取材；可是那時候清代的文網，尚未解禁，即使是詛咒相隔兩朝的元代，還恐怕不大妥當，於是只好偷偷地刻在叢書裏面，豈非比「心史」更可憐嗎？

至於元代城北遺民徐大燾，「遺餘錄」的內容；甲編僅僅記述宋初宋末的遺聞軼事，多半得諸傳聞，而且對於趙宋一代，不無諷刺性的微詞；這是非易代後的遺民，沒有人敢大膽直錄的。乙編裏：所記述的大半是金元兩朝迭次給予吳中人民的暴行虐政，和兩姓絕續之交

的奸淫夜掠慘狀！這些記載，雖然多是實錄；但因為寫得太赤裸了，

足以驚駭世俗，使大人先生們秉纂修地方志書之筆者，讀了掩面却步，決不敢採為修志材料。所以不加雕琢的「逸史」，終究是「逸史」地位，絕對沒有擱入「正史」的可能。因此不拘任何「正史」，因為要顧慮到許多忌諱，俾合乎隱惡揚善的原則，就不得不嚴立體例，來限制去取的材料；而正史所包含的史料，遂得是異常狹窄，內容也弄到異常貧乏。我們且莫看不起那些「逸史」，讀逸史的，不啻像掘寶藏一樣，其中儘多驚人的發現，與出乎意料的收穫！就如「遺餘錄」這一部書，在我看起來却比消極悲憤，空言謾罵的「心史」，要強得多。因為徐大燾的著述餘錄，不盡是他的主觀文字；他把他同時或比他較前的一些不經見筆記，儘量轉錄。他不曾盡了有聞必錄的責任，替先代保存了豐富的史料，來留傳給後代。

我們在「遺餘錄」中，發現了與鄭所南心史同時的無數姊妹作；如李茂苑的「普天同憤錄」，其孫李堯臣的「普天洩憤錄」，與虞蘭南的「治吳編」等。假使這些書至今還在，祇少可以多得到一點當年各種事實的真相，而推翻或補充所謂正史也者的某一部分，以打破歷來官史家所守「隱惡揚善」的傳統習性。徐大燾在「遺餘錄」裏，對於「普天同憤錄」等著，轉錄「季心池」筆記道：

「孫國，在桃花塢西，孫氏莊房在焉。李侍郎殉國難（指靖康之變），孫子茂苑年尚少，誤為虜孫，被掠去；後隨草木后歸，屬上封事，請國恥。忤旨削職，遂之吳，檣羅國中，頗其室曰錢艷座；酒酣耳熱，作普天同憤錄，其激昂忠義之氣。因近羅巖，將興大獄。時茂苑已死，其孫堯臣，集金人亡國事，作普天洩憤錄以求解，流傳宮禁（指南宋宮廷）；得官未就，奉母載酒，日徜徉於柳堤荷蕩之間，鼎革（指南宋滅亡）後自經死，私諡

孝烈。按晉天同憤錄四卷，都有姓名職位時日地址可證，不能虛造，……

這是當然的，有姓名，職位，時日，地址可證的實地實事，更足以觸犯忌諱而興大獄；其禁止流傳，乃是一定之理。又如徐大焯燼餘錄中轉錄虞圖南「治吳編」內所紀，建炎三年（一一二九）二月的元兪南侵，屠殺蘇州全城人民的慘事；對於死傷男女人數，據掠縱火情形，奸淫婦女狀況，與劫後埋葬屍首數量等，均歷歷如繪。假使沒有這類的「逸史」保留到現在，豈非有史等於無史了嗎？

五、懷疑與捧場者的各自立場

到了清代，在專制時代的嚴密文網之下，舉凡關於明代遺民，有不滿清廷的文字，或宋明兩代，指摘遼、金、元等朝的著作，都認為在禁止之列；而宋遺民鄭所南的心史，也遂變了禁書。尤其是從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至五十三年（一七八八）的十五年間，由於檢查各類書籍內容的結果，而彙成大批禁書的書目；其中「鄭思肖井中心史」，也赫然在列。由是明末刻本的心史，遂不復在民間流傳的了。

大凡某一本書的被禁止銷行，一定先有人對於這書發生懷疑心理開始。而懷疑心史，指摘此書的最初一人，就是清初具有功名富貴熱中的徐乾學。徐氏在資治通鑑後編百五十二卷，「詳興」二年（南宋帝昀年號，一二七九）十月條，有一段考異話道：

明季有井中新（心誤）史，載（文）天祥對李羅之言，頗不同。是書乃姚士舜偽撰，託名鄭思肖，不可用……士舜，字叔祥，嘉興海鹽人。

因此四庫全書總目裏，對「心史」也沒有好評。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一百七十四卷，根據了徐乾學考異的一段話，指斥心史。其原

文是：

「文詞皆蹇澁難通，紀事亦多與史不合……此必明末好異之徒，作此以欺世，而故為眩亂其詞者。徐乾學通鑑後編考異，以爲海鹽姚士舜所偽託，其言必有所據也。」

心史是偽託的嗎？批評者說它「文詞蹇澁難通」是可以的，因為鄭所南是一個宋代代理學信徒，他的行文，並不流暢，我們絕對承認。又說它「紀事亦多與史不合」，我們也替鄭氏承認；因為他的紀事，原本出諸傳聞，又因為他並不在著史，絲毫兼具史的條件，更何況與正史相合呢？至於徐乾學之說，格外幼稚；他既沒有舉出海鹽姚士舜偽作的憑證，並且連姚士舜到底是怎樣一個人？都含糊其詞，像猜謎射覆式的，毫無明白表示，怎可據以爲定論呢？徐乾學是江蘇崑山縣人，崑山是蘇州的屬縣；清初距明末崇禎十一年蘇州城發現心史的時候，爲日極近。何以徐乾學把承天寺凌井起出鐵函，許多蘇州文士，奔走鈔錄，立碑建祠，巡撫張國維捐貲刻書等等事實，一筆抹殺呢？徐氏好像生長在數千里以外的人，不但目無所見，耳無所聞；他連「心史」這個書名也弄錯了，誤爲「新史」，他尚有批評真偽的資格嗎？

關於徐乾學指摘心史的疑問，我思之再三，得到一個解答：原因是徐乾學是一個清代初年，逢迎清廷的順臣；大家祇要看清初崑山的徐家，科甲之盛，大官的多，就可以推想到，假使徐乾學對於有民族意識的宋遺民遺著，不把腳來踢幾下，他頭上的頂子也決不會有這樣紅！上面的話，也許我責備得太苛刻了一點。我們姑退一步說，假使徐乾學並不是成着惡意的指斥，希圖邀功；他一定十分善意，用着指斥心史的反宣傳策略，說得這部書不值識者一顧，於大家當做偽書毫不注意之下，保存了一部宋遺民的遺作。雖然，仁者見仁，智

者見智，各有各的立場，各有各的看法，而清代後來的許多學者，却都受了徐氏「一言喪邦」的影響，如萬斯同，閻若璩，全祖望等輩，莫不異口同聲，指心史是偽書了。不過清代學者們的心史是偽書，也有另一理由：因為一般的史實家故考據家，他們考據心史，除據得諸當時傳聞的遺聞軼事，和真正的史料，相距太遠以外；若論別的，實在內容貧乏到空洞無物。祇是幾句消極悲憤痛哭的老生常談，那能被許多樸學專家所重視呢？好在心史決不是「史」，所以我可以替鄭所南先生解嘲的。

但是，在清初也有大學問家，替心史大大捧場的嗎？我說：有，有，有！像徐乾學那一般人，在清代初年，自然是逢迎得意的輩。反之，還有抱亡國之痛，失敗遠走的一羣明遺民，他們對於心史批評的態度，當然是另有見解的。在失敗的一羣明遺民裏，不必再提別人，就是與徐乾學同縣人，而且他的嫡親舅舅顧亭林先生；他老人家對於井中心史，因大為讚揚而特地製了一首「井中心史歌」。歌前一敘，說得非常沉痛感慨道：

「崇禎十一年冬，蘇州府城中承天寺，以久旱浚井，得一函。其外曰：大宋鐵函經。鋼之再重，中有書一卷，名曰心史，稱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思肖號所南，宋之遺民有聞於志業者。其藏書之日，為德祐九年，宋已亡矣！而猶日夜望陳丞相張少保統兵外來，以復土宇，至於痛哭流涕，而禱之天地，盟之大神，謂氣化轉移，必有一日。於是郡中之人見者，無不稽首驚詫！而巡撫張公國維。刻之以傳；又為所南立祠堂，藏其函祠中。未幾而遭國難，一如德祐末年之事，嗚呼悲矣！其書傳至北方者少，國變之後，又多諱而不出；不見此書者三十餘年，而今復覩之富平朱氏。昔此書初出，太倉錢君肅樂，賦詩一章，崑歸生莊（玄

恭），和之八章。及浙東之陷，張公（巡撫張國維）走歸東陽，赴池中死！錢君遷之海外，卒於琅琦山。歸生更名祚明，為人慷慨激烈，亦終窺餓以沒。獨余不才，浮沉於世，悲年邁之日往，值禁網之愈密，而見賢思齊，獨立不懼，故作此歌，以發揮其事云爾。」

在顧亭林先生這篇敘裏所記的幾個人：如刻印心史者巡撫張國維，在浙東陷落後赴水自殺了！賦詩的錢肅樂，遷走海外客死了！和詩的歸玄恭，在本鄉窮餓而死了！在這失敗的一羣遺民裏，只有亭林先生遠走西北，依然健在。說來何等感慨？即使親密如他的外甥徐乾學，終於舅甥異趣，各走各的路，各保各的立場：一朝入仕，不論怎樣的違心之談，也不顧一切地蒙了良心說出來，這還有何說呢？

六、因宋遺民的消極引起明遺民的積極

可是顧亭林先生，雖然特地做了一篇長歌，替井中心史張目。但像宋遺民這樣消極詛咒的方法，僅僅用痛哭流涕希圖復國；不惟是不可能，并且空空洞洞，絕不能喚起多數後人的注意力。更有一點，此類謾罵性的文字，很足以觸犯忌諱，極不容易保存而有被銷毀之虞。因此聰明的明遺民，他們決不踏襲宋遺民消極態度的老方式；毅然決然，以積極性的建設性的著作，留待後世撥亂圖治的賢明主宰者，作革故鼎新的施政參考。這樣，我們不能不佩服明遺民的比較眼光遠大，想出這有主張有辦法的積極方案。

明遺民遺留給我們，至今還可以讀到的書籍：如黃梨洲先生的「明夷待訪錄」，顧亭林先生的「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等等學大者。這類著作，不但不觸犯時諱，并且因為有積極建設性，誰都願意一讀而樂為保存流傳。至於當時作者的深心，也可於字裏行間，

宋道民鄭所南心史評價

體會得到。黃梨洲先生在「明夷待訪錄」自敘裏說：

「余嘗疑孟子一治一亂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亂無治也？」

……前年壬寅（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夏，條具爲治大法，

未卒數章，遇火而止。今年自楚水返於故居，整理殘帙，此卷猶

未失於擔頭船底，兒子某某請完之。冬十月，雨窗削筆，喟然

而嘆曰：「昔王冕做周禮著書一卷，自謂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

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終不得少試以死，冕之書未一見，

其可致治與否？固未可知。然亂運未終，亦何能爲？大壯之交，

吾老矣！如箕子之見訪，或庶幾焉？……」

可見梨洲先生的遺民身分，寫這本著的目的，在希望撥亂求治；

他鑑於目前的「亂運未終」，而希望於將來的有志者，去讀這本佐治

之書，說得明白明白。而顧亭林先生致書黃氏，對於是書，也推崇備

至：茲把原書，鈔錄如次：

「辛丑（清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之歲，一至武林，便思

東渡大江，謁先生之杖履，而遂巡未果。及至北方，十有五載，

瀏覽山川，周行邊塞，粗得古人之陳跡。而離羣索居，幾同僮父

；年踰六十，迄無所成，如何如何？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過

從諸文士之後，註蟲魚，吟風月而已。積以歲月，窮探古今，然

後知後海先河，爲山覆費；而於聖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源，

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恨未能就正有道。頃過菊門，見貴門

人，具談起居無恙。因出大著待訪錄，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之

未嘗無人，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天

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古之

君子，所以著書曰待後，有王者起，得而師之。然而易窮則變，

變則通；道衰久，聖人復起，而不易吾言，可預信於今日也。炎

武以管見爲日知錄一書，竊自幸其中所論，向於先生者十之六七；惟奉春一策，必在關中，而秩陵僅足偏方之策，非身履者不能知也。……」

亭林先生這一書裏，對於待訪錄的推揚，無微不至！他僅僅提出彼此意見不相同的一點：梨洲先生主張建都南京（秣陵），而亭林先生則主張非關中不可，彼此各有見地，可是他們並不是替當時的清廷建議，而希望在後世的「王者」。這等主張，民族意識，不啻躍然紙上！豈非比宋道民的痛哭謔罵，絕無辦法的高明多嗎？所以亭林先生在他自著的日知錄序文裏，也明白的表示道：

「……蓋天下之理無窮，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述。故昔日之得，不足以爲矜；後日之成，不容以自異。若其所欲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則有不盡於是期者！藏之名山，以待撫世宰物者之求，其無以是刻之類而棄之……」

讀了這兩先生的苦心微辭，不啻在暗示出惟實學才可以挽救民族危亡的一條道路。舉凡空言謔罵，消極痛哭的方法，都是迂腐得不切實用；而鄭所南的心史，恰恰踏了這種弊病。

筆者因宋道民的消極性，而連論到明道民的積極性。我們不拘他們是積極，是消極，而留傳給我們後代的民族精神，都是毅氣凜凜的！誰說不是我們東方文化中獨特的結晶呢？

▲一個重一百四十磅的人，有如下的化學成分，脂肪足够製七塊肥皂，炭可做九千枝鉛筆，磷可以作二千二百支火柴頭，骨可作一劑藥類，鐵可打成一根不長不短的釘，石灰可以粉白一個羅籠，硫磺足够殺除一隻狗身上的蚤，水可以裝滿十個十加侖的水桶。

日本中古時代的漢文學(續)

朱明

四、敕撰集三種

日本平城、嵯峨、淳和三帝，都極喜歡漢文學，尤其嵯峨天皇，對於漢文學提倡最力。漢詩集「凌雲集」，便是嵯峨天皇命小野岑守編撰的。據凌雲集序文裏說，所蒐集的是延曆元年(弘仁五年)這三十年間的作品，作者二十三人。這書是敕撰集的嚆矢，比了延喜年間的古今集早一百多年。

小野岑守是小野篁的父親，官至參議，極為當世所重，與弘法大師交往很密，在性靈集卷一裏有「贈野陸州歌」，在經國集卷十裏也有岑守的「歸休獨臥寄高雄寺空海上人」，其中有這樣一句：

「昔余深結義，自爾十餘紀。」

由此可以看出他們兩人交誼之深。但在凌雲集裏並沒有弘法大師的作品。這大概因為這書所蒐集的作品限於朝野人物的緣故。

嵯峨天皇在後來又命仲麻呂編撰「文華秀麗集」，所蒐集的是凌雲集以後的作品和以前所漏收的作品。這書大概成于凌雲集出後的二三年間，在編撰的時候，和凌雲集一樣得菅原清公等的幫助。文華秀麗集的作者計二十六人，詩一百四十八首，分為三卷。

到了天長四年，又有淳和天皇命滋野貞主編撰的經國集問世。這本集子原有二十卷，現在只剩六卷，其中所蒐集的是慶雲四年至天長四年，這八十年間的作品，在詩之外，也有文章。

通觀這些集子，也有平城、嵯峨、淳和三天皇的詩，其中以嵯峨

天皇的詩為最好。當時在每年三月三日及九月九日，每召集羣臣，讀此賦詩。但當時的風氣已和懷風藻的時候不同，歌功頌德之作已減少，題目也大有變化。嵯峨天皇每行幸神泉苑，日本後紀上說：「幸神泉苑，覽花樹，命文人賦詩，賜綿有差，花宴之節，始於此矣。」這是弘仁三年的事。那時天皇每賦詩一首，再命羣臣各賦一物。茲將嵯峨天皇的詩舉兩首如下：

江上船

一道長江通千里，漫漫流水漾行船；

風帆遠渡虛無裏，疑是仙槎欲上天。

江邊草

春日江邊何所好，青青唯見王孫草；

風光就暖芳氣新，如此年年觀耆老。

那時唱和的風氣很盛，和歌方面也受其影響。「雜言奉和」一書，便是蒐集和御製之作以及其他應制詩而成的，其所以稱雜言奉和，是因為第一篇是「雜言奉和聖製河上花詞」。

在「懷風藻」時代的詩，大多是五言，但這時候的詩以七言為多，而且平仄很嚴，這是受唐朝的影響。同時，文人的姓名也喜歡用中國式，例如在文華秀麗集裏，良峯安世寫作良安世，藤原冬嗣作藤冬嗣，滋野貞主作滋貞主，菅原清公作菅清公。

嵯峨天皇的作品除漢詩以外，也有文章。在羣書類從卷六十四中的田村麻呂傳記，便是他的作品。

日本中古時代的漢文學

平城、嵯峨、淳和三天皇，都是桓武天皇的皇子，其中平城天皇的御製不很多，僅有一部分見文華秀麗集和經國集。淳和天皇的御製很多，在凌雲集和文華秀麗集裏署名東宮的都是。

嵯峨天皇有子女四十二人，其中皇子十七人和皇女十五人都賜源姓。如源明、源弘、源常等，其作品都見敕撰集。在經國集卷十裏，載有源弘、源常十六歲時的作品：

奉和太上天皇訪淨上人病

源弘

高僧幾歲養清閑，病裏天花映暮山；

野客時來通幽門，疏鐘獨通白雲間。

全前

源常

支公臥病遺居諸，古寺莓苔人訪疎；

山客尋來若相問，自言身世浮雲虛。

皇女中有智子內親王也是詩人，其作品載在文華秀麗集和經國集裏的很多，都署名公主。

此外如賀陽豐年、小野岑守、菅野真道、菅原清公、藤原冬嗣、滋野貞主等等，都是當時的名家。

但在凌雲集、文華秀麗集，和經國集裏所載的漢詩，未必都是天下的名作，不過大多是在天子面前做的，其中當然沒有一首諷刺時勢，也沒有一首的作者和朝廷關係很少，總之，這幾種敕撰集中的作品，可說多數是應制之作。

當時的日本一切都模倣中國，雖然中國把日本當作藩屬看待，日本人一點也不以為意，而只管努力把中國文化輸入日本。在這種時代，當然在思想方面和文辭方面無不模倣中國，所以漢詩的題材，也和中國類同。例如在當時日本人的作品中，也有「征戍」，「閨怨」之類，甚至在嵯峨天皇的公主有智子內親王的詩裏也有這樣的句子：

「那堪空閣妾，未慰相思情。」

因為模倣的成分多，所以要以當時的詩文來研究個人的思想，不很可能。

除了詩之外，也有賦，如經國集中有「春江賦」、「小山賦」、「靈賦」、「鴉鵲賦」等等，但大多是短篇，這大概是因為沒有豐富的思想，而文辭又麻煩的緣故。

當時受嵯峨天皇賞識的名家，有小野篁等，小野能詩文，也能書畫，但他是一個多奇行的人，當他任遣唐副使時，因與大使不合，曾作「西道謠」諷之，遂被流放到隱岐。他的詩，在經國集和扶桑集裏都有，他的四六文也很出名。

除漢詩等文藝之外，也有從事著作歷史和其他雜著的，如桓武天皇的皇子萬多親王，曾著有「姓氏錄」；藤原冬嗣著有「日本後紀」，菅野真道著有「續日本紀」和「續日本後紀」，忌部廣成有「古語拾遺」，藥師寺僧景戒有「日本靈異記」。「日本後紀」、「續日本紀」和「續日本後紀」等書都是編年體，文字並無特色；「古語拾遺」所記是古代的歷史，從這本書裏可找到古代的俚諺和傳說；「日本靈異記」（三卷）是模倣中國的冥報記而作的，這部書出後，因果報應的思想才逐漸普及於日本，壓倒了日本的神話，後來的「今昔物語」便是從這個系統上來的。

五、貞觀時代的名家

貞觀年間，日本內政漸上軌道，於是倣效中國，開始修史，同時文學也更盛，如都良香、菅原是善、島田忠臣等都是名家，都良香原是桑原秋成的孫子，後來改姓都，初名言道，後來又改爲良香，著作有「都氏文集」，現存三卷。關於都氏，有很多神話，例如說他在羅生門邊歌曰：

「氣霧風梳新柳髮」

就有鬼神應之曰：

「冰消波洗舊苔巖」

又當他遊竹生島時，他偶然隨口唱道：

「三千世界眼前盡」

當時也有鬼神應之曰：

「十二因緣心裏空」

這雖是神話，也足見他的才華被人看重。他死的時候，還只有三十六歲。

在他的文集裏，為人捉刀的作品很多，其他如經他撰擬的詔書、敕書、敕符、牒狀等也不少。此外尚有策問、對策、及策判（試卷評語）等。茲舉策判的例子如下：

「右是世等詩，文潤其華，義批其實，仍為不第。」

「龍門之水日急，鱗飛之期年逾，仍為不第。」

「右高望等詩，或構思相差，或用韻不類，落第之恨，各自取之。」

由此也可以想見當時考試的情形。

菅原是善是和都良香齊名的，著有文集十卷，現已散佚。他曾經替高尾神護寺的鐘撰銘，橋廣相作序，敏行手寫，世稱三絕。橋廣相和大江音人，都是菅原是善的弟子。

島田忠臣的家集叫「田氏家集」，都是詩。紀長谷雄稱他為當代調匠。他的詩，以詠史、贊佛法的居多。另外也有新鮮的題目如：

見蜘蛛作網

見叩頭蟲

紙鳶

日本中古時代的漢文學

但這些作品大多是借題發揮，自敷不遇。他是一個多產的作家，看了他的「自詠」一首詩，便可以知道：

不厭吟諷欲終年，自課初知自性然；

祝著聖年三百首，贊來良史半千篇。

在貞觀時代的學者，除了都良香、菅原是善及島田忠臣等，尚有藏善行及藤原佐世等，也很有名，大藏善行壽至九十餘歲，有地仙的稱號。

六、延喜時代的名家

延喜時代的名家有菅原道真和三善清行等。菅原道真不僅是延喜時代的大學者，也可以說是德川以前唯一的漢文學者。他的家世系統是這樣的：

菅原古人——清公——是善——道真

菅原氏列代都是名家，以道真為最優秀，可是清公和是善的家集都已散佚。菅原道真由一個儒臣而升至大臣的地位，在文學方面也最有名。其文集有「菅家文章」十二卷，另有「菅家後集」一卷。他在十一歲時——文德天皇齊衡三年——就開始做詩，有「月夜見梅華」一首見「菅家文章」第一卷；

月耀如晴雪，梅花似照星；

可憐金鏡轉，庭上玉房馨。

他在二十六歲時中進士，當時的考官是都良香，試題是「明氏族」、「辨地震」，均見「菅家文章」卷八。三十四歲時已是文章博士，四十三歲做讀校守，四十六回京，四十七歲做藏人頭，旋又被任為遺唐大使，未成行，（也許是名譽職）寬平九年，任權大納言右近衛大將，五十五歲任右大臣，次年任命為太政大臣，辭而未就。到了延

喜元年時，道真五十七歲，授從二位，旋貶九州，五十九歲歿于其地。以一儒臣而進至三位以上的，只有吉備真備和菅原道真。

菅原道真的性情極正直，而量稍狹，遭藤原氏嫉忌。他在元慶六年夏有一首詩題叫「有所思」，有附註如下：

「元慶六年夏末，有匿詩誹謗納言，納言見詩意之不凡，疑當時之博士，余甚憐之，命矣，天也。」

這是他家窺後的傷心話。他的傲讀岐守，也許是出于左遷，當他出發時有這樣一首詩：

我將南海飽風煙，更妬他人道左遷；
情懷分憂非祖業，徘徊孔聖廟門前。
他的詩多傷感之音，茲再舉幾首如下：

早秋夜詠

初涼計會客愁添，不覺衣衾每夜露，
五十年前心未懶，二千石外口猶掛；
家書久絕吟詩咽，世路多疑託夢占，
莫道此間無得意，清風朗月入簾櫳。

始見二毛

我老於潘一十年，二毛何處甚留連；
當初不見今初見，爲是愁多臥海壖。

重陽日府衙小飲

秋來客思幾紛紛，况復重陽暮景曛，
菊遣魏園村老送，萸從任土藥丁分；
停盃且論輪租法，走筆唯書辨訴文，
十八登科初待宴，今年獨對海邊雲。

旅亭除夜

簾櫳四時此夜窮，旅亭閑處甚寒風；
吾思洛下新年事，再到家門一夢中。

行春詞

驛亭樓上三通鼓，公館窗中一點燈；
人散閑居悲易觸，夜深獨臥淚難勝。

春盡

風月能傷旅客心，就中春盡淚難禁；
去年馬上行相送，今日雨降臥獨吟；
花鳥從迎未覺老，髮毛何被白霜侵，
無人得意俱言笑，恨殺茫茫一水深。

新蟬

新發一聲最上枝，莫言泥伏逾無時；
今年異例腸先斷，不是蟬悲客意悲。

讀家書有所歎

一封書到自京都，借紙公私讀向隅，
兒病先悲爲遠裏，論危更喜不通醫；
豈憂伏臘貧家產，唯畏風波險世途，
客舍閑談王道事，應羞山近似樵夫。

首夏聞鶯

行藏萬物不踈跂，四月鶯聲聽甚訛，
梁燕雛成爭有舌，舊梅子結覺無窠；
似移愛妾人前笑，同失時臣意外歌，
鳥若逢春應滑語，臣愚妾老欲如何。

菅家後集裏的詩，都是菅原道真在左遷後所作，以悲哀的居多，不過他怨世而不怨君王，也是他的特色。

他的著作尚有「類聚國史」和「菅家遺戒」，此外有「文德實錄」和「三代實錄」兩書，也曾參與編撰。

作者在前面已提到過，日本的廢止遣唐大使，便是出於菅原道真的意見，但結果漢文漸衰，反之，日文却更發達。

延喜時代的學者可做代表的，除菅原道真外，當推三善清行和紀長谷雄，三善清行的文字散見「本朝文粹」、「羣書類從」，及「扶桑集」等書，其「善家集」則已失傳。紀長谷雄與菅原道真也很友善，其文章如「白著翁傳」及「亭子院賜酒記」等，均見「羣書類從」。古今集的漢文序作者紀淑望，便是他的兒子。

菅原道真的子淳茂，孫文時（淳茂姪）也很有名；此外如源順、外橋在列、源英明等，在當時也有相當文名。

上述扶桑集一書所蒐集的都是延喜時代的作品，都良香、菅原清公、菅原道真等的詩也在其內。這部書現存七九兩卷，第七卷都是贈答、懷舊及哀傷的詩，第九卷是詠史詩。除扶桑集外，尚有「三代實錄」、「文德實錄」、「和名抄」，和「新撰字鏡」等，都是這時代的著作。

七、天曆以後的漢文學

當時的學者一面因為受中國文學的影響，一面因為與世不合，遂有喜歡隱遁的風氣。自從藤原氏得勢後，學者多不安于位，學問也有日就衰頹之勢。真正的漢文學並不發達，而文人遊戲之作倒很流行，如字訓詩、迴文詩等都是。茲舉例如下：

字訓詩

周禾致瑞綢，人壽與仙侍，加馬馳高駕，求衣擁善裘；夏香遠鏡

覆，秋木葉落楸，官舍飽門館，三刀幾九州。

迴文詩

寒露晴霞葉，晚風涼動枝，殘聲蟬嘒嘒，列影雁離離。關色紅添砌，菊花黃滿籬，團圓月後嶺，皎皎水澄池。

延喜以後雖然漢文衰頹，但並非全無漢文學者。天曆以後的作家有後中書王具平親王、大江以言、源為憲、大江匡衡等，他們的詩見「本朝麗藻」及「本朝無題詩」。本朝麗藻共二卷，無題詩共十卷，都有殘闕。大江匡衡有「吏部集」三卷，多詠史之作。藤原明衡是當時最有名的詩人，也是「本朝文粹」的編者。

平安末期的學者有大江匡房、三善為康、藤原季樹等，以大江匡房為最有名，其作品中有「暮年記」、「狐媚記」、「辨女記」、「傀儡子記」等。三善為康有「續千字文」及「童蒙頌韻」等著作，但這些都是啓蒙書，並無文學價值。藤原季樹是「續本朝文粹」的編者，但這部書的卷十一裏有「陰車讀」一篇，文字淫猥，竟是編者的作品，題下署名「涇水校尉高鴻撰」。

平安朝的學者多皈依佛教，到了平安末期，這種傾向更甚，往往名為修習儒學，而並不真正研究儒學，只是讀書賦詩，模倣古人而已。當時的學者即使有所著作，也大多與佛教有關，如「日本往生雜記」、「續本朝往生傳」、「拾遺往生傳」、「續拾遺往生傳」等都是。就當時的文體而言，四六文很盛，雖然中國已有韓柳等提倡古文，但是日本還是四六文最佔勢力；到了鎌倉時代，連日本文也受四六文的影響。（另有拙文「日本文學史引論」載中日文化月刊二卷一期，「日本上古時代的漢文學」載日本評論第三卷二三期合刊，可以參閱。）

中世南洋華僑發展史

李長傳

(一) 中南關係的進展 自八世紀中葉到十五世紀末，歐人東來之前，這個時期南洋已由封建初期而入成熟期。占婆、真臘(柬埔寨)暹羅、緬國、室利佛逝(蘇門答刺)、麻喏八剌(爪哇)等國家，先後成立。至於中國，自唐以來，經宋、元到明，國內由封建集中化過程，而達到封建發達的時代，對外國商業資本，由發展期而達到完成期。

這一個時期，中國對南洋的通商關係，比前代進展了。第一：通商區域擴大，在唐以前，不過限於印度支那半島和蘇門答刺，爪哇。到十一二世紀，擴充到菲律賓和香料羣島。到十三四世紀，達到阿刺伯半島及非洲東岸。第二：中國對外的航路發達，在唐以前中國和南洋的航船，所謂峴嵯船、獅子船、波斯船，都是外國商船，自宋以後，中國和南海的航路開通了，元、明、時代中國有五六百乘客的大船，往來中國、南洋之間。第三：商品的種類增多：輸入品有丁香、豆蔻。各種香料、象牙、珊瑚、琥珀、琉璃等，雖然這只是奢侈品，而輸出品則有金、銀、錫、銅、五色帛、磁器、各種日用工業品，不但士人的必需品，而含有貨幣在內。

這是海外商業發展的情形，至於國內則強調了海外貿易統制，宋、元皆於沿海要港，如廣州、泉州、明州、(甯波)等地，設立市舶司。宋代徵收輸入品十分之一到十分之四，南宋的稅收達二百萬緡，占國家收入二十分之一。元朝也徵收船貨十分之一，凡海外貿易，都由國家獨占。

海外貿易發展，中國航路開通，中國人到南洋的比以前多了。加

之中國內部的內亂外患，以及因貿易關係，發生海外殖民戰爭。中國人出國的，使臣和商人以外，加上兵士和避難民。南洋的國家如真臘、暹、緬、室利佛逝，也成了完整的封建國家，所以中國移民也由季節移民，而成定居移民了。

(二) 唐人的意義 中外交通之盛，始於唐代，僧侶、使臣、商人赴海外的漸多。所以海外的中國人有唐人之稱，即始於此時。宋朱或：萍洲可談卷二：「北人(中國人)過海外，是歲不還者，謂之住蕃。諸蕃人至廣州是歲不還者，是謂住唐。」又同書說明其理由：「漢威令行於西北，故西北呼中國為漢。唐威令行於東南，故蠻夷呼中國為唐。」明史真臘國條：「唐人者諸蕃呼華人之稱也，凡海外諸國皆然。」此名稱直使用到清末，自從革命運動開始後，才用華僑的稱號。所以中國人居於海外，至遲以唐朝為始，這也是證據之一。

(三) 唐代僧侶往來南海 唐代中國和海外航路大通，僧侶之往印度求法者，隨商人之後，往來南海者不絕於道。雖與移民無直接關係，但也可證明當時海外中國人除商人使臣以外，還有僧侶的足跡。唐代僧侶述南海最詳者，為義淨。姓張氏，范陽人，年十五，便誓志西遊，年三十七，乃成行，咸亨二年(六七一年)初發足至番禺，得法侶數十人，及將登船，皆罷退。淨奮厲孤行，備歷艱險，經二十五年，歷三十餘國而歸。去時經末羅瑜(Malaya 今占碑)及羯茶(Kedah 今吉打)，至耽羅立底國(Tamersipih Tomlok)在(印度河口附近)。途中曾留室利佛逝(Srivijaya 今巨港)四月餘，嘗有南

海寄歸內法傳及大唐西域高僧傳。

又撰義淨所著大唐求法高僧傳西行求法之僧侶凡六十，取海道者過半數。據其紀錄凡三十人〔註一〕現在舉其經過南海者如下：

常慈井州（今山西）人往訶陵國（Kalinga）在印度半島東岸（舟覆溺死）。

明遠益州（今四川）人，經交趾至訶陵國及獅子洲（錫蘭島）。

義助益州人，與智岸同自烏雷（在廣東）經扶南至耶迦戌（Langka，在馬來半島）。智岸疾沒，義即至獅子洲。

會南益州人，至訶陵州。

運期交州（今安南）人，至室利佛逝。

木叉提婆（譯音解脫天）交州人，由海道往印度。

親沖（梵名質咄囉提婆）至獅子洲向西印度。

慧琰愛州（今安南）人，名大乘燈曾至杜和羅鉢底國（Dvaravata 今暹羅）後至南印度。

彼岸高昌（今新疆）人，曾隨王玄策赴印度。

曇潤洛陽人曾自交趾至滿盆國（Pan Pan 在馬來半島？）。

義輝洛陽人，泛海至耶迦戌國，疾沒。

道琳一名戒光荊州人，曾至耶迦戌，訶陵及耽摩立底。

曇光荊州人，曾至訶利雞羅國（Harhara 在印度）。

慧命荊州人，曾至占城。

善行晉州（今山西）人，曾隨義淨至室利佛逝。

靈運襄陽人，與僧智同至印度。

僧智澧州人（今湖南）由海道至三摩世吒國（Samastala 在恆河口）。

智宏洛陽人，即王玄策之侄，與無行經交州至室利佛逝。

無行荊州人，與智宏至室利佛逝，經末羅瑜到那伽鉢宜那（Naga-

spatana）至獅子洲，又東北泛海至訶利雞羅。

法振荊州人，與乘悟乘如至羯荼，法振卒，二人回至曠波（即占婆），乘悟又卒，獨乘如同故里。

大津澧州人，曾至室利佛逝。

貞固梁川（今河南）人，與義淨同至室利佛逝。

孟懷業貞固弟子隨貞固至室利佛逝留居不返。

道安汴州人，與義淨等同至室利佛逝。

法朗襄州人，隨義淨至室利佛逝，後至訶陵國，過疾而卒。

彼等之行程，大概由廣州泛海，經占城、扶南至室利佛逝及末羅

瑜，再西北行經馬六甲海峽之羯荼，至訶陵、獅子洲、或其他印度各

地。尤其當時的室利佛逝為南洋佛教的中心，如義淨、法朗、法華、

到室利佛逝，學習佛法，再到印度。

中國人初明的移住 據爪哇記載，九二四年（後唐同光六年）有中

國人大沙船一隻，在爪哇三寶瓏附近沉沒，飄流至岸。其船主獻寶物

於直葛（Pogal）王，得其允許，招集餘衆，居留其地，受王的優待，

是為中國人定居爪哇之始，第十世紀時阿刺伯人麻素提（Abu-L-Hasan

anuli Elmavvi）曾遊歷非洲、印度、馬來羣島、中國各地，著有黃金

牧地一書，謂九四三年經過蘇門答刺島：「有多數中國人耕植於此島

，而尤以巴奔旁（按即室利佛逝）為多，係避中國黃巢之亂而來者」。

這都可以證明中國人定居於南洋始於唐代。

宋元時代，中國對南洋的貿易，比前代發展了。宋代關於南洋的

記載，有兩本重要的文獻：一是二一七八年出版的周去非嶺外代答，

一是二二二五年出版的趙汝適諸蕃志。元代重要的文獻，有一三四九

年汪大淵的島夷志略。據嶺外代答南洋的貿易以三佛齊（室利佛逝）

和蘭婆（即爪哇）為中心，由三佛齊北經真臘、占城、交趾至中國。

自三佛齊西通故臨 (Quilan) 注聲 (Ojole) (皆在印度半島) 至大食 (即阿刺伯)。

隋書志所述的國家，有占城賓童龍 (Panduranga) 真臘登流眉 (在馬來半島) 算馬令 (Tamborainga) (馬來半島南部) 凌牙斯 (即那迦成) 佛羅安 (Beranang 馬來半島西岸) 潘甘 (Pagara 在緬甸) 注聲 故臨 南毗 (Nambri) 胡茶辣 (Guzerat) (皆在印度沿岸) 彌斯羅 (Batra) 摩羅 (Aman) 麻嘉 (Meosa) (皆在阿刺伯半島) 層拔 (Zanzibar) 胡羅羅 (Berbera) (皆在非洲東岸) 三嶼 (菲律賓羣島) 麻逸 (Maita 今 Mindanao 島) 蒲泥 (Borneo) 閩婆蘇吉丹 (Sukadana 婆羅洲西岸) 新拖 (Sunda 指爪哇西部) 三佛齊 監寬 (Kampar 在蘇門答刺東岸) 藍無里 (Lanuri 在蘇門答刺西北角) 細蘭 (Ojlan) 諸國。

島夷志略所述各國，除前二書所有國家外，還提到蘇祿 (Sulu) 文老古 (Maluog) 吉里地因 (Gili Tinar) 可見元代中國在南洋的貿易範圍，又比宋代擴張了。這些著作多詳於通商的情形，但是也有述及中國人移殖的情形的。如諸藩志謂賈人，(中國商人) 至者，待以賓館，食豐潔。蘇吉丹厚遇賈人，無宿泊飲食之費。島夷志略謂渤泥敬愛唐人，醉歸明挾之以歸歌處。島夷志略有云：「居八丹之平原，木石園建，有碑登塔，高數丈，漢字書云：咸淳三年八月舉工。傳聞中國人其年販彼，爲書於石，以刻之，至今不磨滅云。」按八丹即 Negarasi 在印度半島東岸。據亨利王爾氏 (Henry Yale) 之說，此塔土人名中國塔，爲土磚建築，與印度式迥異。一八四六年尚存三層，一八五九年積壤不可復識。這可見宋、元兩代中國人定居於南洋各地，已比唐代的地域更加擴大了。

(五) 宋遺臣海外的活動 宋亡後，宋遺臣不忘故國，赴海外從

事復國運動者不少。如陳宜中之赴占城乞兵，見於宋史。沈敬之也有赴占城謀復國之說，見天下郡國利病書。張世傑也有求援於外國之章，見心史。爪哇華僑有鄭思肖 (心史著者) 亡命吧城之說，雖非事實，但可見宋遺臣之赴南洋活動，爲當時民間所傳信之事。此活動之結果，當然皆歸失敗，所以遺民之不克回國，而留居於海外者也不少。心史說：「諸文武臣流離海外，或仕占城，或擇交趾，或別流遠國。天下郡國利病書也說及救之至占城乞兵復國，占城以國小辭，宋僑居其國，占城責之而不臣，尋以憂憤卒。安南吳世遠的大趙史記說有趙忠者歸越，爲越王族的家將，至元二十二年，蒙古兵侵入安南時，趙加入安南軍，衣宋衣執矢以戰，大敗元軍云。」

(六) 元世祖的海外殖民侵略 元世祖忽必烈統一歐亞之後，從事於南洋的侵略。其重要的事實，爲出兵安南、占城、緬國、爪哇，通使於俱藍真臘和建設北婆羅洲行省等事。

(一) 俱藍的宣慰 至元十六年 (一二七九年) 元世祖遣廣東招討司達魯花赤，楊庭璧招諭俱藍 (Orchid 即宋代的故臨)。十七年 (一二八〇年) 三月至其國，國王令其書降表附庭璧以進，約來歲遣使入貢。十月授哈撒兒海牙爲俱藍國宣慰使，借庭璧再往招諭。十八年 (一二八一年) 自泉州泛海，行三月至僧加那山 (Sungai 即錫蘭島)，四月至馬八兒國 (Malak) 受降，以阻風不克至俱藍而還。繼使庭璧獨往，十九年 (一二八二年) 二月抵俱藍，國王遣使入貢。庭璧還國經那旺國 (Nagar) 在蘇門答刺島)，蘇木都刺 (今蘇門答刺東北部)，皆遣使隨庭璧入貢。二十三年 (一二八六年) 海外諸邦以楊庭璧奉招諭，至是皆來降。諸國凡十：一、馬八兒，二、須門那 (即蘇木都刺) (三、僧念里 (即僧加那，錫蘭島)，四、南無力 (Nanuli) 在蘇門答刺島)，五、馬蘭丹 (Malak) 在蘇門答刺島)，六、那旺，七、丁呵兒

(Triang Gaur)，八、來來(Lava)在印度西岸)，九、急蘭亦解(Kota-
Baba)，十、蘇門答刺皆遣使入貢。

(2) 安南的出兵 元出兵安南有二次：(在未滅宋前。憲宗七年(一二五七年)元於破南詔後，命兀良合台遣使諭其國不返，因進兵，由北流江入交都(今河內)安南王陳日煚逃入海，留九月，以天熱班師。其第二次在至元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一二八四，一二八八年)，時世祖命唆都征占城而假道安南。安南王日煚拒之，世祖乃命鎮南王脫歡率阿里海牙征之。陷其都，日煚逃往清化，唆都亦自占城來會。元師雖勝，而死傷亦多，乃引兵還，沿途爲安南伏軍所攻，僅得出境，唆都戰死，繼而遣征交趾行省，命脫歡領大兵分道進，連戰皆捷，渡富良山，薄交都，日煚逃入海，然元師無糧且患熱，乃還師，安南兵追之，元軍敗於白藤江，失戰船四百餘艘，大將烏馬兒被擒，然安南恐元軍再至，乃遣使赴元謝罪，歸俘虜，適元世祖崩，元人亦厭兵，乃罷師，安南入貢中國受冊封。

(3) 占城的出兵 至元十五年(一二七八年)蒙古遣使至占城，占城有內附意。十六年十七年，屢入貢。十八年(一二八一年)遣唆都即其地立占城行省以孫治之。既而嗣子補的，負固不服，唆都乃歸。元遣使至暹羅及馬八兒者，悉占城皆被執。世祖怒，命唆都率兵五千人，海船百艘，戰船二百五十艘征之，破其都城，王子遁走內地，遣使實脫秀花陽納款以緩師，而潛殺元使。唆都久乃覺其詐，遣兵攻之不利，死戰乃得退出。世祖大怒。命託歡假道安南征之，安南不允，乃發生征安南之役，無暇顧占城。一二八四年，占城遣使奉表歸款降元。占城行省一二八九年廢止。

(4) 緬甸的出兵 一二五三年蒙古滅南詔，與緬甸接壤，一二七三年遣使往諭降，緬王納拿提哈特(Narathihapate)不睦且殺元

使。一二七五年金齒(太平洋流域)酋阿郭通蒙古，報緬甸國情。一二七七年元世祖命忽都魯征緬，忽都魯率師七百，(或謂一萬五千)晝夜兼行，與緬軍會於太平河干。緬軍凡四五萬，(或謂六萬)，前乘馬隊，殿以象陣，蒙軍多騎兵，分三路，兩方大激戰，緬兵大敗，被補虜甚多，本年十月蒙南宣慰使都元帥納速剌丁，率兵三千八百人再征緬至江頭城(Kragan)，以天熱班師。一二八三年相吾答爾受命再征緬，破江頭城，殺萬餘人。一二八五年又增兵破太公城(Tarung)陷羅都蒲甘，納拿提哈特逃往勃生，故緬史有亡命王之稱。遣使降元，約三年一貢。不久爲其子所弑。元設緬甸行省，此爲緬甸得名之始。此後屢降屢叛，蒙古亦先後出兵數次，皆無結果。一三八八年順帝時設邦牙等處宣慰使。(未完)

★★綠木求魚★★

「綠木求魚」是一句中國的古語，然而事實上：樹木上祇有鳥兒，却從未有魚呢，所以這句古語，大家乃是用來去比喻做不成事實的事的。

但是，在我們東鄰的日本，却真正有一「綠木求魚」這回事，在千葉縣蘇我町地方的大岩寺傍邊，有着一叢大森林，裏面樹枝上都綠着許多長頸又長嘴的黑色鶴，它們都是游泳的健將，捕魚本領很高妙，那森林是靠近海的，所以它們時常飛往海裏去捕魚，捕了回來就充飢，有時捕到了魚，飛回樹林銜了魚停留在樹枝上，一個不當心，嘴一張，魚便掉了下去，給在樹下的人們拾去，於是便有許多孩子們，每天徘徊在森林中「綠木求魚」，故意在樹下驚叫拍手，使牠有魚的鶉突然受驚，把所銜的魚掉下來，他們便得以滿載而歸了。



陶然亭小志

陶然亭小志

張次溪

陶然亭。在北平正陽門外南下窪子黑窯廠（俗呼
 窯臺）西南。慈悲菴內。地在遼代。居南京城東。為
 僧伽葬地。（見遼壽昌五年慈智大德幢記。）元初招
 提於此。（庵內步青雲碑。謂建自遼道宗時。似不審
 ）。歷明至清康熙二年重修之。（見庵內田種玉碑。
 ）。三十三年工部黑窯廠監督郎中漢陽江藻。構小亭於
 庵內之西偏。顏曰陶然亭。後人亦呼曰江亭。同治光
 緒間。屢事修建。二百年來。久為京朝士夫觴詠之地
 。亭名著。而庵名反晦。四圍葺塘。秋冬之交。葦花
 如雪。門內有南北房各三間。門之西側。南行有石磴
 。拾級而登。東向者為山門。石額曰古刹慈悲禪林。
 署康熙辛（二十年）集善重修。門內舊橫額曰陶然。
 署康熙乙亥（三十四年）仲夏漢陽江藻題并書。山門
 昆連南北房各一間。庵內有觀音殿。準提殿。文昌閣
 。門外古槐樹二株。

金天會九年佛像咒語石幢。山門內。為照
 壁。壁後荷花缸一。金幢一。上刻佛像五。觀音
 菩薩甘露陀羅尼知維如來心破地獄隨羅尼淨法界
 陀羅尼各一。皆梵字咒語。以漢字題名。末署天
 會九年。月日皆闕。（日下舊聞考云四月。按北
 漢主劉鈞繼元金宗熙宗。皆有天會年號。此幢各

書。善錄屬之於金。今從之。）其破地獄隨羅尼
 一面下。又刻有大清國康熙六年八月等字。則後
 世所題者。

觀音殿。凡三楹。額曰大自在。晉道光二十
 八年正月。中潯星江俞文詔敬題。殿內正奉三大士
 泥塑像。在龕內。侍者二。附祀木佛像五。有銅
 牌。南無阿彌陀佛六字。署王紹鶴敬書。東西龕
 各奉木佛一。侍者二。皆黃琉璃供具五。香爐方
 式。刻有陶然亭三字。又小龕內關帝木像一。關
 周侍立。刻工精細。觀音瓷像一。款式瓷爐一
 。云清乾隆時物。意狀泥像一。又東有小龕。
 奉碧霞等像三位。鐵磬一。識萬曆三十五年春吉
 日造。明文彭鎮方硯一。鎮王右軍蘭亭序。甚名
 貴。署三橋文彭。上懸一額曰。自在可觀。署康
 熙甲申（四十二年）季夏吉且誠獻。田真耕就純書
 沐敬書。楹聯曰蓮宇岩燒。去天尺五臨章曲。蓮
 蕩蠡漫。在水中央認補陀。署乾隆辛卯（三十六
 年）仲秋汾陽曹學閔敬立。道光二十八年二月中
 游重題。殿前碑二。東重修黑窯廠觀音庵碑記。
 內弘文院侍讀北平田種玉撰。康熙二年壬戌春吉且
 立。陰象壽題名。西重修黑窯廠慈悲院碑記。為

入步青雲撰並書。光緒二十三年仲春吉且立。陰捐資題名並記。
 (有陳學憲斌彬元岑春萱諸人)。蒲圻吳海撰並書。同年暮春立。
 附明嘉靖時(辛酉四十年)山東兗州府同知朱陶父妻盧氏墓誌。
 銘。工部尚書張文憲撰。通政使司右通政郭秉聰書。戶部郎中紀
 鳳鳴篆蓋。一書云。明敕封安人朱母盧氏墓誌。銘誌云。一生
 以成化庚子(十六年)八月十有二日。卒。嘉靖辛酉(四十年)
 八月二十八日享壽八十有二。以卒之年十月十七日歸葬於宣武門
 外黑龍廟祖塋之側日新治隱城云云。是當塋出土。殿前鐵香鼎一
 鑄。字不可辨。銅鐘一。識道光七年八月立。龍樹寺住持了慶敬
 鑄。海昌信官鍾其恕助銅。殿左階古槐一株。

準提殿。在觀音殿對面。南殿三楹。額曰準提寶殿。署光緒
 庚辰(六年)季春吉且。嶺南潘衍益時曰。法雨慈雲衆生受福。
 命輪寶蓋兩戒長明。署光緒六年三月中。嶺南潘衍益。殿內正
 率準提等菩薩三。在龕內。東西木佛像。又東西附祀關帝木像。
 馬王泥像各一。龕皆從神二。壁上有觀音大士像一幀。哥德式圓
 瓷香爐一殘。豆色圓瓷香爐一殘。鐵器一。識大明萬曆字。又鐵
 帶一。識大清順治辛卯年(八年)春季吉且立。準提殿東有房二
 。昆連山門。其一爲香積廚。

準提殿外。西南有房三楹。爲客廳。與北院西廳三楹銜接。後有
 遊廊。爲庵之最西部。江郎中構小軒。名陶然亭。即在此。實無亭也
 。聯曰。爽氣抱城來拄笏。看山宜此地。綠陰生畫靜。幾闌兒句幾閒人。
 署道光丙午(二十六年)首夏。順德盧福晉題並書。又聯曰。煙藏古
 寺無人到。楊倚深堂有月來。署靜明禪師屬城居士翁同龢。北壁嵌石
 二。其一陶然吟並引。署晴川江蕩魚依父稿。(略云。京城南隅有慈
 悲庵。居南廡之中。康熙乙亥歲。余以工部郎官監督廠事。公餘覽觀

陶然亭小志

庵不敷楹。中供大士像。而西有披池。極望清幽。因構小軒於庵之
 西偏。偶憶白樂天有一醉一陶然之句。遂題曰陶然。係之以詩云。披
 江爲湖北。連陽人。南廓即黑龍廟。乙亥是康熙三十四年。(附刻甲申
 (康熙四十三年)春三月。其兄葉斌。葉字采伯。甲申是康熙四十三
 年。其一陶然亭記。署康熙丁亥(四十六年)中秋前十日。爲齋弟舉
 撰。(略云甲戌之歲。魚依以水部督繕。依僧舍構小亭。至甲申更
 換其亭而軒之。環以修廊。曲折相引。下鑿方池。注水。更拓其之東
 偏。疊石爲平臺。臨臺架屋三楹。大啓其闢。以招遠景云云。按甲戌
 是康熙三十三年。甲申是四十四年。宛陵方及先鑄。又聯曰。春醉
 共陶然四面涼風吹酒醒。人生行樂耳百年。幾日得身閒。嶺南絲鑄泉題
 並書。又額曰山林高曠。署戊申三月端寶女士。又橫額曰江亭。署錢
 塘吳四藻。(識云。陶然亭。奚以名江也。志所創。抑從所稱也。禮
 故有額。日久遺去。靜明上人。屬書補之。以復其初。時同治辛未
 春正月廿又七日也云云。)又額曰江亭。署光緒壬寅(二十八年)孟
 秋月陳龍昌書並識。(識云。亭以江名。寓言也。古人因心悟景。即
 觸景生情。登斯亭也。將於范希文。所謂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蘇
 坡老所謂一服吞江瀾。皆可於青外會之。)又聯曰。紫雲帝城雙鳳閣
 。雨中春樹萬人家。署道光丙午(二十六年)春季書爲心印大師正。
 固山貝子奕緒書。又額曰西山爽氣。署道光丙午爲心印師正。固山貝
 子奕緒書。又聯曰。果然城市有山林。縹緲煙霞。除却故鄉無此好
 。難得酒杯澆塊。蒼茫天地。釀成危局待誰支。光緒癸卯(二十九
 年)新安江峯青湖風撰並書。又嵌石四方。刻樊奕山撰書之彩雲曲。
 及張大千之彩雲遺像。(彩雲。即樂金花也。)又一石刻齊白石先生
 借山記。壁間有天南野叟等三人唱和詩稿。一題云九日同趙揚李散
 翁登陶然亭。歲在丙寅天南野叟賦天駭並書。(殿原唱曰。蒼蒼蘆荻

陶然亭小志

四荒汀。寂寂城闕一古亭。勝跡留題人易老。舊遊如昨酒初醒。還從短榻尋香榻。誰遣疏花倚畫屏。辜負重陽好時節。西山不斷曉霞青。散綺和韻云。斜日西風澗水汀。蘆花如雪媚孤亭。無邊秋色自今古。有限遊人誰醉醒。辜負黃花虛酒會。同搔白首對山屏。登高坐遠宜青嘯。放眼長天萬里青。楊柳和韻云。瑟瑟秋風荻滿汀。相將聯袂到江亭。人間佳節歲能幾。年到知非夢已醒。幾菊有花供畫榻。古槐落葉冷雲屏。登高遠眺仍宜酒。醉裏雲山分外青。又有汗園詩幅。一題云癸亥重九與諸人雅集江亭雨次賦此懸壁誌之汗園陳家鼎。一詩云。滿城風雨正天昏。郊外清尊好細論。山際白雲疑有路。寺堆黃葉不開門。美人香草成千古。兄弟茱萸少一根。今日江亭文酒會。銷魂惟有竹桓漣。

再北。西廡三楹。有額曰。綠陰畫靜。署戊子（光緒十四年）夏五月戴彬元書。聯曰。升高喜見清天月。入座微聞百和香。署靜明上人屬。戊子仲夏曹河戴彬元書。廡內又有聯云。佛云風海皆空相。我與名山有夙緣。署乙卯（民國四年）孟冬桂林王錫鑾撰書並識。一識云。癸丑秋余因病辭職。頗厭城市紛囂。精神不快。遂假江亭養病。日對西山。心襟為之豁然。勿忽三載。時事迫人。將辭西山而耕南畝矣。爰題兩語懸諸禪房。以誌鴻爪。

北有住房六間。雙懸墨畫十二佛像橫幅。一無疑識。又額曰。可遠眺望。署甲申（光緒十年）夏日李鴻遠。又聯云。十朝名士闌中老。一角西山恨裏青。署丁巳（民國八年）十月稚辛。又傳墨指畫觀海樓橫幅一。又額曰陶然亭。署光緒壬寅（二十八年）孟秋月上游辰陽陳龍有敬書。又聯云。爽氣挹山峯萬葦青松垂古寺。高踪憶水部一輪明月照江亭。署宣統庚戌（二年）秋八月恆陰樵張兆珪拜題。又聯曰穿荻小車疑法艇。出林高閣當登山。則張春陔撰書也。

文昌閣在觀音殿後東北隅。另一間院。附建此閣。凡三楹。以祀梓潼帝君及魁星從神像馬具。閣上祀玉皇上帝。皆土塑金身。閣之南榮為小亭。有額曰。因材而篤。署道光丁未（二十七年）三月春暨且黃生芝敬獻。聯曰。十七世前修與爾等現身說法。億萬年星神為我朝應運生才。鐵鑿一。一識道光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彰儀門內南煙閣口內機神閣帝廟住持道潤劉仁誠造。又南額曰尊德履。署光緒十四年仲秋月成都女士楊兆率子曾儀敬獻。東額曰孝敬澤長。一識云。此吾族譜素中字也。乙丑春族人來試禮部。暨京僚共十餘人。適符續序。因題於陶然亭之文昌閣。遂以題額敬誌祖澤之長。且為後起者勗。

署光緒己丑春閩縣陳頌謙並書。西額曰文明有相。署光緒十七年八月張吳氏獻。北額曰神之格思。署甲辰孟秋武本孫敬獻。殿內額曰天下文明。又額曰不我周行。署光緒十七年仲秋四品銜廣西恩府知府周天霖薰沐頓首。東額曰至誠前知。署光緒壬寅（二十八年）六月于受慶敬獻。又額曰帝鑒有德。署道光甲辰（二十四年）新丹書。又額曰化成天下。署道光壬辰（十二年）四月毅且趙珥形敬書。又額曰聖德衡平。署光緒十四年仲春吉日立且聯曰。豈有文章驚海內。特將功德格皇天。署光緒丁丑（三年）孟冬毅且趙漢弟子沈維誠敬書。又聯云。可知陰騭關科目。不但文章始點頭。署光緒乙酉（十一年）桂月德安李鴻遠敬書。住持僧靜明景春和重修。又聯曰爽氣挹西山。窗外峯情挑筆陣。文光凌北斗。花間樓閣接天梯。署光緒癸未（九年）春二月既望仁和徐珙謹撰並書。又聯曰。富貴豈真逼人。是祖宗曾為積善。夙夜更當勵己。僅科名何足榮身。署光緒庚辰（六年）十月上游渠梁戴彬元敬獻並書。又聯曰天下大文章。源從孝友。古來名將相。氣作星辰。鐵香鼎一。識嘉慶元年仲冬月誠獻。廣甯門內南燕閣內路東關聖帝君廟。當是由彼處接來者。閣前丁香二株。學枝花一株。葡萄

一架。按此處舊有文昌帝君靈籤。皆集句詩爲之。任人來求。至今尙存。據燕京雜記（清光緒初。順德無名氏著。）載陶然亭旁。有一閣。祀文昌。其籤語悉集古詩。紀曉嵐先生作也云云。考文昌籤詩百首。皆七言絕句。（第一首云。徧承霄漢渥恩濃。仙掖開扉沍彥龍。世上功名兼將相。人間鷓鴣香難從。係集錢起楊巨源劉夢得馮翊四人詩句。）另有廣陵王毅集唐詩籤九十七首。係用文昌化書故事者。見文帝全書外函卷十。（其第一籤。元命化云。世事如花落曉風。三千世界本無窮。分明記得還家夢。留滯三年在浙東。係集薛逢武元衡來鵬白居易四人句。）

庵後爲菜圃。有遊壽昌五年覺智大師石幢一。前刻唐不空譯佛頂尊勝並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大悲心陀羅尼比丘德麟書。（按覺智大師。於壽昌五年三月九日因疾奄化。四月十三日葬於京西。卽此地也。）後有葡萄一架。大椿樹一株。菜圃東西皆有閨院。東院對面房六間。南連東門。西院西房三間。井一口。

考慈悲庵。自江郎中藻創陶然亭。題詩刻石後。湯右曾曾有秋日登大悲庵後江亭詩。（石幢重刊訪遺經。秋色蒼然落此亭云云。）又杭世駿有六月陶然亭子上。葛衣先借早秋寒之句。見吳長元履垣識略所引。此外朝野名流。展齒所歷。題詠甚多。雜見各家集中。蓋不勝書。震鈞天咫偶聞云。陶然亭。又名江亭。自來題詠衆矣。宜南士夫宴遊屢集。宇內無不知有此亭者。其荒率之致。外城不及萬柳堂。滌瀾之勢。內城不及積水潭。徒以地近宜南。舉趾可及。故吟嘯遂多耳。

醉郭墓。在庵外東北老槐旁。古吳彭翼仲題。後有小傳。吾師林畏廬先生（紆）撰。宛平祝椿年書。署甲寅（民國三年）春三月。（郭名瑞。字雲五。京西人。清光緒庚子後。憤時疾俗。創立國民捐。製銅器。名愛國大撲滿。勸人投錢。以償外債。時或縱酒行歌於市。皆

勸人愛國圖強之語。因是受知於京話日報主人彭翼仲。彭因事遣戍。郭請以身代。不可。乃送至良鄉。泣別。迨彭釋回。郭得一函而卒。彭爲辭金葬之於此。）再上爲土坡。有花神祠。祠前叢棘中有小石碣二。一刻香塚。其陰有隸書銘詞云。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終。明月缺。香塚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盡。血亦有時滅。一縷煙痕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爲蝴蝶。又行書七言絕句一首云。飄零風雨可憐生。香夢迷離綠滿汀。落盡天桃又綠李。不堪重讀瘞花銘。一刻篆聖武家。其陰刻維年若月。有客自粵中來。遺鸚鵡。殊慧。忽一日不戒於煙奴。一揮而絕。吁。微物也。而亦有命焉。適裹以絲帙。盛以繡函。瘞城南香冢之側。銘曰。文兮既所伏。慧兮痛所生。烏虜作賦傷正平。橋東居士書。按兩冢之來歷。其說不一。孫樞餘墨偶談。謂是張春陔給諫所遺。並謂聞之寺僧云。香冢係春陔詩文諱章。雜以桃李。英。痛哭瘞此。嬰武冢。乃後此所屠。春陔以言去官。故有感於斯禽。其碣銘云云。語意甚顯。乃都人士傳爲某人所御妓女。夙愛鸚鵡。遂日亦瘞。並瘞於此。附會之說。未足深信。偶社諸公。竟譏鸚鵡恨傳奇二十四齣。以實其事。可謂真情癡矣。又敦崇雲窗瑣記云。光緒壬辰再往陶然亭。觀香冢。據老友陳芷隱言。此事爲予所目覩。冢爲名妓李琴君而設。作銘者勅公方鐫。書銘者張公盛藻。芷隱名鴻。兵部主事。順天人。年七十。共事距今四十載云。按張春陔。名盛藻。字君素。湖北枝江人。清道光十七年丁酉科拔貢。同治二年由戶部員外郎授江南道監察御史。今陶然亭。尙有光緒初張氏所書聯語。孫氏偶談。刊於同治年。正張氏官給諫時。當爲記述此事之最先者。敦崇所記。亦言姓名斑斑可考。李慈銘越縠堂日記。震鈞天咫偶聞等書。所言皆同自屬可信。稍東爲養金花墓。養名震飛。民國二十五年冬死於天橋。余與三五同志。爲之經營喪葬。常熟楊雲史師。爲撰編文。齊

守玄閣書畫題跋

大白石。爲題真字。交李月庭鑄石。旋遭海事起。余有金陵之行。未幾。李君逝世。此事遂輟。近墓前所樹者。爲燕山潘氏所撰墓表。養氏一生事蹟。余輯錄彙集以傳之。

湘潭齊白石先生生壙。在庵東。與養墓隔一土山。雖相鄰實不相接也。齊公生壙。余首倡之。今歲（民國三十一年夏歷正月十三日）

守玄閣書畫題跋

吳小儂山水手卷

吳儂字士英，號魯夫，更字次翁，嗣年流落海虞。收養於錢斯家，伴其子讀，時竊弄筆墨，畫山水人物。錢見而奇之。曰：若欲爲畫家耶。因給筆札。弱冠。至金陵。畫名遂起。相傳小儂性懸直。有氣岸，而性豪放。嘗遇龐老人，擊石得髓。小儂飲其半。成國朱公，延至幕下。以小仙呼之。因以爲號者也。小仙好酒。憲宗時。一日被詔，正醉，中宮扶掖入殿，令作松泉圖。小儂醜醜墨汁。信手塗抹。上歎曰：真仙筆也。又孝宗命畫。稱旨。賜印章畫狀元。嘗遊杏花村。酒渴，從老嫗索茗。明年，復過之。老嫗已謝世。援筆追寫其象。其子見之，大慟，乞而藏之。又嘗飲友人家。酒間，作畫。戲取蓮房，備墨印紙上敷，莫測其用意。忽起縱筆揮灑，成捕蟹圖，最爲神妙，云：畫小仙畫人物，出自吳道子。縱筆不甚經意，而奇逸瀟灑動人。山水樹石俱作斧劈皴，亦大迥異。其臨繪用墨如澗雲，旁觀者甚疑。俄頃揮灑，巨細曲折，各有條理。見者皆爲之歎服云。此卷長約二丈，高約尺許，乃清時大內故物。展轉入筠清館。民國元年，予以重價得於梧州。迄今二十餘年，幾無日不相隨，所遇小儂畫至鮮，亦皆

始同齊公前往卜定。庵僧慈安和尚。慨然以二畝之田相贈。借謂地得人靈。從此爲宜南添一故事云。一庵西爲梨園藝地。戲曲音樂家方陶溪之墓在焉。問溪青年篤學。以優人子能立志向上。究心於戲曲學理之探討。尤爲難能可貴也（逝於民國三十年春夏之交。）

陳柱華

僞物。即故官所藏。亦遠不及此之巨製。不特守玄閣之家寶。亦神州之國寶矣。李曾賞三跋。並錄后。

書家有南北之見者，不得爲大書家。畫家有南北之見者不得爲大畫家。畫派別而源同，及其至者莫不兼通，所謂神而明者也。畫家自南北派分。於是承其流者，各立門戶相矯相弊，以迄於成習。習成而病不可勝言矣。甚矣宗派之不易立也。有明畫家，雖南北宗派攸分，然其巨子晚年悟道，每每融匯南北，豁然貫通，了無畦畛可尋者矣。其恪守北法而能運以巧思者，斷推吳次山。沈石田，本北筆，後悟得蒼潤二字，遂傳北苑之祕，卓然稱有明大家。董思翁南北兼長。乃稱宗匠。王奉常北苑嫡嗣也。然有時亦以馬夏筆法。高明雄強，咄咄逼人。從知大家何嘗斬於派別耶。自學者相矜以裏東派，承流逐波者，至鄙北宗爲粗獷，人人習爲紙筆蕭墨，高談氣韻，粉本相襲，重疊疊嶂，尤切尺幅。作之者不殫煩，觀之者目爲勞。夫畫也者使人怡情賞心，精神爽朗，所謂特健樂也。今爲此苦果何爲耶？而貴遠有矯其弊者。乃倡復古之說，遠法馬夏。取其似是而非，模稜影射之辭本，濃墨塗丹，大刀闊斧。遂又自彘，相高以北宗。如是枯槁禿瘠，

荆棘塞塗，巨石當路，縱橫滿室，禍紙災墨，此又鄉者妻東餘子之所笑也。嗟夫，南北何以分。意者南渾而北廉邪。南北何以合。意者破

。而余所謂運以巧思者也。嗚呼，書事小道耳。若探其微，乃通於道。古者高人逸士，藉以抒其胸臆。與言志永言同其功用。世乃有目不

。自日本高言夏馬，而吳小僊之畫，一紙千金。今又喜言石濤，石濤畫又吳小僊矣。文人書畫，發自性靈，非科學可比。乃亦操縱於人

▲舊拓瘦鶴銘

。用墨如傅粉。喜作半邊一角之景。明初江夏吳小僊出，追躡馬夏遺

守玄閣書畫題跋

義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義之筆法，而類顏魯公書。不知何人書也

。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今不敢遂以為況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

。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此疑為魯公顧況而莫能定者也。蘇子美集

云。丹陽子高得逸少瘦鶴銘於焦山之下。及梁唐諸賢四石刻，共作一

亭。以寶墨名之。集賢伯鎮為之作記。邇來求詩。因作長句以寄云。

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今傳瘦鶴銘。蕭灑仙來作記。風流太守為開

亭。兩篇玉璫堪初濞。四體銀鈎薛尚書。我久臨池無所得。願觀遺法

快沉冥。黃山谷題瘦鶴銘後亦云。右軍嘗戲為龍爪書，今不復見。余

觀瘦鶴銘，勢若飛動，豈其遺法耶。歐陽公以魯公書宋文貞碑得瘦鶴

銘法。觀其用筆意，審如公說。又書遺教經後云。頃得京口斷崖中瘦

鶴銘大字右軍書。其勝處乃不可名貌。如歐薛顏柳數公書，最為端勁

。然才得瘦鶴銘傍鵝經。惟魯開府碑瘦健清拔，在四五間，此與潤州

圖經同為王右軍書者也。後人遂據以為王右軍書。於「上皇山樵」下

增「人逸少」三字。黃長春東觀餘論所載已有之。玉璫堂與鎮江府治

後石刻遂亦本之矣。至黃長春跋則云。朱方瘦鶴銘。陶貞白書。在焦

山下。又跋邵資政考銘文云。余審定文格字法。殊類陶弘景。自稱華

陽隱居。今日真逸者，豈其別號歟。又其著真語但云。已卯歲而不著

年名。其他言亦爾。今此銘千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證。

云千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據隱居天監七年東遊滌

嶽。權駐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芳山。十四年乙未歲。其弟子周子

良仙去。為之作傳。即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矣。此銘後又題丹陽仙

尉。山陰宰敬字，及唐王瓊詩。字畫亦類似瘦鶴銘。但華勢差弱。當

是效陶書。故題石側也。或以銘即瓊書。誤矣。此以為陶隱居書者也

。至董道廣州書跋則云。或曰茅山碑前一行貞白自書，與今銘甚異，

則不得為陶隱居書。然華陽真逸。特其謬名。若其書者，上皇山樵也

守玄閣書畫題跋

。各以其號自別。固不得識其姓名。疑皆隱君子也。汪退谷亦以為書
 隱姓氏。本無可考。既非右軍。亦非弘景。即華陽真逸與華陽隱居偶
 同道號。亦祇可懸擬為宏景之文。不當直定為弘景之書。其書者固自
 署名上皇山樵。何從知其姓名。而一時道流皆各自別銜。如真宰，仙
 尉，徵君，即銘辭所謂真侶是也。諸君皆高世慕道。匿迹逃名。安可
 強指其人。此皆主不能強定其人者也。爰略列衆說。以備考焉。又陳
 寅谷云，是銘原刻在佳山之崖。雷雨中裂。墜山麓。因稱為雷轟石。
 宋代已必伺水涸臥施禮墨。僅能得數字。所謂水拓本也。康熙二十五
 年陳滄州始剔出昇置寺中。始人人可拓。亦因此漫漶愈甚。幾不能辨
 波磔。玉峯庵主僧鶴洲。與余講求筆墨有年。惜此銘之無善本也。商
 得用東洋紙拓一法。蓋石而凹凸，非濕其難於貼。惟東洋紙濕仍
 不沁墨。又每紙止兩三字，儘可乘濕曲盡其可得之神韻鋒銳。拓成果
 善。較之所謂水拓本者有過之無不及也。光緒十二年八月十五日云云
 。此軸當即鶴洲皮紙拓本。距今雖止五十餘年。然比之近年拓本，則
 勝之遠矣。近年拓本，幾無不有鶴洲手拓之印。然皆偽拓耳。此本雖
 無鶴洲印記，然以陳氏之說證之，知必為鶴洲手拓也。今以大瓢山人
 楊賓之圖附於後。其此拓本所無之字，以圈識之。又附錄邵資政張子
 厚等五家所錄之文。以便考其異同焉。

邵資政考次鶴洲銘文 資政名九字與宗

鶴洲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闕一字當為亭)甲午歲化於朱方
 天其未遂吾翔(闕一字當為雲)聊耶奚臻(闕一字)遺也迺翼以玄黃
 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無(闕四字)我竹(此字不全)故立石旌事象
 銘不朽詞曰相彼胎禽浮丘(闕二字)余欲無言爾(闕五字當有雷門二
 字)去鼓(闕一字當作華)表留(闕二字當為形義)唯髣髴事亦微冥
 爾將何之解化(闕五字)尸(此字不全又闕五字)惟爾後瀉洪波前固



圖內大書者為本文存字，并宋人補刻字。方格者字亡而文存因
 考諸本皆同。故註于旁以便句讀。方格旁無字者今文雖具，而
 與本文上下不合，故闕之，以俟再訂。旁圖者原字存而今文改
 特標出之。

重局右（又闕善弄P？八字）華亭爰集真侶壅爾（闕二字或文但止於此未可知也）丹陽真宰（此四字不知其大）

▲右附東觀餘論卷後

按今現存石云，相此胎禽，則此云相彼胎禽者誤，石云後蕩洪流，此云洪波者誤。

張子厚記壅鶴銘文（子厚名墨南陽人見後跋語中）

壅鶴銘

▲華陽真逸撰

上皇山樵（闕一字有書字）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闕一字當爲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闕一字當爲寧）靡耶奚奪（闕一字）遽也迺裏以支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無（闕四字）我竹（此字不完）故立石旌其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浮丘（闕二字）余欲無言爾（闕三字當有雷門二字）去哉（闕一字當爲華）雲留（闕二字當爲形義）唯呀驚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闕五字）尸（此字不完又闕一字）惟甯後蕩洪流前固重局右（此六字不完又闕八字）華亭爰集真侶壅爾（闕二字或但止於此未可知也）丹陽真宰（此四字不知其大）

▲右賦廣川書跋第六卷

按今現存石云，旌事篆銘，此云旌其事者誤也。

按此本惟甯上云，一字不完，又闕一字，邵本云闕五字，今現存石惟甯上有厥土二字，原紙闕一字，邵本或傳寫之誤。

按銘文華亭上邵本云不全五字，又闕八字，此本云不完六字，又闕八字，今現存石上有爽塏勢掩四字，此古人所未見，惟張力臣所得字有之。

▲金山經度唐人書壅鶴銘文

鶴壽不知其紀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靡

守玄閣書畫題跋

耶奚奪余仙鶴之遽也迺裏以支黃之幣藏之茲山之下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仙家之真山陰降迹華靈留名真唯彷彿事亦微冥西竹法里宰耳歲辰鳴語解化浮丘去華左取曹國右割荆門後蕩洪流前固重局我欲無言爾也何明爰集真侶壅爾作銘宜直示之惟將進甯

▲丹陽僧尉江陰真宰立石

右刁景純所得亦見廣川書跋第六卷

按此本唐人於經後所書，刁學士就金山經度中得之，以校邵張二本，其字錯亂失序爲多，其左取曹國四字，則張方巨圖內取之以補原文，其西竹法里四字，則錄取之以補厥上之上山陰二字取之以補，爽愷之上者也，景純名約。

▲續錄壅鶴銘文

華陽真逸撰 上皇山樵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靡耶奚奪之遽也迺裏以支黃之幣藏茲山之下仙家無隱故我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浮丘著經迺微前事我傳爾銘余欲無言爾其藏靈雷門去鼓華表留形義唯呀驚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惟甯後蕩洪流前固重局右割荆門歷下華亭爰集真侶壅爾作銘

丹陽外仙尉 江陰真宰

按此序文與諸本大略相同，惟藏下少一字，銘文較俗本不同二句，俗本云出於上真，此云我傳爾銘，俗本云紀爾歲辰，此云爾其藏靈，未下華亭，作歷下，爰集譚奚集，惟留聲作留形，我惟作義惟，與邵張二本不異，至我傳爾銘，壅爾作銘，韻既重複，義亦相類，更不然也。

▲近代流傳壅鶴銘碑刻文

壅鶴銘并序 華陽真逸撰

初印樓散記

鶴壽不知其紀也。千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宋方天其未遂吾翔家
廓耶奚奈之遠也。適事以古黃之幣。藉平茲山之下。仙家有立石旌事。篆銘不
朽。詞曰：相此胎禽。浮丘著經。迺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無言。紀爾辰玄。門去數
華。表留聲。唯。唯。事。亦。微。其。爾。其。何。之。解。化。惟。甯。後。鴻。洪。流。前。固。重。扇。右。割
荆門。未下。華亭。爰集真仙。瘞爾作銘。

上皇山樵人逸少書 峯山徵士 丹陽外仙尉 江陰真宰立石
此世所流傳之本，海月陳氏刻之玉煙堂法帖中者也，以較鎮江府府
治後石刻臨本皆同，惟少峯山以下至立石十片字耳，又按丹徒縣志
載宋咸淳間所存者，其文亦同，玉煙堂本惟題名峯山徵君，與今現

初印樓散記

★秋庭晨課圖

雙照樓主人追念其太夫人，曾作秋庭晨課圖，以誌孝思。廖仲愷
先生嘗作題詞，廖亡後。主人展誦齋題，泫然賦一律云：「一卷殘編
在短檠，思親懷友淚何傾。百年鼎鼎行將半，孤影蕭蕭只自驚。人事
蹉跎成後死，夢魂勞苦若平生。風濤終夜喧喧甚，鎮把星光對月明。
一夏映厂先生忍古樓詩中，有題 汪公秋庭晨課圖一首，詩云：「握
筆慈母旁，養正自童幼。誰能凡後輩，敏腕早成就。觀君庭課圖，秋
爽開宇宙。出簾拒霜景，篆籀虬龍秀。當前母色喜，聞君聲韻猶，追
慕過隙歎，夢寐常觀覩，一圖視杯棬，奚異青氈舊，堂堂述德篇，真
氣決膚腠。論文先輩篤，長公曾邂逅。閉門居海南，著述與老壽。邇
來頻書問，于我有勤懇。我方事親年，求艾調醫灸。竟圖切觀感，涉
吧內彌疚。君今業所望，變念手難袖。道在具具興，安與斯止寇，讀

存石字不異耳。

按此文校之古本，前後改竄，文義不同，字體譌舛，張力巨辨之數
詳，其上皇山樵下有逸少二字，此疑潤州圖經以為王右軍，故遂增
入，其傳已久，當不始於玉煙堂也，大概前人不曾按原石地位，故
所補字多少不同，如序內仙家下添一有字，直接立石字，則少六七
字，浮丘著經下則又多添出八字，皆與原石地位不符，字之錯訛，
又其餘矣。

右銘文共五本，其字句各異，今並列於前，以備參攷，其邵彊二本
雖缺，字數尚與原石地位不亂，銘文共二十句，後二本只十八句也

陳寒士

高柳基下，國本可深究。伍器喻母腹，羣兒說方。持茲教天下，良
德庶歸厚」。以孝教天下，誠百善之先也。

★陳述叔詞

讀郎先生有題清代諸名家詞集譜，望江南二十五闕，意有未盡，
再綴一章云：「雖蟲事，千古亦才難，新拜海南為大將，試學臨桂角
中原。來者孰登壇。」所謂海南大將者，乃陳述叔，與況憲風者人並
提，可見身份。述叔名洵，粵人。其詞如風入松丁卯重九云：「人生
重九且為歡，除酒欲何言。佳辰慣是閒居覺，依然想今古無端。幾
處登臨多事，吾魔俯仰常寬。菊花全不厭衰顏。一歲一題看。白頭親
友垂垂盡，尊前問心姿應難。敗壁哀蛩休訴，雁聲無限江山。」區都
友生謂此詞濶而疎曠，如淵明詩，為前人所未造之境。誠然誠然。述
叔又有水龍吟丁卯除夕云：「春來準擬開懷，是誰不放殘年去，寒更

燈火，斷理依在，嚴城戍鼓。天北天南，一聲歸雁，有人愁苦。算尋常經過，今年事了，都休問，明朝語。光景花前冉冉，倚東風從頭還數。因循卻怕，登臨無地，夕陽如故。爛醉生涯，頽然自臥，艱歌備舞。待鳴雞喚起，白頭勝鬢，儘平生度。亦極瀟岩之致。

★陳高同姓

陳田同姓，世多知之，陳高出於一脈，知者尙鮮。清康熙年間，東海陳許輯宋十五家詩鈔，內列高菊圃一家；附有一跋，自稱十七世孫，可證也。其跋云：

謹按家乘，公既辟志靈詩，屏居高臥，益以氣自負。孝宗朝累徵不起，乃即所居，賜號菊圃處士，仍手書資之。有報友人論詩書，略云：且奉明教，量材而進，成家而止，時代高下，無庸論較，斯言美矣，未盡善也！夫古以漢魏爲至，律必開元以前，材有不逮，可勉而至，志之所畫，終焉而已。使蘇李苟安，必效瓦缶之奏，孟賈易轍，立發洪鐘之響。然匠心雖工，學步滋醜，時賢崇尙杜詩，句納字釋，神理索然。竊欲法其弘深，濳彼拙率，推之漢魏，莫不皆然。苦夫天資以還，五季而上，但堪代燭云爾。可知持論之精矣。吾宗系出宋高武烈王諱瓊，處士乃武烈王之仍孫也。由燕徙汴，南渡徙臨安，至處士始遷海昌之鳳門家焉。同時劉後邨戴石屏集中酬贈，有詩人之目。原集遷逸已久，今少詹事士奇，表揚先世遺蹟，於玉峯徐健菴司寇所藏宋集中，得詩一百有九首。於秀水朱竹垞太史所藏宋刻江湖集中，得詩四十七首。合他集所錄四十餘首，去其重出，凡五七言體近詩一百八十七首。彙訂授梓，許得恭輯重鐫，師王荊公先大夫集序之例，不敢贊也，然真幸於世有傳矣！至于孫景仰而慕之，敢妄姚承旨弁首之旨乎？第十七世孫許謙識。

初印樓散記

★歲寒三友圖

歲在庚辰七月，段無染張繩齋會於蔡寒翁談月色仇置之茶丘西屋。無染畫松，繩齋畫竹，月色畫梅，時寒翁已病，病中執手補石，名之曰歲寒三友圖。不半載而翁下世矣！此石遂成絕筆。陳鳳洲題云：「蒼松青竹寄生涯。勝以寒梅一樹花。宛轉從君千劫老，茫茫斷髮可爲家。」匪石堅松老鶴姿。歲寒然後有人知。玲瓏欲語絳紋古，也當彈留絕命詩。」讀子載題詩附跋云：「去秋此幅方成，余適往，翁笑呼曰：子來太巧，昨見兄題句，有謂人生萬事成於會，洵爲確論。試看此頓，若無詭畫竹，三友便爾缺一。繩齋遠居院之宮室，非可促召而至者，不先不後，恰值無染，月色，合作松梅，剛能，爾然滋止，故老夫亦樂抒病腕補石，兄可題詩，共證佳會，何如？余應之，而未即賦，不意翁竟歸道山，思之不勝於邑。畫自難後相逢，彼此同居茶丘，蹤跡甚密。玉樹蒼土，傷如之何！勉吟短歌，以踐前諾，翁有知否耶？」詩云：「松與梅，石與竹，四人共成此佳幅。我聞石最壽，何以翁偏登東錄！豈其生，當天驚石破時，落落無乃不詳物。又或此石會相離恨天，圖來復教天不足，天不足，奪翁祿，有志無時同一哭。介象還石得長生，翁今畫石飄然獨。瘦透縹，超塵俗。歲寒三友自精神，即石即翁張此軸。」高文瀾題云：「古幹橫斜月作鄰。竹籬茅舍便相親。歲寒三友依然在，不見當時畫石人。」煙中竹外石邊松。尺幅蒼然劫後濃。一樹梅花同耐雪，那堪寒夜聽吟龍。」鄭水齋題云：「竹松梅自結爲鄰。傲視寒方見性真。一片圖成天缺憾，三生宜證後來因。」三友圖成片石珍，蒼松翠竹自精神，玲瓏欲語梅花下，是否寒翁一化身。」黃登彩題云：「松梅竹傲雪其真。添得玲瓏石門青。不披精神高氣節，嚴冬隱隱不凋零。」大夫君子美人俱。貞節凌霜永不枯。補石遺翁今已矣。空留絕筆一齣齣。」雲溪梅竹松籬。不改青青。

初印樓散記

耐歲寒。悽絕箇中添石處，觸吾未忍久長看。」劉雪蕉題云：「一筆扶病寫玲瓏。滄海難填恨豈窮。訴與冤禽呼不應，化為幻蝶夢猶通！西邱客弔茶村老，南國人尊桑李翁。我亦歲寒師友感，披圖淚染杜鵑紅。」黃履芳用講君子箴題，云：「段氏松，張氏竹，梅妻月下佈成幅。更添一筆石，美具難并新紀錄。寒翁傲骨嶮強而嶮嶮，何圖轉瞬化異物，石不能言，終古安其頑，人間缺陷誰補足。誰補足，竟不祿，新知舊侶齊聲哭。於今此石號望夫，宵燈樓婦悲覺獨。三友圖，原非俗；年年總有歲寒時，旋轉天樞與地軸。」徐禮秋題云：「梅寒竹瘦老松蒼。三友圖成逸興長。拳石嶮嶮嗟絕筆，茶丘高選竟仙鄉。重談國故懷仲默，堪喜閣中有孟光。回憶吳門同雅集，人琴恰憫杜于臯。」關廣麟題云：「撒手行囊了墨緣，後凋風節各森然。相看和嶮松千丈，添入元章石一拳。風味長饑荒竹實，馬蹏留月冷梅邊。人天聚散原無定，合證君家解脫禪。」張祖銘題云：「舊時吹笛憶梅邊。翠竹青松各鬥妍。病榻可憐留絕筆，誰將遺恨補情天。」攝取精魂見化機。袖中東海認依稀。落星巖化人間石，聞道吳中應少微。」稜稜瘦骨見精神。酷似拈毫自寫真。他日歲寒思舊侶，望夫腸斷展圖人。」集徵常題云：「寒翁詩畫畫三絕，絕筆乃在三友圖。膝石欲為梅老伴，庚辰秋月林陵書。」歲寒草木凋零盡，惟有寒梅始著花。省識畫圖添石意，千西留得壽無涯。」盧啓賢題云：「安仁投分寄石友，王宰畫石須五日。昔歲聞聲久相思，豈意此物稱絕筆。平生雅抱未頭癡，幸君舊繪猶在壁。」去年關穎人社長曾以君與談女士合作梅石見惠。石不能言最可人，千里神交今聞寂。邇來友道屬寒多，耐共歲寒誠感激。古今文人獨不死，三生石上疑可析。君繼化玄復何憾，倘有梅妻遺蹟。拙詩草就追薦君，泉下知應笑噴噴。」薩君陸題云：「君不見孫老（孫懷悅）奇筆恣揮灑。紙本亂石爭傳寫。博得文同一詩成，

是亦可謂知音者。又不見太液西南歲寒門。草亭之上古跡存。旁人滿及程敏政，妙絕猶以畫工論。何如病中設繪蔡寒翁。比擬王宰五日一石尤足崇。況復三友圖上增位置，長使世人萬古懷高風。吁嗟乎，我心匪石不可轉。窮冬，礦節植匪淺。人生會合洵無常，勝敗憑迷天所演。石乎石乎，補天待汝汝其勉。我欲問石石不言，翹首南天淚法法。」廖旭人題云：「仙翁騎鶴上雲端。三友圖開耐歲寒。要使精魂伴風月，獨留片石與人看。」此石真同詩骨頑，孤標終古在人間。平生誰是襄陽者，再拜呼兒淚一潸。」符鼎叔步驟湖韻云：「蒼松翠竹老生涯。修得寒梅伴著花。鍊石補天虛有願，寂寥天地已無家。」未識昂藏野鶴姿。義心如石遠相知。於今青眼人何在，愁絕君謨夢事詩。」檀山漁隱趙庭題云：「歲寒三友妙傳神。竹石松梅各寫真。每羨孤山新眷屬，林逋珍重一家春。」琴書詩畫是家傳，三友成圖亦夙緣。繪畫奇峯何處去，難將壽石補情天。」石伴松梅綠數竿。胸中成竹入毫端。空山風雨防飛去，千古寒翁耐歲寒。」松筠古節自清幽。石不能言暗點頭。落筆何須遲五日，題詩早已定千秋。」繪松繪竹繪梅花。不重三家重四家。寫石入圖成絕筆，邊徽題詠到京華。」余題云：「以石為松柯，裝積蒼翠色。以石為竹枝，貞亮見直節。以石為梅根，白日照胸臆。梅耶松竹耶，與石同一德。我憶寒翁寒，歲寒留殘墨，及翁未瞑時，矯喻出腕力。與翁金百交，展圖胡不憶。豈獨慈苑珍。亦垂吾黨式。」

★爰居閣詩夢圖

長樂梁秉興院長，舊有爰居閣詩夢圖。作圖者若夏劍承湯定之黃公渚吳瀾帆輩，皆一時名手。丁丑歲，因求杭友題詩，圖留瀾瀾，事變既定，他物未失，但失此圖。梁公語余曰：「一物之存亡，豈亦有定數耶？此圖題者已數十人，光宣以來，暨宣統將，皆有題詠。迄今追

憶，如陳張庵，陳散原，鄭海藏，陳石遺諸詩老，已先後歸道山，即有新圖，不及補題矣。舊題諸作，錄其可記憶者，李拔可先生題云：「蜂窠猶能圖，鷓鴣敢侮予，計生填海外，力息負天餘。假寐甯忘世，行吟異卜居。鯉溪看再徙，鐘鼓欲何如？」周梅泉先生題云：「待清將何時，海濱聊可處，豈惟遠弋篡，亦厭聞鐘鼓。避風即避村，世外結鷓侶。忘機或未能，無悶還自許。寥天棟一開，花木翳環堵。驚濤壓羣巖，伴汝作詩苦。閣中何所有？琴書相媚嫵。閣外何所有？天澤相吞吐。居夷聖所欲，奚必屬吾土。誰歟負而趨，夜半失左股。鸚鵡雖夙志，垂老惜毛羽。甯肯逐織兒，高位嚇腐鼠。南游止吳會，家風慣貧賤。長物餘幾車，稚川圖可補。爭墩誠無賴，拾宅抑何取。儂思瀟湖居，一篇總疏雨。幽情托純想，升役孰賓主，三年北夢痕，掇拾成憶語。安歸同一嘆，忍此詎終古。莫抱覆瓿憂，吾屬且爲虜。」秋岳贈衆異詩，有一庵疏雨瀟湖屋，到老從君或有時之句。夏映厂先生題云：「坐穿木榻苦吟詩，樓外潮使繫夢思。塵寄黑焦能速遠，杯斟碧海總言危。蔡邕避怨精心在，杜牧談兵卷舌馳。一語道君圖畫意，此生何待問龜蓍。」黃哲維先生題云：「萬緣有畔岸，一世擾悲喜。工吟雖自澤，未如睡海美。君從何悟入，以詩投夢裏。蓬蓬濯清新，諸妄不得起。嗟君狎橫流，移情向海水。已辭鐘鼓憂，甘作雞豚比。我運東海曲，松際清光紫。心有知佳句，欲索敷渺瀰。君樓吞四大，妙音號圓耳。從容據榻間，囊括徑西徙。千秋鐵色磯，影然屹如砥。誰能攻偏師，固哉尊隱几。」逃世托夢寐初意非昌詩。詩心極沈澁，非夢誰可追。滄趣善君吟，斷自東歸時。隱奇發精想，潛夫言不欺。我筆不自休，既輟無幽思。匪云主陳芳，亦不媿安嬉。上方香靈幃，合眼常觀之。誰能圖我夢，慰此江關悲。」梁公自題云：「我出修門歲乙丑。應下高歌瘴病婦。窺身絕谷始戊辰，東海蟠居疑避村。平生胸次

納漢潮，萬頃風濤一畝。晴波搖枕度帆檣，夕月喧潮吞戶牖。二年淹我了歲月，四海相哀定誰某！聞人忙事只稱詩，詩就獨哦還自糾。南來吳會豈初計，懶與流人說陽九。傷春循例且看花，築室不還空種柳。域中燈燭亡四塞，燈下吟人縮雙手，夢游帝所亦尋常，正奏鈞天賜鶴首。一椽隔海關底事，洗筆爲圖煩我友。圖中隔我舊時情，獨背殘陽尋培塿。」皆甲戌歲所作也。余亦題有七律二首，茲不登錄。

★青蕤畫悼亡作

宜興蔣香谷先生兆蘭，任部長援道之外舅也。著有青蕤畫詩詞各四卷，去歲任公爲雕版行世，並以初印本見贈。集中自己丑之冬，感頽年潦倒，百事乖張，偶讀摸魚兒詞，假托傷春，藉抒悲悵，語意殊覺悽怨，飄茵數句，尤涉不祥，心竊惡之。明年六月，遂有鼓盆之戚。覆按是詞，大類爲悼亡作，蓋其機已伏於半載前矣。茲取詞中舊意，衍成四絕句，亦元九道悲懷之類云爾。詩云：「顛覆青衫自捨神。偶將詞筆托傷春。如何一闋酸塘柳，隱機從教字字真。」花落年年有執憐，妒花風雨太悽然。算來榮落都有命，敢爲權殘却怨天。」恨殺楊花滿院飛。無端故惹惹人衣。而今春去無消息，可肯東風着力微。」一呢喃燕子訴春愁。恨緒綿綿死不休。強欲從春尋好夢，可堪終夜只聞眸。」又有悼亡翁徐孺人七律六首，皆極工。其一云：「漫將舊事憶當年。卻扇驚逢月殿仙。酒邊三更勞進茗，花邊雙炬正開蓮。情深只合成連理，義重還期求比肩。世世生生聯綺約，誰知虛願付雲烟。」其二云：「記得初含壹蕊胎。殷殷使盼石麟來。誰知連索都成女，無奈頻年屢縹緲。剛幸一星符吉讖，如何二豎惹飛災。朝憐歲歲驚花落，從此花殘樹亦摧。」其三云：「十年困苦伴朝昏。五度秋風返白門。愧煞劉蕡類下第，感深徐淑不忘恩。還期異日能酬願，誰道而今竟斷魂。世上榮華無汝分，功名從此便休論。」其四云：「最是

傷心訣別時。昔因弱息費籌思。欲將長女依而母，敢以嬌兒累我慈。婚嫁及時謀舅氏，愛憐格外盼書癡。遺言一分明記，忍負卿卿志或欺。其五云：「感卿賢德重鄉邦。死後嫻親倍慘傷。共說斯人偏命短，不知誰氏合年長。求醫恨未逢靈藥，延壽空勞額上蒼。盼汝回生真入骨，夢中猶覓返魂香。」其六云：「嗟爾何曾獲罪愆。慚余佞佛說枯禪。劇憐死後供多燼，莫似生時苦少錢。濁酒一杯和淚奠，柔腸九曲為情牽。欲將彩筆傳遺恨，難狀深深未了緣。」

★王漁洋詩稿手蹟之毀譽

梁夢吳先生藏有王漁洋詩稿手蹟兩種，合裝一手卷。一為漁洋二十七歲所作，其詩皆見集中，翻者祇一首耳。一為漁洋七十五歲時所寫之詩，筆致蒼老。相隔四十九年，各有可愛處。梁吳先生既先後得之，持示海內諸詩老，題者三十餘人。對於漁洋或譽或毀，各執一見。昔漁洋秋谷，論詩頗高，不圖二百年後，又起詩壇論戰也。鄭蘇堪先生題云：「情文頗短餘風格，清秀於鱗亦共能。名士達官從自喜，可堪宋術視鄉廉。」此蓋貶詞，說明七子不如。夏映庵先生題云：「篇篇愛好翻取厭。斷簡零編差可賞。我曾窮日咀菁華，不識羚羊與香象。此卷遺墨稀足貴，令我瞶昏眼明朝。少作濃醪與世運移，老作斜陽獨儘。才名聲氣壓一世，二三排紙百標榜。文章潛與世運移，靈暢元音借浮縷。關雎刺宴首四始，尼山詩道存吾黨。付之不采等無幾，毀譽兩端皆未廣。」此亦表示不滿，曰取厭，曰浮縷，皆不滿之詞。結語則極公允。冒茨齋先生題云：「輕薄紛紛有愛憎。蠶吟樹樹若為能。千秋公論當時體，我憶詩家杜少陵。」此為反駁之詞，直以漁洋為大槪，而毀之者為蠶吟矣。黃秋岳先生題云：「翰墨堂中澹墨畫。傳年自可敵清瑣。雖然不稱當時體，清秀于鱗亦未如。」稱譽都官議簡齋，修辭恐未出恆漢。場來愛好人真少，酒座聊供馬世題。」鈞山

一集舊曾藏。書落如今九見霜。斷句尋醫人有意，故應香象屬詩王。此三絕句，給予譽揚，對於貶者之詞，針鋒相對。許彥齋先生題五絕句之一云：「酒邊善謔取相親。何必申申似女嫵。大槪蠶吟微失噉，松岡苦厄小長蘆。」此以聚訟為無取。周梅泉先生題云：「林信精鈔惠棟箋，平生愛好亦因緣。如何北國霜髯叟，猶誦虹橋少作傳。」「滄浪香象喻難工，秋谷談龍有異同。至竟官高詩愈好，阮亭翁後抱冰翁。」其後見爭者紛紜，又題七古云：「篇篇愛好翻得毀，篇篇不好奚取爾。毓嶽素面愈生憐，靈婢蓬頭甫足喜。時賢爭學梅都官，農人得骨幾得髓。醜枝老樹雖有態，必待看花始稱美。爾初閉山幾飯手，江左三家鼎先時。阮亭獨受靈叟知。一登龍聲價起。建官高第更名士，誰據吟壇壓餘子。後賢莫漫罵刀圭，至竟別家非偽體。同光詩格驚不變，不奏清商奏哀徵。儘多苦澁摹西江，魔滅終遭抱冰詆。爾詩不刪曹鄴什，獨聽楚風憎人耳。蠶吟敢據彼何能，大國自尊吾亦恥。梁侯好古晒輕薄，持卷得題示仰止。身無俗骨不須醫，一乘與自題有晚覺賢詩別有方向。勿難驢心更加理。紅橋別我二十載，覽柳猶歌半灣水。栖鴉殘蝶寫虞城，誰憶承平舊司李。」此皆全貶漁洋者。李拔可先生題云：「詩聲闕盛衰，中晚判上述。尙文雖大雅，未免帶塵飾。阮亭少工詩，愛好到頭白。官資堆山高，定稿付門客。兼行出稿楷，點點不容隙。心瘳宜自抓，肯使一靴隔。雲眉談深淺，舉世入半額。遂令異趣人，遂起生指摘。同時譽共書，無異貶詩格。華嚴本彈指，樓閣豈寸積。千金詩尋醫，此語真有力。大槪鄭柴翁，變法比安石。語言即訓詁，初不待揀擇。起衰踵程祁，風氣縮南北。有茲菜園肚，底用貫通籍，一代能幾人，後起當奪席。」措詞立意，均甚微婉。諸真升題云：「早得嵐山一叟知。齊箋彙集始編時。續貽溪上分名字，却惜當年未入詩。」一文簡名字蓋以司空圖騰續貽溪上之義，見

施鈔神句，故拈出之。」正宗絕代托銷魂。申叔曾為語辨冤。獨負遺民哀小雅，顧亭林及杜茶村。」揮指華嚴示現中。樓台七寶本玲瓏。嶺南江左爭壇坫，合讓新城絕句工。亡「我裁手校漆園書。持擬君家妙迹如。隻字寸縑應寶衍，論年四十九年餘。」此不播入論戰旋機。兼與先生白題云：「尙書編髮休官後，司理紅橋輿樂初。五十年中惟愛好，世間結習故難除。」兒時能熟帶經堂。晚覺醫詩別有方。數紙殘殘自球壁，莫論齊象與粉羊。」余代題九古一章，兩不偏袒，詩

中國書法及石刻雜記

辛夷子

自歐風東漸，咸以謂文明日進，而我國所以依然衰弱者，蓋由於國人祇知崇拜外來文化，不知融匯外來文化也。各種不合國情之新奇思想，雜於民間，不知抉擇，致民族生機，愈趨愈下，是以說回今日之危機，當先從事於固有文化之復興，蓋我國本為文明最古之國，文藝又為民族精神之所寄託，純以道義主義為中心，較諸西方功利主義之物質文明，決難同日而語，茲就記憶所及，約述如下：三代以前，鑄料象形文字，傳世既罕，稽考惟難，夏商周鐘鼎彝器之文，尙可見於古之載籍；惜載籍既遠，傳世無多，世所流傳，不過為考古之助而已。三代之文，首推大篆，又曰籀文，相傳周宣王之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傳至後漢初年，已失其六，餘亦漸漸散佚，此外，以石鼓文為最著，即所謂周宣王獵碣也，初在陳倉之野，唐餘慶始遷之鳳翔，宋大觀中再徙開封，靖康末，金人取之，以歸於燕，至前清嘉慶時，始置於大成至聖文宣王廟門之左右。鼓有十，文多虧滅，無可攷辨，唐宋以來，時代爭持，如韋應物謂為文王之鼓，宣王刻詩等是，總之

中國書法及石刻雜記

附錄如下：「靈思拘實境，明哲未能道，愛好貼上翁，清時供把玩。論詩主神韻，宛宛見遺翰。昇平出青華，豈若今擾亂。亂世音蕩蕩，世運於以判。梁侯雋永人，零露集流散。少作與晚成，一卷并二難。冥想高吟日，流光驚偷換。名流紛題詠，毀譽各參半。語語逼陽秋，篇篇儼月旦。見仁與見知，聚訟添公案。我意嗜粹殊，雅講不須斷。何如不相師，亦不加輕護。盛時且摩挲，墨跡光瑤瑤。」

，唐以前無雕版，周秦兩漢之金石畫刻，即雕版前之惟一載籍，知此已足，其他無須辨也。秦碑流傳，有嶧山，會稽，碣石，芝罘諸刻，此外尙有瓦當，積量，詔版等，存小篆之精英；漢時發明以便徒隸之書法，名曰隸書，省篆書之環曲，易為平直，質言之，大篆象形，體勢錯綜，小篆節繁就簡，整齊是務，隸書就小篆改為平直，自今視之，筆近篆而體近真者，即隸書也，不過西漢碑碣極少，文字之傳於今世者，瓦當及錄印而已；亦一無所收，趙明誠亦僅收鄭三益闕一種，元明以降，始次第發現，最近敦煌石室，更得木簡漆書，漢武時物，皆歐趙之所未見也，至六朝書法，乃楷書草書發育之頃，筆法簡捷，日即實用，時代所使，非人力所能強也；其石刻較著者，有鄭文公碑，泰山石經經字，雲峯山，張清頌，賈使君諸碑，及龍門佛樓龕品，其中更著者，則楊太眼，始平公，魏靈藏，孫秋生之類是也，隋碑上承六代，下啓三唐，由小篆八分趨於隸楷，至是而巧力兼至，神明變化，規矩適中，蓋承險怪之後，漸入坦夷，整齊之餘，仍儼渾古。至

所謂三王之妙，雖然卓絕千古，可惜壽世無多，羲之以蘭亭集序爲最著，其真蹟唐太宗視若至寶，以殉昭陵；禪之玉版十三行，亦稱爲稀世珍寶。唐初有歐陽詢之九成宮，皇甫君，虞世南墓誌，廟堂碑等；褚遂良之聖教序，尤擅勝場；而王知微之般若經，衛景武公碑，亦足追摩前賢；爲世所重；他若李北海顏魯公柳公權等，均稱大家，結體方嚴，用筆渾古，舉世稱美，膾炙至今。吾國學術，至唐極備，書法亦然。宋初承五季兵爭，斯文道喪，古法蕩然，書學榛蕪，令人於邑，建隆以後，豐碑鉅製，皆出於袁正己，孫養望，尹熙古，楊虛己等，致囿於院體，氣魄泯然，直至蘇，黃，米，蔡，拔軋書壇，生面既開，派爲一變，翁覃溪云，唐以前書，皆筆筆自起自收，有起伏向背，至宋以後，乃有通體圓熟之筆，洵美而有逸氣，唐宋之分蓋於此矣。惟宋碑變價，遠遜唐碑，而得之轉難於唐碑者，以歐、虞、顏、褚宜於臨池，即造像、經幢、墓誌，亦莫不流傳人口，故通都巨肆，物色不難；宋碑則四家尙稱著名，餘幾不知作者；除趙松雪之外，知者更稀，且豐碑每在危崖絕巖之中，人跡罕到，如羸精與甍，架梯引緘，然後始獲，所發殊不貨也，至於碑石體制，古無所聞，晉劉韜房宣兩誌，僅記年月姓名爵里，似爲濫觴，南北朝始有文字，後繫以銘，兩石對立，上爲題蓋，蓋如碑額，有篆有隸，亦有真書。墓誌盛行於唐代，宋墓誌之新舊出土者，視唐誌不過十之一，且佳刻絕少。大抵自唐初至宋，約分五變，武德貞觀如日初升，鴻朗莊嚴，煥然有文明之象；自垂拱迄武周長安，超邁妍秀，其精者，兼有褚河南薛少保之能事；開元天寶，變而爲華腴，爲粹整，盛極而衰，蘇靈芝吳通微之流，即出於是時；乾元以後，體格稍卑，其流派亦分爲二：以肉勝者多近蘇靈芝，王綽；以骨勝者多近柳誠懸；至開成遂有經生一派，翰墨之事，亦隨氣運爲轉移，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在古人亦不自知

也，今世所珍，莫如塔塔銘，及鄭莊所書梁陳碑誌，世謂之小梁府君是也，次之則李文、蕭勝、薛瑤華，其實開元天寶以前，可與頤頤者尙不少，惟歐、虞、褚、薛諸家，則絕無片石耳。唐時埋藏文字，有一種類似規定之法，衣鉢相承，千人一面，如言世系，輒云載在簡牘，可略言焉，即稍變其詞，亦不過字句之間，小有增損，如劉氏必曰斬蛇，董姓皆云盤龍；其銘詞則白楊青松，千秋萬古之類，亦復千篇一律。唐誌結銜題字，間用兩行，宋誌或多至三行，惟大順元年，孔君誌，首行僅題，誌、銘、序三字，簡略至矣。銘詞發端，通常多用銘曰或其詞曰，惟魏司馬景和妻，齊皇甫琳，唐吳善王諸誌，則稱頌曰，魏張黑女誌，又稱頌爲前，魏司馬元興墓誌末，年月下，但云遷葬在澠城西北廿里，記之下，即接銘詞，不用銘曰二字；唐王修福誌，其末載云故勒其銘，劉公夫人辛氏誌，其末乃云仍書銘於墓內，潘智昭誌，末句則云式刊銘誌，其下即接銘詞，並無銘曰詞曰等字；皆爲變例。碑用額，誌用蓋，此常例也，然魏之韓顯宗，唐之杜秀，梁嘉運，林夫人諸誌，皆無蓋而有題額，亦異制也。古有聚族葬者，故有一家之石，先後出土，若魏之河內司馬氏四石，唐之襄陽張氏十石，宋之安陽韓氏等，知者衆矣；古時又有叢葬之地，故關中誌石，皆出於終南山谷，有柳梓谷，鴉鳴堤諸名，多在龍首長樂諸原；洛中之石，其文輒云，葬於龍門山山之陽，蓋即古之北邙也。唐誌精者，皆出於西北，近襄陽新出各石，雖亦秀逸可喜，但其地風俗多信鬼，相傳扶風一石，出於海甯安國寺舊址，出土之時，寺僧所拓一二本，鬼即爲厲，懼而埋之，故東南鮮發塚之事，石乃愈稀；又如宣城尉李君妻賈氏墓，誌末有一行云，後一千三百年，爲劉黃頭所發，越揭叔云，以道光三年出土，上距建中二年，實一千三百年，此與碑官所記，滕公夕宰相類，其數何以前定，又何以前知也，細審文字，決非贗本

末一行亦非添刻，誠異聞矣。今人自營生壤，豫作銘誌，徵之於古，亦有行者，如唐大中九年，襄州別駕韓昶，自爲墓誌，歿後其孤子書而納之於壙；宋元祐末，蒲遠猶自誌，其首行題有宋故閣清蒲老自誌其墓，次行題豫章黃庭堅書，其文見續語堂碑錄，惜未見其拓本耳。又有塔銘一種，釋氏之葬，起塔而繫以銘，猶世法之有墓誌也，然不盡埋於土中，或建碑，或樹幢，其納諸壙者，或用橫石，或方徑不險尺，其通稱爲功德塔；大歷以後，智悟如願之類，亦多從世法稱墓誌，思恆律師稱誌文，或稱方墳記，或稱靈銘，或變銘爲頌，或變塔爲龜，爲石室，籠下或益以笠字，此外有髮塔，有身塔，又別爲眞身塔，更衍爲三身銘，佛家以造塔爲功德，魏之須彌，隋之龍華，唐之多寶，宋之辟支，五代時閩之堅牢，吳越之千官，南漢之千佛，是諸塔者，石刻俱在，然非營葬之文也。浮圖，華言塔也，而石刻中石浮圖一種，又與諸塔之銘不同，與後來諸塔碑亦不同。塔之建制，有三級七級九級之殊，其刻有三面四面五面之別，其文有記銘頌贊之不同。經幢，陝人所謂石柱也，俗亦曰八楞碑；幢頂每面或有造像，故又呼爲八佛頭；唐人稱寶幢，亦曰花幢，遼金多稱頂幢，或以經文稱爲尊勝幢子；幢亦有額，每面一字，或篆或真；幢首每面造像一龍，其下多刻經咒，如陀羅尼，文殊，往生，大悲心諸品名。刻經有三種，曰摩崖，曰經碑，經幢亦其類也，造像亦石刻之一種，龍門尤勝，龍門當古轅轅之道，謂之闕口，自魏以來，依山鑿佛，華嚴樓閣，彈指湧現，老君香山賓陽諸洞，蓮宮紺鬘，輝耀歷歷，奚啻千百，今所拓者，僅人跡所到之區，可施誕識，廣佔以魏刻數十通，或唐刻百餘通，謂之龍門全分，實猶是虬龍之片甲，騏驎之一毛，又何論四品、十品、二十品耶；魏造者十之三，唐造者十之七，世號稱魏造像，不知唐刻之精，斯可異矣，造像刻字，皆棋子方格小篆書，有似歐者

中國書法及石刻雜記

，有似褚者，永徽以後，長安以前，多似薛少保，香山洞泥類經，即相傳爲少保筆，其秀逸不減靈飛，而逾整邁之；造像始於北魏，迄唐中葉益盛，大抵所造者，釋迦、彌陀、彌勒、觀音等，形態至多，其初不過刻石，其後或施以金，塗以彩繪，形體大小廣狹，製作精粗深淺，各不相等；題字分左右及前面，或佛名，或侍佛時，或云供養佛時，北朝石像多而銅像少，南朝銅像多而石像少，所謂畫像，今敦煌家得唐人畫，已爲希世之珍，漢畫惟有石刻矣；李禽暇池五瑞圖，摩崖之畫像也，嵩山兩闕，牛空山金石圖，摹其形象，而繫其說云，所繪諸像，體勢飛動，如挾風雷下擊，謂非陸探微，張僧繇輩不能作，然畫家所謂寫生，一邱一壑，一花一木，輕重疎密，皆在氣韻之間，非石刻所能傳出也。而今昭陵尙有唐凌烟閣功臣像，及六馬圖等；宣聖像吳道子畫者三，李公麟畫者一，紹聖二年，按几坐像，刻於曲阜，當爲吳道子真筆，此石刻之最精者也。李營邱之金碧樓臺，米元章之澹墨，倪雲林之鐵筆，固非石刻所能及，若夫千巖萬壑，萬壑爭流，世所傳山水諸刻，亦多精本，人物則更宜於刻石，故唐宋以來之仙佛刻像，每有至精之本。以上所述，皆我國藝術精英，特記管畫，聊備從事東亞文藝復興者之參證爾矣。

▲美國明尼來達州中，有一口奇怪的井，深四百七十英尺，井底全部石質，每逢東北風或陰雨的時候，水較平時漲高百分之二十五，並水色能變爲深紅及黃色。

▲瑞士已在製造無齒的錶，錶內除機件外，還有與機件一起動作的聲學器械；你如果要知道時間，祇要一按錶上的鈕，它就能立刻告訴你。

新詩途徑的介紹

諸友覽

現下稍爲注意詩學的人，都感覺詩學沒有新途徑，新途徑果然沒有麼？不，不但有，而且就在我們眼前；可惜荒蕪好多年代了。

我們要整理這些蕪不只是一年的詩學新途，時間要長，工夫要細，筆墨要力，始能有功。

今天在書裏介紹給讀成一本書，——中國詩的新途徑——作爲研究這個問題的中心依據。此書爲中央大學教育系主任朱右白先生的學生傑作，它不僅開啓了詩學的新途徑，並且指明研究者的着意點，對於開闢的方法，也有說明，但也感到個人的力量有限，殷殷底希望筆墨要力，建造完成，所以凡是研究詩學的人，都有誦讀的必要，朱先生在遺書的自序裏說：

「中國有中國固有的文學，中國雖然科學缺乏，工藝製造、舟車橋梁、聲光化電，一切都落人後，然而文學却不甘居下乘；縱然現在或不如人，也可因其固有，爬梳剔理，灌溉培養，盡吾人之天職，俟其長成，則不難枝葉茂茂了。

可惜，照現狀看起來，文學比之其他新中國建造，還要來得幼稚；他種建造，雖然還有什麼成。可言，可是方鍼既定，門徑具在，比方，我們照濟中山先生建國大綱實施方案，步步做去，逐漸可臻吾國於富強的地位，而文學則猶迷離恍惚於黑暗之深淵裏

當這新舊文化相互交關的時候，一派文藝家捧着過去數百千年的舊風格，一成不變，與新文家之以整個別樣的東西來替代固

有的一切，同陷於一個錯誤，前者失在不變，後者失在無因，因爲，凡稱作一個文化的，必定兼顧到兩方面：

(一)明因

(二)明變

先解說「因」，孔子說：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把定固有文化，向前建設去；在這建設之中，無論經過多少變更損益，總不能離開牠的本體，此之謂「因」。

何謂「變」？中庸說：

生乎今之世，反乎古之道，我必迨夫身。

三王不沿禮，五帝不沿樂，到一時代，一時代的禮樂政制，必求適應那時的人民生活，這樣的「變」，與上面講的「因」並不衝突，總是一個有把握的「變」。

「變」與「因」是常相隨的，牠們一個把住「時間」，一個把定「空間」，相互爲用，而聖人之道乃見。

萬一「因」而不「變」，則文字原所以爲代表意識之用，苟局於一守瞻範，意識不能得其自由，則文字之用窮，且亦何以執實契之簡，以取後世人事之繁？

萬一「變」而不「因」，則人類所造勝於異類的，不過在人們能以先代之知識，傳諸後代，俾可增長增高，而更傳諸再後代；

每種藝術，層層累進，以臻無上之光榮；今於一時代之興，文學藝術根本改造，不亦反人類進化之理，而日促其原始化麼？從這「時位」，「國體」的論議中，我們可以找出新詩興的途徑來！

從這序文當中，朱先生的意見我們可以知過半了。

我想，言為心聲，心有所感，而以表達情感之文字寫出來，那便是詩。音節好的，足以使人同情，興奮，憂鬱，狂舞，甚至於頹倒；不能自持。但是發之以情，或是表達的技不巧，那就沒有上述的價值了。因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譬如美玉，他那晶瑩透澈的本質，一見就足以移人，再加良工彫飾成器，更能令人寶愛，詩也是如此，必有所感，脱口而出，再加以音節的修飾，自然能啓人情感。所以詩無所謂文言白話，只要有詩的價值，便成爲詩；詩的價值，便是情感真，意蘊善，技巧美，不能有此，無論文言白話，一概不能成詩。不過各地的方言不同；古今的意識各異；時間空間，都有應因應革的自燃性，朱先生已然體認到了這一點，這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因革之義既明，詩學新途已見，我們試再介紹一點朱先生的詩學理論，以便互相發明！

朱先生說：「代表舊詩的江西派，既無繼續存在的可能；代表新體的白話派，也是一條不通之路，那末，觀看中國詩是絕望了，是無復興的可能了！不，不！中國詩確有復興的途徑……」

這途徑是什麼？我敢大聲疾呼的說：是；

「唐詩復興」。

請他見了這唐詩復興四個字，一定免不了復古之感，疑爲這是陳舊的途徑，而不是新詩的途徑。是的；但請位要知道：從詩的「新生

無從途徑的介紹

活」運動，何嘗不是由「舊生活」脫變而來呢？在舊有的生活當中加些新的要素，使生活的現狀，適合時代需要的實際情形，生活是如此，詩也是生活中的一種表現，自然也是如此。下面還有朱先生所舉的理由，備供諸位參證。

朱先生說：「提起「唐詩」兩字，耳已能詳，但我決非在這裏開倒車。我的理由，請述於下：

大凡稱做新文化運動的，必定對他們祖先的遺產先要能够接收，接收了，還要能够整理，同時加入新的生活素，那就成爲新時代的創作了。不可接受，專言創作，這緣緣放棄前人的遺產承繼權，而專以情應外債過生活，絕不是應走的正路；我們看歐洲的文藝復興，轉柳的古文運動，和清代的漢學運動，那一件不是以復古做解放的模範，而得到偉大成功呢？可見復古不一定是壞事，要看時代的情形怎樣。」

由此我想諸位對於唐詩復興的疑感，或者可以消釋了。可是朱先生還不只是這一點，關於「唐詩」能做新時代文藝復興運動的理由，還有下面四點：於今再詳細介紹出來，以供參覽。

- (一) 唐詩的直覺主義
 - (二) 唐詩的通俗主義
 - (三) 唐詩的民族主義
 - (四) 唐詩的文學美妙
- (一) 直覺主義……大自然處處皆是詩料，……用不着許多渲染……利用直觀的方法，揣摩自然的一切，這是唐詩體一的特點。
- (二) 通俗主義……不離開通俗言談本質……平平坦坦，使人人能懂，能讀，並且能作，這種通俗明白無難，却無「的」

新詩途徑的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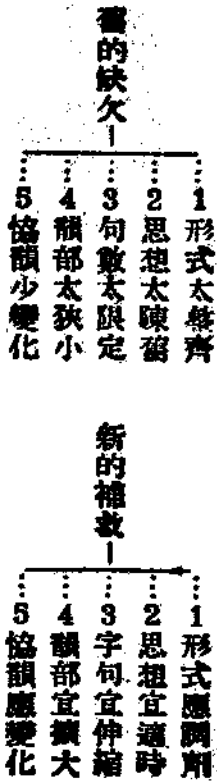
「唐」「明」「清」的滿篇堆湊，令人生厭，這也是唐詩的特

要。

(三) 民族主義——唐詩民族主義極深，意義異常興奮，無形之中，可以引動人民愛國之心……

(四) 文學的美妙——唐詩文學美妙，正如古樂之音，太羹之味，是有口耳的人所共享的……(唐詩以渾樸為主，而一切盡統括言之，即「酷肖自然」，能做到真美的一點。)

上面不過略為採錄一點，遺漏是很多的；請位如願透澈的研究，可以參攷他的原著，所以也用不着我過分累贅了；為有上述四個理由，新詩途徑，自然可因為有下述五種缺點，新詩途徑，所以須變；朱先生想到這裏，所以定了幾點補救的方法，茲列表於后：



這是朱先生認清時代的卓識，足供有志詩學新途徑之尋覓者的參證。又孔子刪詩，原其化俗。

詩而曰教，本意可知，晚近文學的卑靡，影響于民族意識的消沉，象徵著國運的衰微，至顯且著；今欲振興詩學，對於詩教的功用，亦不容略而不言，現在我把朱先生的一段快論採錄如下：

朱先生言：「現在有一件最危險的事，比洪水猛獸，還要來得神速可怕，就是人心的昏迷性，已漸達於極度：實然向利，假真仁義，將數千年祖宗與古茂之風，淘洗以盡，日惟憤歌苦笑於殘釜漏舟之中，而不自覺，此所謂不亡而亡，樂不可說；環視古今中外，積國之危，無有如今日之中國者，此種病根，其救之也，既非一日；其愈之也，亦非一年數載之功，必有一物，運其力可以深入入之心坎，而使之徹底覺，徹底悟；一家過，一家之人化；一邑用，一邑之人化；一國行，一國之人化；此物為何！即所謂詩教是也。」

朱先生之言如此，我因而聯想到有人說：

「文學」是「國粹」，「詩學」是「國魂」。

「國粹」是一國固有文化的組合，「國魂」是一國各個精神的結晶，故「國粹」必須保持，「國魂」必須長養；因為人若失了固有的態度，不就是神經病麼？人若亡了靈魂，他那生存的性命，也就隨之亡故了。所以我們看，國家失了常態，國將不足為國，靈魂之不可失，自比常態為更甚！「文學」是「國粹」，「詩學」是「國魂」，怎樣可以任其式微呢！尤其是「國魂」，倘然一旦消散，國家不但喪亡，而且是不可補救的。

準此二點，我們知道詩教是絕對不可任意使它喪失的。

現在新詩的途徑是發現了，怎樣的修葺，朱先生也指出了因變的方針，並且確切地明瞭「詩教」陵夷沈淪後的可悲，我們要把握千年列祖相承優美性的東方文學發揚光大起來，適應這大時代的一切；這是我們研究文學者的天賦職責，請位！途徑雖辟，前程尚遙，如何進行，是要靠我們策策力來努力，向前邁進了。



祝頭山立雲先生米壽有序並註

褚民誼

壬午清和望前一日，爲頭山立雲（滿）先生米壽（八十八歲）大慶，彙集並時諸彥贈公語意，成詩四章，用當嵩祝。先生以布衣繫天下重望，六十年如一日，文章行誼，四海同欽，小詩數章，不足盡其萬一也。

儒情俠骨佛精神八十八齡變躩身富士山高同仰鏡信知無位有真人
汪然千頃寂無波淵默雷聲一刹那宇宙橫身擔未了精湛氣已壯山河
天人道貫溯心傳借箸中原勇着鞭四萬萬人尊大老一齊供首拜神仙
國士稱統壯士歌我來介壽頌如何千秋佳話孫招滿與亞精神允太和

【註】無位之真人（爲床次竹二郎先生贈公語）汪然寂然（爲八代城山大將贈公語）淵默而雷聲（爲大養默堂先生贈公語）橫身當宇宙（爲大石正己先生贈公語）敬神尊君一以貫宇宙（爲公立身大宗學說大本）英雄回首復神仙（爲德富蘇峯先生贈公之引語）是真國士（爲清浦奎堂伯爵贈公語）孫招滿（中華民國二年）

祝頭山立雲先生米壽

國父保先生爲答謝日友援助吾國革命者設宴東京公爲賓主陪賓中高橋謙氏飲啜最豪福本日南氏戲之曰易有滿招損謙受益何今可改爲孫招滿謙受益矣公聞之大笑是雖戲語而公之有助於吾國革命則不啻爲文獻之徵矣）頭山精神即與亞精神（爲近衛文彥公爵贈公語）

江行詩選

本年四月，中日文化協會開全國代表大會於漢皋，散會返以途中，江院長庚瓚，蔡委員長子平，與日本今關山口兩詩家同舟，江波平，互相酬唱，得詩如千首，承今關先生，擇尤錄示，隨代披譯，以快先睹。潯陽江夏，我亦前遊，此次因事臨時未獲成行，展誦佳章，不無悵隔，次和三首，聊用寫心，續紹之謔，非所計也，藉公方正，幸何如之。見思高齊賢謹識。

江漢舟中

江康瓚

楚尾吳頭夢亦過，輕舟一葉出烟波；斷流坐看投鞭渡，如此江山奈若何？

次江院長韻

山口容軒

歷代興亡曾幾過，江山如畫映烟波；新朝人士多英傑，笑問長謀又若何？

前題

今關天彭

萬里江山一日過，茫茫上下有雲波；如斯天險空拋去，其奈風流五謝何？

次韻奉和

高見思

二十年來曾幾過，中原曠與定風波；江流自有源頭在，雲夢能吞老若何？

溇陽夜泊

今關天彭

一笑回看黃鶴樓，十年又下大江流；溇陽夜雨蓬窗裏，夢在荻花楓葉秋。

次天彭先生韻

江康佩

曾聞輿路有高樓，不度長江日夜流；等是勞人思歸淚，憑君一曲亦千秋。

前題

蔡子平

年來王綰怕登樓，夢逐江聲日夜流；偶向溇陽思故事，憑君哀怨已千秋。

前題

山口容軒

江濱攜手共登樓，六代興亡逝水流；憑君閒談文雅事，謝五風韻幾千秋。

次韻奉和

高見思

九脈能通帝子樓，一帆容與正中流；江州司馬青衫淚，故國瀟瀟蘆荻秋。

前題更唱

山口容軒

長江遙望樹如蓬，偶泊溇陽烟雨中；不識憑君哀怨曲，蘆山一角白蘆濛。

次容軒先生韻

江康佩

浮生身世感飄蓬，晴雨炎涼變化中；翻出米家新畫稿，山光水色兩瀟瀟。

前題

蔡子平

人生稟賦等飄蓬，千載興亡一瞬中；莫向蘆山認面目，斜風細雨正瀟瀟。

前題

今關天彭

關山幾度變如蓬，況是風雲變幻中；偶爾相逢好相樂，江南四月雨空濛。

次韻奉和

高見思

鴻雪生涯類轉蓬，頻年蹤跡亂離中；溇陽我亦曾為客，短夢如環兩正濛。

寄子平先生

山口容軒

經略新都兵氣中，仲張隨勢豈無功；飲君游刃留餘地，高擁自威五謝風。

次容軒先生韻

蔡子平

依然兵氣滿寰中，未戢干戈不算功；勞瘁久思藏拙好，故園歸去樂春風。

寄江院長

山口容軒

考古視今幾幾時，試文選士造幹楨；院中僚友甘肱股，同為蒼生策太平。

寄子平市長

今關天彭

眼照古今胸抱珠，閒談自覺飲離闌；輕舟不假蕭王筆，同作長江萬里圖。

寄懷今關山口兩先生

高見思

恬淡清真大老詩，風流江戶壯男兒；唐音未改承空海，重瀟江瀛記所之。



會務動態

●本會報告●

(一)學術組五月份工作概況

一、舉行東亞文化建設座談會 五月十三日下午三時，在本會建國堂與宣傳部聯合舉辦東亞文化建設座談會，褚理事長及林宣傳部長親臨主持，華北政委會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周作人氏亦蒞臨參加，到會者有日本大使館松平池田兩領事，特務機關代表，考試院江院長，中央大學樊校長，教育部戴次長，宣傳部郭次長，首都各文化團體代表，著名文化人，及著名作家七拾餘人，首由林宣傳部長致詞，對周督辦參加表示歡迎與感謝，並說明大東亞戰爭節節勝利，英美侵略勢力完全肅清之今日，提出東亞文化建設，實含有重大意義，又闡明今後東亞文化人之責任，在指示正確途徑，領導國人邁步前進，以完成東亞文化之建設，繼由周督辦發表意見，首言中國文化在東亞文化所

佔之地位，極為重要，次言欲求東亞文化建設，必先掃除過去「你死我活」之錯誤思想，始能進一步談東亞文化之建設，旋有江院長，樊校長，戴次長，張資平，松平領事，徐公美，傅彥長，楊鴻烈等先後發表意見，談話真誠坦白，情緒熱烈，會場精神興奮貫注，始終如一，座談達三小時之久，最後由郭次長就所發表之意見，加以歸納，至五時餘散會。

二、舉行學術演講 本會為謀學術上之研討，及使各界明瞭天文學起見，特於十六日下午四時，邀請上海徐家匯天文台台長，義國學者龍相齊先生，在本會和平堂公開演講，題為「颶風」，來會聽講者有各機關代表，及中央大學，中央軍校，國立師範等各學校學生四百餘人，由褚理事長致詞介紹，龍氏即登台講演，氏對於颶風之起因及其威力等闡述詳盡，歷一時餘始告完畢。

三、敦請佐多博士演講 五月十九日下午四時敦請日本東方文化聯盟理事長，日德協會會長，佐多愛彥醫學博士蒞會講演，題為「中日文化親善之使命」，計到聽講者有中日各機關代表，各文化團體及學校學生等六百餘人，首由本會褚理事長致詞，對佐多博士此次來華

，表示歡迎與感謝，繼請佐多氏演講，首述日德文化關係，年來由日德協會之推進，兩國國交，日趨親密，次言中日文化關係，歷史較日德久而且深，但不幸事變發生，一切頓生隔膜，幸自國府遷都，阿部大使派遣來華，中日國交及文化關係，始見澄清，此後兩國文化界人士，應注意者三點，即（一）彼此一心一意；（二）熱心打成一片；

（三）各努力於中日親善，並由國家出資，或團體個人出資，互相派遣學者，赴中日兩國，加以研究，或由娛樂方面，如以電影等為媒介，溝通兩國文化，務使向文化方面進展，達到中日兩國親善之使命云云，迄六時許散會，當晚本會設宴公饌，八時半繼續演講，題為「醫道新體制與醫學教育之今昔觀」，出席聽講者有中央醫院，內政部衛生司，及南京市衛生局等醫師和醫學專家百餘人，氏對於日德英美等國之醫道新體制與醫學教育之過去及現在之動向，闡述詳明，迄十時半始畢。

四、召開組務會議 五月三十日下午三時在本會圖書館召開第九次組務會議，商討本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有關學術方面之提案多件，當經決定辦法，擬逐步推進，並協議關於中日語文學校作文競賽辦法及圖書館編圖書分類目錄等提案。

(二) 出版組工作報告

本組所編印之中日文化月刊，前因與日文版間月一出，事實上已成爲兩月刊，自日文版暫行停刊之後，本組高主任即力謀恢復每月一刊，名實既符，尤便閱者。經兩個月之努力，本期已然實現，以後將每月出版一次，敬祈注意。

本組籌辦資料室，前明已然公告，此事在毅然決然之籌備以下，已於本月初開始工作，主持人施辛濬先生，曾經擔任最大資料室之領

袖，故工作進行，極爲順利而周備，希望本會各分會及各公私團體與熱心此道諸君，予以合作。

本組擬辦之文化座談會，前明已然公告，刻正積極籌備，第一次座談會，擬在本月舉行，以後按月召開一次，座談消息，即在本刊發表，敬請注意。

本會成立第二週年紀念日，際即屆臨，本組刻正編印第二週年紀念特刊，七月出版，特此預告。

本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今年四月在滬舉行，計通過提案四十二件，臨時提案六件，此四十八件決議案中，由本組單獨負責籌辦者四件，會同別組商辦者四件，刻正分別籌劃，其具體方案，當於下期本刊披露。

本會上海分會四月份工作報告

本分會工作報告業經編送至本年三月份止在案茲將四月份工作報告繼續編寫如左：

甲、關於會務方面者 (一) 幹事會議：本月二日下午十二時半假座南京路廣洽路路香隆飯店召集第十三次幹事會議提案六件均經決議紀錄在案 (二) 常務理事會議：本月十三日下午十二時半假座樂安路日華俱樂部舉行常務理事會議通過提案五件臨時動議二件紀錄在案 (三) 入會人員：此次申請加入之會員中方二十四人日方四人經第五次常務理事會審查合格認爲正式會員 (四) 推請名譽理事：聚約輪大學校長沈嗣良先生體育前輩士林推崇受經第五次常務理事會議一致通過公推爲本分會名譽理事及體育組體育委員會主任委員以領導體育事宜 (五) 聘任體育組全部職員：該組幹事業經推定中方爲陳宇濤凌希陶樂秀榮馮桂維張國勳張子震黎寶駿俞斌祺八人日方爲橋本順平久重

福三郎石井則之片賴忠雄松永賴三松井松次松山義和永井勇與川馬之輔九人委員則中方爲丁 度等十人日方爲安部傳等二十四人(六)添用其他人員：本分會幹事專任聯絡事宜官島保志因事辭職仍由與亞院文化局介紹張長青爲本分會聯絡員繼任(七)設立虹口辦事處：本會爲中日雙方對會務接洽便利起見擇定虹口北四川路橫浜橋北境 B 俱樂部爲辦事處由張長青常川駐守以資聯絡(八)參加總會在漢召開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此次出席代表中日各三人提案如下：一、請舉辦清寒留日學生獎學金案二、考選優秀學生赴日留學案三、派選文化觀察團案四、請舉辦(包)刮優秀學術體育文藝美術等)文化獎金案五、振興東亞體育案各代表於十八日起程轉京赴漢出席(九)會務動態按月編送總會發刊：總會出版中日文化月刊自第二卷第二期起增編會務動態一欄除已將創立時起至本年三月份止工作報告先後寄去外並自四月份起循案遵照辦理

乙、關於事業方面者 (十)體育組織成立：本月四日下午三時邀請本市體育名家在四川路青年會召開幹部會議並推選該組中日雙方幹事及委員通過該組章程宣告成立(十一)美術組畫道股組織成立：本月十二日下午三時邀請本市畫道名家在四川路青年會召開幹部會議提案二件當場通過該組職員下屆集會時推選該股即於是日宣告成立(十二)美術組洋畫股舉行籌備會議：本分會爲謀中日洋畫溝通起見着手組織洋畫股先行籌備業於本月十九日二十六日兩次召集會議頗多商決(十三)體育組舉行幹部會議：本分會爲促進中日體育起見於本月二十七日五時在四川路中國青年會舉行第二次幹部會議議決提案四件又臨事勸議一件會畢聚餐攝影而散(十四)舉行中日學校學藝大會：本分會慶祝國府遷都二週年紀念於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二時借吳淞路日本第四國民小學舉行中日學校學藝大會招待日方會員及家屬參

觀表演節目共爲精彩

本會武漢分會四月份會務動態

第三十九次會務聯絡會議 第三十九次會務聯絡會議於二日午後三時舉行由汪祿書主席討論擬將新國民運動與大政翼贊會演講大會張市長暨田中總領事之講演詞發行叢書等案

第十六次常務理事會議 第十六次常務理事會議於四日午後五時舉行由張理事長主席通過本會職員考勤規則及請假規則等案

第一次佛學研究會議 本會爲提倡佛學起見特組織佛學研究會聘中西大善法師等爲研究委員於六日午後二時舉行成立式由學術組主任王叔槐主席報告成立經過繼由汪祿書書城報告組織佛學研究會之意義後即討論推進會務案多起

第一次全代大會第六次籌備會議 第六次籌備會議於七日午後三時舉行，由汪副秘書長代理主席討論大會期間之招待警衛遊藝等問題

新國民運動促進研究會中國甲組第四次會議 新國民運動研究會中國甲組第四次研究會議於八日午後三時舉行由王會員叔槐主席討論實踐問題

第四十次會務聯絡會議 第四十次會務聯絡會議於九日午後三時舉行由汪祿書主席討論發行刊物等事宜

第四次法學研究會議 第四次法學研究會議於十一日午後四時在該會舉行討論當前之各種法律問題

爲舉行中日文協第一次全代大會招待新聞界 中日文協第一次全代大會籌備委員會爲使各界明瞭本會此次舉行全代大會之意義及辦法起見特於十二日午後三時招待新聞界計到名古屋新聞有濠俊秋大阪每日新聞社及東京日日新聞社梅津惠大陣新報社內田佐和吉朝日新聞社

井谷昇武漢報社名譽勝同盟社官澤義雄漢口廣播電台編譯之讀資新聞社加藤章等由本會常務理事汪祿書暨各組正副主任出席說明召開大會意義及辦法外并將本分會組織暨一年來各種工作概況詳細介紹同時對各新聞記者之詢問各點逐一答復

第五次醫學研究會議 第五次醫學研究會於十三日午後六時假武漢親仁會舉行由青木英一郎主席決議以海醫學公開演講會并研究服藥及發熱之漢藥治療法等問題

第九次理事會議 第九次理事會議於十四日午後三時舉行由張理事長主席審核通過二三月份計算及四至六月份預算及會員人會退會等案

增聘名譽顧問 增聘海軍武官府肥後市次武官為本分會名譽顧問聘佛學研究會正副主任 聘中西大法官師為佛學研究會主任研究委員松岩法師汪書城居士為副主任研究委員

新國民運動促進研究會 日本組第四次研究會議 新國民運動促進研究會日本組會員第四次研究會議於十五日午後七時舉行討論關於民族主義之實現問題

第四十一次會務聯絡會議 第四十一次會務聯絡會議於十六日午後三時舉行由汪祿書主席討論編造預算及協議各項問題

第十七次常務理事會議 第十七次常務理事會議於十七日午後五時舉行由張理事長主席討論全代大會提案等問題

中日文協第一次全代大會開幕典禮 中日文化協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二十一日上午十時在中山公園康樂堂舉行開幕典禮出席各地代表暨武漢中日各機關團體來賓暨各國駐漢領事及本會全體職員約七百餘人由總會總理張理事長主席致開會詞即由國府汪主席訓詞何省主席暨田中總領事相繼演詞下午二時於五花賓館舉行分組審查會議

舉行本會成立一週年紀念會暨會員大會 慶祝本分會成立一週年紀念會暨會員大會於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時假中山公園康樂堂舉行出席本分會全體理監事及職員暨各機關團體來賓共六百七十人由本會張理事長致詞即通過追認修改會章及選補統一新先生為常務理事孫迪堂先生為理事王叔槐先生為後補理事暨改選程明超呂東荃徐養之深澤一雄內藤運男先生等為監事汪書城李芳中村真一先生等為候補監事等案

中日文化協會第一次全代大會開幕典禮 中日文化協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典禮於二十二日午後二時假五花賓館舉行出席代表諸民江九虎樊仲雲張超松村雄藏何庭流今關天彭培黃敬齋林炯陳紹鵬上野太忠王志義菊地三方邵銘新大竹誠劉家堃梁修仁山口察常張仁齋黃實光張檢芬莊泗川岸富造等由褚代表主席決議案四十餘件

席全體代表暨本分會理監事暨各組正副主任約百餘人儀式隆重

全代大會代表巡覽武昌 各地出席全代大會代表於二十四日上午十時渡江巡覽武昌名勝古蹟中午并山湖北省政府在該府設宴招待午後復舉行演講大會直至四時始行返

舉行學術演講會 本分會特請總會代表江九虎樊仲雲兩先生於二十四日午後四時假市立第一女中禮堂作學術演講計到各機關職員各學校教職員及學生暨各界聽眾約五百餘人江先生講題為「復興文化的先決條件」樊先生講題為「不要忘記中國」反正講解縱橫闡述趨步至為興奮

全代大會各地代表離漢 中日文協第一次全代大會各地出席代表於二十五日晨午分乘與國寶波兩輪離漢本會張理事長暨各理監事各正副主任幹事齊赴江干送行

第十一次藝術委員會議 第十一次藝術委員會議於二十八日晚七時三十分舉行由莊委員泗川主席決議增聘松浦久滿太郎姚一新等爲藝術委員及增加音樂協會美術研究會兒童文化研究會補助費數目暨擴充藝術俱樂部等問題

第五次教育學研究會議 教育學研究會於二十九日上午十時渡江參觀湖北省立第一小學午後三時并假該校會議舉行第五次研究會議由張嘉璈主席討論提案多起至五時三十分始行返漢

第九次監事會議 第九次監事會議於三十日午後四時舉行由程監事主席經姚主任說明二三兩月份一切款項收支計算及四至六月份預算各情形後當即審核通過

本會浙江分會四月份會務動態

會務概況 (一) 會員人數：中國方面七十五人日本方面一百另九人共計一百八十四人 (二) 經費收支：甲、收入方面上月份結存日幣七三三・〇二法幣三三九九・三〇浙江省金庫領來三月份補助費五〇〇・〇〇會費收入法幣七三五・〇〇書畫展覽會售價二成收入計法幣三三九・二〇乙、支出方面四月份實支經常設計法幣一八一八・五一書畫展覽會實支法幣二〇三三・一二赴漢代表旅費實支法幣二二四・〇〇購製本會證章計法幣七七八・二五(本分會收支情形另附收支對照表) (三) 會議情形：第二次理事幹事聯席會議於四月七日下午三時在興亞俱樂部舉行由主席徐理事長報告開會宗旨並通過議案七件 (一) 理事劉石樂現已離杭遺缺由候補理事欽漢章遞補 (二) 幹事島田正三離職遺缺請增田稻造繼任 (三) 幹事陳元民辭職遺缺請錢錫担任 (四) 推定王志義菊地三芳代表本會出席全國代表大會川旅費每人暫定日金二百五十元 (五) 本省各地如有設立支會之必要並

會務動態

能自籌經費者得指導組織之 (六) 出席代表大會議案由出席代表王志義菊地三芳共同擬就提會審定 (七) 名譽理事西村陸太郎辭職遺缺請大概傳次郎担任

二、專業進修 (一) 印非代表來杭演講：本分會招待如儀 (二) 舉辦東亞文藝復興運動週：本分會爲發揚東亞固有文化遵照總會決議於四月二十日起二十六日止舉行東亞文藝復興運動週除印製標語張貼全市暨在浙江日報發表論文外復由徐理事長在廣播電台演講精義宣傳 (三) 舉辦中日書畫展覽會：本分會於四月二十日在浙江省立民衆教育館舉行中日書畫展覽會共計徵集中日書畫五百九十二件所有出品均係宋元遺墨及時人名作來會參觀者達二萬餘人爲事變後未有之盛舉至二十六日閉幕

▲狗能預知事變，較其他的動物靈敏，這也許因爲牠們與人最接近的緣故。

▲軍隊走路的速度，每分鐘爲一百四十步。

▲美國氣象局曾舉行多次風速試驗，結果測得：最快的風，每小時可行一百零二里；普通的風，每小時可行五十五至六十里。

▲直羅地方求雨方法：他們用水澆在從前求過雨者的墓上，提醒他沒有忘拉他的職責，據說有效 (？)

▲據英國郵局總長的報告：英國每年需用五千萬枚郵票，約值四十萬元；又每年的郵票用紙約重二千二百磅，膠汁共需三千二百磅。

▲科學家的研究，實在使人驚奇，曾研究出市上通行的紙幣，表面有十四萬三千個的細菌，內中病菌佔有八萬四千之多，病菌中以傷寒菌最多，有一萬七千，肺癆菌也有九千七百只。

▲世界上最快的腳踏車每小時能行七百公里，出在荷蘭，而最近日本某車行出一腳踏車，每小時能行八百五十公里。

編輯後言

齊賢上月隨本刊附送啓事一則，諒邀公鑒。本明對於該啓事中所言各點，已實踐者，大略如下：

(一) 改爲每月一刊，已自本期實行。

(二) 每明以七十 Page 爲限，每 Page 至少容納二千五百字之預明，因恐過耗閱者目力，故未敢貿然實行。茲先改爲每 Page 一千五百字，以資試驗，字數既視預期爲少，頁數自比預期略超。下期擬進至每 Page 二千字，每頁四千字，以不致過耗閱者目力爲準，如能再益，當踐預期，否則即以每 Page 二千字爲定量也。

(三) 自本期起，所有稿件，均先由湯股長孤芳選擇編定，再由齊賢重加審閱，損益去取，精益求精，以力求不負閱者之心，盡其在我；結果何似？極願接受好意忠實之批評。

(四) 自本期起，增闢雜著一欄，以廣容納。同文諸友，幸以烹鍊精警之作，充實此欄。

(五) 本刊稿費，自本年三月起，遵理事會決議，以舊法幣爲準，齊賢刻已商請理事會照數改發新幣，不折不扣，此事可望通過，先此佈聞。

本明各稿，雖未盡如預期，而精研極高，頗不乏人，尙希注意。

齊賢刻正聘請南北名流，爲本刊執筆，茲先將北京方面已經約定者，披露如次：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督辦周作人先生，古學院壽石工陸伯忱兩先生，武德社編輯部長柳龍光先生，作家裕振民先生，孫敏子女士，名畫家惠孝同馬維庸兩先生，諸君大作，將陸續在本刊發表。餘容續佈。

介紹——褚民誼博士大著——

崑曲集淨

本會理事長褚民誼博士，雅好崑曲，造詣極精，因見我國曲譜，門戶之見太深，學者難得正軌，乃於三四年間，發願整理，今第一部大著已然出版，定名——崑曲集淨——舉凡崑劇中淨角諸戲爲七紅八黑三僧四白等共計五十四齣。約略盡矣。曲文曲譜，均經大戲曲家紅豆館主溥西園先生，精加點正，足當準繩，並由老曲師陸炳卿沈傳鏞兩君，詳爲校對，俾免錯誤；每劇各附本事，由本組主任高見恩先生考訂說明，足當劇史；書分上下兩鉅冊，由中央黨部沈處長留聲手寫影印，每部印費日金十餘元，茲爲供給中日各地圖書館收藏起見，特備三百部分讓，凡中日漢各地圖書館大學或文學戲曲專家欲收藏此書者，請來函與本組接洽可也。本書編輯，二年始成，在東京印刷，爲時約近一載，精印精裝，可稱曲中最完善之本，惜爲數不多，儘先分讓而已。

南京 中日文化協會出版組啓
香鋪營

附告：中國曲譜，識者無多，本組近編——元音試譯——一書，即將中國曲譜，譯成五線樂譜，隨前書奉贈，俾有志崑曲者，知所從焉，並此公告。

中日文化月刊徵稿簡章

- 一、本刊以闡揚東方文化溝通中日學術思想為宗旨凡不悖此宗旨之稿件均所歡迎
- 二、本刊分通論專論譯述叢談四門此外凡有關學術具研究性者均可容納
- 三、來稿請用稿紙直行繕寫並加標點並請勿兩面書寫
- 四、本刊對來稿有刪改之權其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五、譯稿請附原文並將原書名稱著者姓氏出版年月及發行處所一并示知以便核檢
- 六、來稿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在五千字以上並先行聲明者不在此例
- 七、來稿請將真姓名及確實之通信地址示知至稿上署名一聽作者
- 八、來稿除詩詞吟咏及私人論學函牘不奉酬外其他諸稿一經登載即奉每千字金伍元至拾伍元之酬金其願自定稿費者可以另洽曾經別處發表者恕不致酬
- 九、來稿一經登載版權即為本刊所有無酬之稿不在此例
- 十、來稿請寄香港德輔道中日文化協會出版組收

中日文化月刊 第二卷 第四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一日出版

南京香港總發行所

編輯者 中日文化協會出版組
 印刷者 匯中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中日文化協會出版組
 代售處 各大書局

定價表

每月一册全年十二册	每月一册每月一日出版
訂購辦法册數價目	國內及日本香港澳門國外
零售每册	一元五角
預定半年	六元八角
預定全年	十二元六角
本國郵票代價十足通用以二角以下者為限	

廣告價目表

種類	地位	全	半	四分之一
甲	封面外	一百元	一百廿元	七十五元
乙	封面裏	六十元	九十元	五十五元
丙	封底裏	四十元	八十元	四十五元
丁	正文前後	百元	六十元	四十五元

以上四種為每期定價，如連登兩期照碼九折，定登半年或一年者，價目另議惟製版及彩印照價收費。

